

第33期

2011年3月出版

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KDN: PP10618/10/2011(028498)

满 火



第八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
坤成中学师生作品特辑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

下期预告:

马六甲培风中学师生作品特辑

曼绒文友会成功举办成立25周年纪念文化晚宴，理事们“搞笑版”合影。前坐者右二紫梦玲，顾问诗人吴岸，主席郭进光，创会人之一王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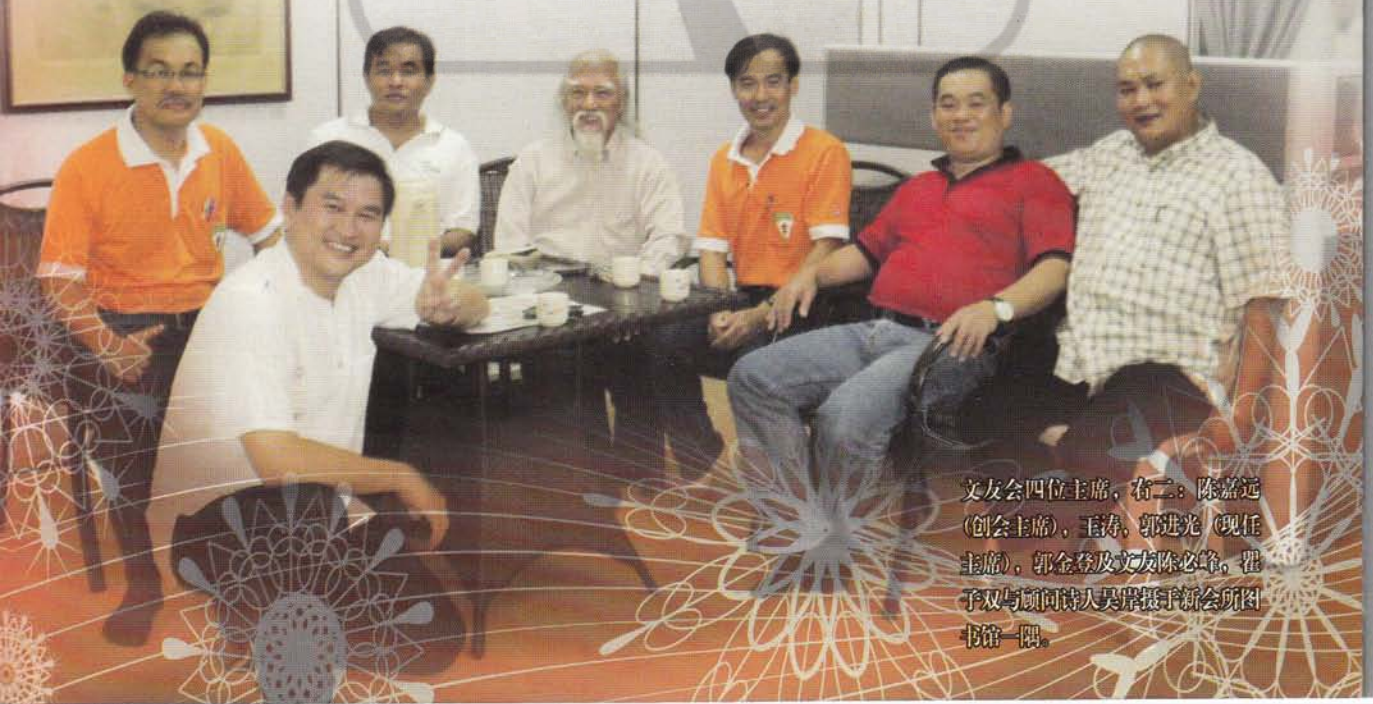
霹靂曼绒文友会庆祝创会25周年



曼绒文友会主席郭进光(左)，颁赠纪念盾于顾问吴岸荣获由国际诗人笔会颁发的“中国当代诗魂金奖”，吴岸是第一位中国以外的海外获奖诗人，实乃马华文坛的光荣。



砂拉越国际时报总编辑李福安夫妇及世纪风文艺副刊主编吴岸访问曼绒文友会，摄于琴雅小室。



文友会四位主席，右二：陈嘉远(创会主席)，王涛，郭进光(现任主席)，郭金泰及文友陈必峰，翟子双与顾问诗人吴岸摄于新会所图书馆一隅。

本刊于 1999 年 7 月创刊，历经十余载，始终坚持——

推动创作
立足本土
培育新秀
面向全球

篝火

文学季刊

第 33 期

刊名题字：蔡发祥
《燭火文学季刊》

KDN: PP10618/10/2011(028498)

◆
社长
梁冠中

◆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D1107, PARADESA RUSTICA 6,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NSARA, 52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
顾问
方修、吴岸

◆
主编
甄供

◆
编委
杰伦、唐珉、春山

◆
发行主任
春山

◆
封面、内页设计
叶玉佩

◆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270731-D)

17485, Jalan 2,

Taman Selayang Baru,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arul Ehsan.

◆
定价

RM6.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
或《燭火》

> 002

燭火第33期

目 录



坤成中学师生作品特辑

老师作品

- 4 历史总是让我有无限的感动 / 庄美丽老师
- 5 这个世界需要傻瓜 / 傅敏倪老师

学生作品

- 6 一封信，两颗心的距离 / 谢晓悦（高三理）
- 7 在抉择的十字路口 / 郭于璇（高三理）
- 8 舍？不舍？ / 何抒颖（高三理）
- 9 谁最幸福？ / 余思静（高三理）

第八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特辑

- 10 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走向深入与开阔 / 王丹红（中国）
- 16 马来西亚《燭火》丛书 / 梁冠中
- 22 方修精神意境的探索 / 甄供
- 28 马华文学的困境和困境中的马华文学 / 杰伦
- 34 战后马华文学创作的时代精神 / 田英成（田农）
(1946-1965)

散文天地

- 39 过境人生 / 斯两
- 40 载我在潇湘画里 / 黄叶时
- 45 要学会放弃 / 韩家文（中国云南）
- 46 深山·鸟鸣·人情 / 许心伦
——福隆港寻幽记
- 50 诗人的赤子之心 / 一介



杂文作坊

- 52 女超人 / 金晴
53 特异功能超人 / 扬坚
54 “小事”不小 / 昶空
55 说老千 / 李亚仙

诗苑

- 51 我的战争（外一首） / 田舟
56 访杜甫草堂（外二首） / 秋山
57 天定河颂（朗诵诗） / 王涛
59 微型诗一束 / 李慧芬（中国河北）
59 我的生命就是斗争 / 网雷（新加坡）
——贺曼德拉 92 岁生日
60 小诗 10 首 / 海庭（汶莱）
61 新春忆旧 / 史英（新加坡）
61 律诗三题 / 刘发振
62 未圆的梦 / 文熙
——纪念林连玉逝世 25 周年暨林连玉
基金成立 25 周年
64 魂归食无鱼（外一首） / 李荣春
64 莫顺生甲申仲秋西雅逍遥游
65 七绝、七律六首 / 莫顺生
66 东过石隆门 / 田农

小说世界

- 66 只见一片林木森森 / 驼铃
69 新儒林传奇二则 / 孟沙
70 儿子 / 看看

新书介绍

- 71 《椰风蕉雨白楼梦》 / 梁兄辑录

序与跋

- 72 回看青春光闪 / 吴岸
——序田农诗集《子夜诗抄》

文艺评论

- 74 瑕不掩瑜 / 贺巾
——漫谈《饥饿》
77 《赤道惊蛰》读后感 / 黄叶时

文学史料

- 80 2009 年的马华文学书籍 / 李锦宗

回眸历史

- 78 中国近代的文化奇人——辜鸿铭 / 许龙

悼念李过

- 82 带着未圆的文学之梦走了
——悼念李过 / 长河（新加坡）
83 难忘李过吃红薯 / 辛羽（新加坡）
85 深深的怀念 / 艾草（新加坡）
86 2010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简介 / 桑景
88 鸣谢
——赞助出版基金
88 编辑后记



本刊零售代销处：

马来西亚吉隆坡：中图（隆）上海书局（苏丹街）
商务印书馆（马）（苏丹街）
学林书局（敦陈修信路）
友谊企业有限公司（苏丹街 UE3）
新加坡：青年书局（新加坡书城）

◆ 庄丽美老师

历史总是让我有无限的感动

每一次的考察都让我学习了很多很多
每一次的考察都让我深深有所体会
但此次的活动却让我无法忘怀，无限感动

抵达新尧湾、石隆门
当地乡民对我们这些老师的热情
顿时让我们这些老师倍感觉到
“老师终于受到大家的尊重了”

若没有这一次的古晋考察活动
我想我对它还是如此的陌生,如此的没有感情
若没有这一次的古晋考察活动
我想我对古晋华人的事迹是完全一无所知的
若没有这一次的古晋考察活动
我想我对布洛克家族的了解仅限在课本中

真的要佩服华族先贤坚韧不拔，冒险犯难的精神
没有他们的这种意志力
我想本国史的发展就不够精彩了吧
是他们为本国史增添了无数的色彩及活力
是他们丰富了本国史



◆傅敏倪老师

做一个温暖的傻瓜

有的人为了信念，付出生命，
有的人为了理想，献出青春与热情。

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
不正是这样教育我们的吗？

现在已无法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
只有我们的环境变好了，个人才会跟着变好。

可是拥有这样信念的人，
却被我们冷漠的社会讥为傻瓜。

这个世界需要傻瓜。

维护美好的校园文化，需要有志者的参与。

我们的世界需要维护正义的勇者，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我们的学校需要热血青年，不怕苦，不怕累，把服务人群当作乐事。
我们的社会需要温暖的人，能适时伸出援手，不计较自己的得失，为人着想。

不要怕当傻瓜。
这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荣誉。



一封信，两颗心的距离

◆谢晓悦 高三理

今晚的星空，那么宁静，那么苍茫。没有流星划过的轨迹，就如同一片静谧的森林。我坐在书桌前，独自享受这份宁静。抽出夹在参考书中的那个信封，将他打开，脑海里回忆起一个月前发生的一切……

那天，我告诉爸爸我将在即将来临的假期参与一个为期五天四夜的全国独中科学营，以及乐团举办长达四天三夜的集训营。刚把话说完，爸爸原本慈祥的面容突然变得好严肃，接着便展开一连串的训话。

我没预料到，爸爸会有如此的反应。

他说了很多，也责备我总是没专注于课业，一向反对我参与乐团活动的他，似乎更加认定了乐团就是影响我成绩表现的主要因素。然而我心里却清楚知道，是自己在学习与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不够积极，才导致成绩稍有退步。

我低着头，不出声。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始终觉得这突如其来的责备有点不可理喻。我没反驳，只是静静地让他谴责。

从那天起，我和爸爸之间好像隔了一层膜。他不再像往常般与我在饭后下一盘棋，而我呢？我在功课上遇到难题也不再请教他。这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吗？我不知道，只是感觉到，我们的关系一天比一天生疏。不喜欢这样的感觉，那是一种非笔墨能形容的感觉，也许叫作心痛。

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两个星期，直到大马教育文凭成绩放榜的那天。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到学校准备领取成绩。没有家人陪同的我，显得格外孤单。

等待着我的名字被叫的同时，电话忽然响了。是爸爸给我发了个简讯。短短的一句话“待会儿发个简讯告诉我你的成绩。”，却像一股暖流，安抚了我紧张的心情。

“谢晓悦，请上前领取你的成绩。”深呼吸，我走向前方，接过成绩单。老师对我微笑，我望了望手中的成绩单。

我笑了。心里的大石，终于可以放下。于是马上把成绩寄简讯给爸妈。忽然觉得这感觉好不真实，像在梦里般，很快乐。

回到家，妈妈跑过来给了我温暖的拥抱，祝贺我考获不错的成绩。爸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阅读报章。我用眼角瞄了瞄他，心里多么渴望他能赞赏我，鼓励我继续努力。

走进房间，看见书桌上有个信封。打开来看，多么熟悉的字体。爸爸工整的字体写满了半张纸。

悦，

首先恭喜你考获十个A，你好棒！有些事爸想告诉你。我明白在校时参与团体活动的重要性，多少个清晨与深夜，为了乐团活动我没有怨言地载你上上下下。提供好条件让孩子出人头地是父母的责任，但能否真的出人头地就得靠你自己的努力。十个A的成绩对我来说其实已经是意外的惊喜，因为我明白你在乐团里所学习的东西，并不是三个或五个A所能代替的。虽然我没说出口，但你真是我与妈妈的骄傲，好好加油，爸以你为荣。

爸

我的泪水不听使唤地掉了。这封信读了很多遍，每一次的感触都很深刻。在这个寂寞的夜里，我却感觉到，我和爸爸之间的距离更靠近了一点。爸爸，谢谢你。你给的爱是完美的，而我相信，我们的心会因为这份爱，永远靠得紧紧的。

在抉择的十字路口

◆ 郭于璇 高三理

我一向三心两意。不仅仅限于一个午餐该吃什么的问题，就连考一个试药用哪一支笔也能考到我。我过去十八年的人生就像座迷宫，间中有着太多的岔口，太多的分道，我总是在反复作选择，不停的烦恼，到底哪一条路最终会抵达出口？

终于，我来到了中学生涯里最后的十字路口，正当我在苦恼时，身边的人都毫不犹豫地走向那条所谓的“科技康庄大道”，余下的几个也都纷纷往“钱途”那条路不去。唯独我，面对最后的那条“未知”懊恼着。它没有“科技康庄大道”高雅、华贵的大理石，也没有“钱途”那么瑰丽的装潢，相反的，它野草丛生，只有在仔细一看才能发现那是一条线稍人走得羊肠小径。

心底的恐惧逐渐沸腾，无助感更像是挥不去的苍蝇不断的滋扰我的心智。偶尔怯怯询问友人的意见，得到的总是“你去了那里，出来能做什么？”慢慢地，那份勇气不再天地间沛存，反而像泄了气的气球，不受控制的一次又一次撞击我的心房。我不禁想，或许，随着众人的足迹走的人生路，才是成功的最佳捷径吧！

然而，我心里却有个声音在呐喊：“不是这样的！”

今年六月，我再次登上了那个舞台，再次享受到沐浴在上千人的掌声中的快感！清醒地意识到，音乐在我血液里快活的冲腾！那是我

的梦，也是我渴望的生活啊！三年了，再次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我告诉自己，不能像初三那年一样跟着别人的步伐，走别人的路了！旁人很多时候只是一面扭曲的镜子，透过折射所看到的不是真实的，只有相信自己，认真思考，了解自己的需要才能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著名作家候文咏写过一本书《不乖——比标准答案更重要的事》里面讲述了一骨碌往别人认为对的方面走的成就就不是成就，即便成功了，也没有快乐。认真是拼不过迷恋的，一个人对兴趣的执著与热忱、迷恋才是最强的动力！

一个读到医学博士的人能有勇气放下医学界最高的荣誉，拿起笔去追逐他的梦想，我怎么能不放下种种顾虑去追求自己的舞台呢？有追求的人生才是壮丽的！候文咏先生的书像是一面平面镜，让我了解到，只有音乐的舞台才是我想要的！就像但丁说的：“即使前方是地域，我也要闯进去！”什么跟随众人的足迹、听前人的安排，让他通通见鬼去吧！

我的人生，我要自己下定义！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上，身边的人皆各奔前程，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往中国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羊肠小径走去，挺着胸膛！我坚信，不远处我将看到属于我的康庄大道！

◆何抒颖 高三理

舍？不舍？

我高三了。

三个月后，我将在骊歌的洗礼下离开坤成。即使有多么的不舍。

见我成天被学业累出双厚厚的黑眼圈，很多人不禁纳闷：对于这种日子，有什么好眷恋的？

笑而不答，原因自在心底。那么的清晰却也让人摸不清。

我想，这种感觉大约只有自己了解吧。

嗯，在坤成的这六年对于我算不上天堂，但它确实实的成了我第二个家。

曾经在这里我慢慢地摸索、充实自己，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从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女孩跃身为成熟冷静的大女孩。

尔后，我从中学生涯中的最高峰跌了下来；失败、无助让我学会坦然地面对人生。

辩论、学长团、校讯、学记队等，让我忙得喘不过来，却也非常的充实。这一切宝贵的知识和丰富的人生经验，无不获自坤成不吝于施予的机会。

此时此刻，我的心充满了感激。对于学校，对于老师，对于同学，也对于自己。

庆幸老师和同学在我最失落最无助的时候没有抛弃我。我依稀记得去年的我在输了辩论赛又赔上成绩后开始自暴自弃，而老师和朋友却不放弃地劝我慰我。说的不外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别放弃就会有希望之类的套话，却不经意地振奋了在谷底的我，鼓起了我的信心。

噙着眼泪，我责备自己凭什么就让那些关心我的人失望。于是站稳了脚步重新开始，铁了意志从心出发。

高中毕业后，依然会有人愿意在我失意时让我依偎在他温暖的肩膀上吗？他们说成



人的世界太复杂，外面的社会太现实了，现实得恐怖。我又怎舍得如今校园中的单纯呢？

也许成长就是如此。上天偏爱让美好的事物稍纵即逝，考验着人们的耐性。

而我无法选择了。没有能力让时间凝聚而过得缓慢些，我惟有咬紧牙根，将这念旧的情怀转换成向前的动力。我要出人头地，让母校以我为荣。

舍？不舍？

这似乎变得不太重要了。

顿然的释怀，只在一瞬间。

三个月后，我将放下不舍，离开坤成，向美好的未来迈进。

而舍与不舍，将在未来的叹息中化为一缕轻烟。

只供我细细品味。

谁最幸福？

◆ 余思静 高三理

曾经看过这样的一则小故事：一位旅者到印度去背包旅行，他来到了印度的一个贫民区。在贫民窟里，旅者看到了这样的一幕：一位妈妈抱着一名年仅六岁的小孩，妈妈的右手握着一把斧头，左手紧抓着小孩的手，闭着眼睛一鼓作气地砍了下去。那一幕把旅者给震慑住了。旅者那时心中充满了疑惑与不解，但在看着小孩挣扎的同时，他也看见了那位母亲眼角的泪。后来，旅者才知道那母亲之所以砍下孩子的手，是为了让孩子得以去乞食，以残缺来博取旅客的同情，要不然他们全家都得饿死。那之后的一天，旅者用区区的几美元到面包店买了一袋面包来到贫民窟派给村民们。拿到面包的村民犹如获得神赐的宝物般，对旅者又跪又拜的。贫民的眼神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激。这时，旅者的心中泛起了涟漪。

当你在抱怨功课多、父母要求高的同时，你是否曾想过在世界的另一端，有一些小孩被迫自残以讨生活、糊口饭吃？当你要求父母买更高级的手机给你的时候，你可曾想过在遥远的一角，有人甚至不知手机为何物？这就是我们当今所处在的环境。有许多人明明很幸福却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总是埋怨生活，却从未深思自己到底有多幸福。

当你把吃剩的食物倒进垃圾桶的时候，你可曾想过在同一时间有许多人在垃圾桶里翻找可填饱肚子的食物，无论那有多不卫生？当你挑起你讨厌的食物时，你可否想象有多少人会为你那讨厌的食物而争个你死我活？我们活在这个幸福的国度里，从来就不曾想过那些不幸的一群。我们常抱怨自己不幸福，那怎样才能够感受幸福呢？

其实，只要知足，我们就能真正品尝到幸福的滋味。庙宇里的和尚不因吃不到荤而懊恼，因为他们懂得知足常乐

的真理，所以清淡的素菜对他们而言已经很幸福了。幸福就如此地简单、平凡，只要你懂得珍惜它。

在北半球有一个国家，那里的地域很广，但居民却不多。平均每个人民都有稳定的收入，路边都看不到乞丐。怀孕的妇女将享有9个月的有薪产假，而丈夫也同样享有9个月的“产假”在家陪伴妻儿。孩子一到上学年龄就会有政府津贴教育费直到大学毕业。失业了也不必担心，政府将提供救济金。生病了也没关系，反正政府将提供医药补助。总之，就是为人民制定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护，不愁穿也不愁吃。

这样的美好生活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向往吧。这就是瑞典人民的天堂般的生活。但是，瑞典的自杀死亡率却占世界最高国家之一。原因是因为日子过得太顺畅了，人民不知生活是为了什么，失去了生活的意义，所以选择了自杀。

是的。我们常埋怨工作繁忙、压力大，但你可曾想过，有目标、有理想，会为自己而奋斗，其实也是一种幸福。你有没有试过在完成某样艰巨的任务之后，获得难以形容的满足感？这样为了生活而奋斗其实也是一种无上的幸福。当然，也只有真正为自己努力过的人才能感受那一份幸福。

幸福，是一种虚拟的感觉。你摸不着也看不见它，却只能以一颗最纯洁的心灵去感受它的存在。每个人对幸福的诠释都不同。有人说有庞大的财富那才叫幸福；有人说找到一个心爱的人，喝水也会觉得甜。但，对我而言，一个懂得惜福、知足，并会为自己而奋斗的人才最幸福。

幸福，其实就是那么地平凡、简单。各位幸福的人们，请一起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品味这朴实的幸福吧。

◆王丹红

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走向深入与开阔

——第八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综述

第八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于2010年9月11日在福建厦门市隆重开幕,9月13日圆满闭幕。

这一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是由厦门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印华写作者协会、菲律宾华文《商报小说集》研究课题组、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办,厦门大学中文系、集美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厦门城市职业学院、泉州师范学院与传播学院、漳州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等单位联办。

研讨会在民主、热烈的学术交流的气氛中展开,突出表现了如下的几个特点。

研究走向深入

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在近三十年逐步开展,已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以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厦门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为主体的东南亚文学研究团队,以自身不懈的努力和持续呈现的成果,已经开启并推动了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广泛研讨,成功举办了七届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同以往几届研讨会一样,既有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总体研究,如东南亚华文文学及研究的走向,又有国别化文学特点及发展的探讨,但都有新的议题和研究视野,特别是对某些议题的深入探讨,获得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如印华文学的历程及特点、菲华《商报小说集》等新鲜和前沿课题的研究。

(一) 印华文学发展及特点的深入探讨。印尼华文文学的历程及当代发展是本次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比之以前的讨论有了更明确的目标、更深入的探讨。印华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曾经达到过辉煌,一度引领着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由于60年代以后32年的华文禁绝严重阻滞了文学的前进,90年代后华文的解禁又迎来了华文文学的迅猛活跃。很多研究团体和研究者也给予充分的关注,各种文学史辟出专章详细评介,研究的学者与日俱

增,论述也逐步挖掘,可惜大部分还是停留于推介和梳理阶段,对于印华文学独特风格的深入研究远远不够。此次研讨会在这方面取得令人欣喜的成绩。

国内学者多角度多层次深入研讨印华文学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独特性。厦门大学郑楚研究员在《印华新文学异彩探究》一文中将印华新文学比作“挺拔秀丽的椰子树”历尽狂风暴雨,顽强地屹立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丛林中,独领风骚,焕发异彩。就东南亚华文文学而言,印华新文学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即史诗性、本土性、多样性、坚韧性等,四个特性准确概括印华文学的独特之处。厦门大学庄钟庆教授也在《印华新文学多面观》一文中指出“印华文学是在血与火的战斗中茁壮成长,它同荷兰殖民者,日本侵略者与本国当权者的较量时间很长,别的国家所不能代替。印华新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一样,有着面向祖国的经历,然而更多的是面向自己的居住国,在这方面印华新文学较之别的国家更早得到表现,且相当充分与丰富。印华新文学在意蕴与审美方面都有独特成就,出现过不少优秀作品,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有着独特地位。”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刘红林女士在《论印尼华文文学的族裔性与特殊性》中首次提出,印尼华文文学中很少有别国华文文学中的双乡意识,它所咏叹的“祖国”、“故乡”,基本上都是指印尼,而非中国。这个观点极为新颖。中国文联出版社编审白舒荣女士从“第三届‘金鹰杯’散文创作比赛”征文探讨印华文学特色,称赞印尼华文文学能有今天的成绩,确实非常难能可贵。她说:“这些参赛文稿,以丰富多彩的内容,反映了比较广阔的印尼社会现实和印尼华人的生存状态,表达了作者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品中无论遣词造句、引用中国古典诗词,还是所表达出的道德操守和人文情怀,均有鲜明的中华传统文化烙印。”从另一个角度管窥印华文学独具魅力。福建社科院萧成、江

苏南通大学魏静、厦门大学郭惠芬等分别阐述了印华文学中的诗歌、小说等不同体裁创作的特点。《厦门日报》主任编辑洪泓细致研究印华著名长篇小说家林义彪的《千岛之梦》，厦门大学王丹红也在大会上提出应进一步深入研究林义彪小说及其他著作。这些研究尽管角度各异，既有宏观把握也有微观透视，但都立意鲜明，直指印华文学的特点和价值，不乏深刻新颖的见地，开启印华文学研究的新篇章。

印尼、其他东南亚和中国作家、学者也踊跃发言，阐发印华文学的发展现状和前景思考，为我们带来华文文学第一线工作者的素材和研究启示。印华写作者协会（简称印华作协）自1999年2月成立以来，10年来发展迅速，积极开展各种活动，为印华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印华作协主席袁霓报告作协成立的缘起、所取得的成果，从而窥探印华文坛最近十年的发展。印尼作家晓星在《从当代印华文学部分作品试探印华文学发展动向》一文中指出印尼华裔作家从单干默耕中走出来，在作协领导下发展迅速。同时总结当前印华写作者的处境、强项、弱项与发展方向。香港作家东瑞发表了《我看近十年的印华文学》，赞扬印华十年是辛苦、有意义的十年，也提出一些问题。还有印尼作家林义彪先生即兴发言，从一个城市看东南亚华文文学，分析在同一座城市产生黄东平、东瑞、李金昌、阿蕉等知名作家的主客观原因，激发大家对华文文学的思考。文莱诗人海庭深切怀念印尼诗人冯世才，并阐释其诗歌及散文的艺术特征，引发代表们纪念那些曾经为华文文学事业作出贡献的写作者。无论是印尼还是其他东南亚华文作家都从切身感受和血泪经历中，提炼出对印华文学发展的理性思考和感悟，给予研究者感动和启示。

（二）“商报小说”虽是首次系统研究和总结，然而却有深度的。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华文报纸《商报》陆续编选出版了四册其文艺副刊上的小说——《商报小说集》，可谓50年代菲华文学的重要收获。商报小说在艺术上的独特性，奠定其在菲华文学史上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地位。可惜，商报小说际遇颇为坎坷，60年代《商报》被禁，其主要负责人于长城、于长庚兄弟被绑架赴台湾，酿成“《商报》冤案”。商报小说作家群自此隐散，许多作家的真实身份已无从查实。商报小说也因此淹没于历史的烟尘近半个世纪。本次大会将“商报小说”作为

专题研讨，也是国内外首创的。

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柯清淡在会上声情并茂地报告了一则离奇的《寻人启事》，寻找《商报小说集》作者同工：“伊人啊！汝今身处何方？能饭否？怎堪回首？”然而竟是死人寻找活人的天下奇闻。《商报小说集》共有写作者45人，柯清淡是最年轻的，当年只有18岁，而今也年逾古稀，谈及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还不能不为之动容。引起与会代表的深切关注。菲律宾华文老编辑庄文成为研讨会著文高度肯定研究商报小说的重要性，称之为“商报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对今后研究菲华文学史和了解菲国华人历史，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菲华学者陈淳淳也从商报副刊谈起，论述菲律宾华文报纸文艺副刊的作用和意义，传播文化的意义、对华社的作用、对华文教育的影响。

中国大陆最早对商报小说进行研究，始自厦门大学郑楚研究员1999年发表的《50年代菲华文学侧影——〈商报丛书〉谈片》，此后人们才慢慢注意到它的独特价值。他在2001年、2002年广泛详细研究小说的题材、人物，2007年全面概述了小说在菲华文学中的地位。不仅论述了商报小说所具有的鲜明时代色彩与艺术特点，而且指出这是研究菲华文学不可或缺的资料，具有文学史价值。厦门大学苏永延副教授也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商报小说〉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主题发言，总结了这几年商报小说研究的态势。他还进一步概述商报小说的鲜明特点：正直地叙述现实的艺术，具有时代性、本土性、艺术性和鲜明的创作主体性。“他们继承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真实地反映出菲律宾社会百态，以犀利、深刻的笔触画出这个时代人们心灵的悸动”，成为菲华文坛划时代的代表作。研讨会上不少学者也对商报小说进行讨论，如菲华学者陈小萍探讨商报小说的特色及其时代意义，颇引人注意。国内学者聂和平在《潜在现实图景中的忧思——〈20世纪五十年代商报小说选〉》认为商报小说“从华裔社会生活与现实生活的逼真写照中，描绘出在菲华人华侨的艰难人生荆棘以及苦闷彷徨的心路历程，散射出一种浓浓的忧思。”厦大不少老师及研究生也积极探讨商报小说的艺术特点和主题表达，比如朱郁文老师从商报小说观照20世纪50年代菲华社会女性的生存状态，研究生张丽娜、闵莉分别探析菲华社会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婚恋世界。

商报小说真正意义上地得到广泛深入的探究，这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亮点。

扩展研究视野

(一) 国别化研究的拓展。此次研讨会除了对传统中东南亚六国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文莱等华文文学的探讨，还拓展到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引起重大反响，这是大会的显著突破。

对于越南华文文学的介绍和了解。越南学者谢振焜在《越南华文文学现况与前瞻》一文中说出了越南华文文学的现状，目前状况是越南华文恐怕谈不上文学。越南华人百分之八十聚居胡志明市，目前胡志明市有一家华文日报、一份综合性华文周刊、一份华越双语语文月刊、一份华文文学季刊及两份不定期文艺、学生华文刊物。近几年个人与集体的华文诗、文著作有十几种。越南没有职业华文作家，华文日报、刊物作品均为业余投稿。越南华文文学一般为新诗、旧诗、散文、小说、论文、翻译等，作者除少数的老一辈外，多为青年作者，约三四百人。文学组织有华人文学会、湄江诗社、青少年文友俱乐部等。文学作品多为新诗，次为散文、小说，多不够水平，论文更是一片空白，是最弱的一环。越南华文文学本来有一片肥沃的土地，有一个很好的创作环境，可是这块土地、这个环境不是被糟塌了就是被破坏了，一直以来的成就不了有水平的文学。华侨大学学者林明贤则提出不同意见，不仅肯定越华文学，而且还进一步阐述越华文学的历史发展，包括分期和特点。他认为越南华文文学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越南民族作家以华文撰写的文学作品；二是越南的华侨华人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同，越华新文学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即：萌芽期（1937—1945）、发展期（1945—1955）、繁荣期（1955—1975）、扩散期（1975—）、复兴期（1980—）。萌芽期的越华文学尚未形成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因此被称为“中土文学”的延伸。20世纪60年代以前，越华文坛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为主。6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华文坛盛极一时。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现代诗相比，越华现代诗有其显著的特质，即“以战争做主题”（秋梦语）。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华文学无论是主题的表达、

题材的选择，还是创作手法，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柬埔寨和老挝华文文学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华侨大学副教授涂文晖在《柬埔寨华文文学》中回顾了柬华文学的历程，认为“柬埔寨的华文文学作者，几乎都自越南移居而来。可以说，早期的柬埔寨华文文学就相当于越南华文文学的一个侧影。”“柬华文学与越华文学的命运紧密相连，它们被战乱纠缠长达40多年，柬华文学的火种在柬埔寨本土暂时被掩埋了，然而却洒向了更广阔的五洲四海。”写下了一篇篇以柬埔寨社会生活为题材，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对红色高棉的控诉，代表作是1985年澳洲黄惠元（笔名黎树）的长篇小说《苦海情鸳—血泪浸湿的高棉农村》。涂文晖也对老挝华文文学做了梳理，结论和柬华文学一样：“老华文学也与越华文学的命运紧密相连，被战乱纠缠长达40多年，如今的老华文学在异地开花”，有待于深入研究。

缅甸是中国的近邻，特别是今年恰逢抗战胜利65周年之际，缅华文学得到与会代表的关注有着历史性意义。澳门代表许均铨在《浅论缅甸华文文学走出缅甸的机遇》中提到华人在缅甸留下相当多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期间涌现了许多卓越的文人与优秀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却很少受到外界注意，更没有推荐到海内外的华文文学作品研讨会中，原因诸多，其中有一点是缅甸华文文学作者没有走出缅甸。《缅甸华文文学作品选》一书问世会为研究者提供资料。他期望缅甸华文作家要多写，当务之急是培养接班人，还要走出一条前人没走过的路，华文文学的薪火才不会熄灭。华侨大学学者涂文晖在《缅甸华文文学》中比较清晰地阐明了缅华文学的历史发展，并总结了缅华文学的特点：缅华文学“既与中国文学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也基于所在国的特殊环境，走着自己独有的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它多舛的命运始终被政治缠绕，深受华人境遇、中缅关系以及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一直以来，缅甸华文文学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地带”。因此呼吁缅华文学需要更多的关注！除了对缅华文学的整体关注以外，还有学者开始研究缅华文学中的具体作品，比如北京的许世儒、于元元论述了缅甸洪琴棋的短篇小说，认为洪琴棋先生的小说“贴近生活、发人深省，描绘出了缅甸生活环境中朴实、幽静、美丽的一面，也激起了人们对缅甸生活和缅

甸文化深入探索的心情”；陕西学者马越民研读缅甸作品《滇南千里行》，认为这是一部记实文学作品，它呈现了上世纪40年代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现状，描述了国民党崩溃前夕的官场腐败现象，也叙述了一些滇南的民俗、民风、纪录某个民间传说，可供文史研究者参考。

对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华文文学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处于探索阶段，更多的是介绍性阐述，目的是抛砖引玉，冀有更成熟、深刻、细致的研讨。但既然有了开端，便有了希望，也开拓了华文文学的研究空间。

（二）拓宽角度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

研讨会从多种视角观照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特点，比如保留了传统中对主题、题材、人物等的研究，还推广到文学语言的研究、各种体裁样式的探讨。

此次研讨会所涉及的体裁非常多样，比如小说（包括微型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评论等都被关注。象商报小说的专题研讨，冯世才诗文的评价，印尼华语戏剧的研究、新加坡当代华文戏曲文学，林义彪长篇《千岛之梦》的研究评说，文学史书所描绘的印华文学述评等表明对各种体裁作品的全面重视。即使同一作家不同体裁的创作也分别得到论述。比如福建师范大学袁勇麟对朵拉散文艺术的探究，泉州师范学院古大勇则论述朵拉的爱情小说。研究同一个作家同类体裁作品的也能角度各异，比如对印华作协主席袁霓小说的论文就达到5篇，从不同视角审视同一个作家的小说作品，江苏南通大学的吴骏、靳新来的《浮华尘世觅真情——袁霓小说主题意蕴之一》和魏静的《情与理的交织——袁霓小说主题意蕴之一》探讨袁霓小说的主题特点；赵朕的《情似泉水悄悄流——论印华作家袁霓的小说创作》探讨了袁霓小说的情感表达；复旦大学吕树梅的《描画人间现世驳杂的众生相——谈谈袁霓的小小说》探讨了袁霓小说中的各种人物；厦大研究生李姣的《浅谈袁霓微型小说创作的特点》论述了袁霓小说的艺术表现。

还有以前不太被关注的作家作品也陆陆续续被提及、被论述，如厦大何耿丰教授等对于莎萍诗文的评析，厦大副教授郭慧芬对印尼女诗人茜茜利亚的诗歌的评析，福建社科院萧成对印华女性诗歌的

阐释，厦门著名作家陈慧瑛对泰华文艺界新兴的“小诗磨坊”的赏析，都令人耳目一新。

华文教育、华文报刊书籍等对华文文学的影响也是讨论热点。印尼代表吴秀吟倡议重视华文教育，提出“华文教育有新的希望，华文文学也会有新的希望。”可谓一语中的。新加坡陈福义探讨儿童诗教学与创作指导的理论与实践，希望华文文学的种子更早地通过华教播种。马来西亚作家杰伦赞同他们的观点，认为华教与华文文学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代表们对于华教与华文文学的紧密关系和培养新人的意义取得共识，问题是如何实行华教的实践活动依然是见仁见智。华文报刊书籍向来是孕育华文文学的摇篮和园地。除了商报小说的文艺副刊得到研究外，马来西亚代表梁冠中（伍良之）着重介绍马来西亚的《燭火》文学季刊。袁霓也欣喜地指出，印尼华文报刊从原有的一家发展为全印尼十家华文报刊，副刊园地增多，从一稿难投到一稿难求。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骆明在会上报告了新加坡文艺协会克服种种困难，十多年出版了300多本华文书，为推动华文文学发展竭尽全力。厦门大学张长虹博士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东南亚文学研究中文书目试析》中对东南亚的相关书籍进行分类与研究，从而看出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与东南亚文学研究在不同国家、地域与年代的迥异成果，并剖析其根源，进而比较二者的区别，从总体上把握东南亚文学研究的成就与问题。当然也有研究者指出，华文写作者投去的稿件，有的是来稿必登，这也造成了写作者的写作水平无法提高的现状，因此提高华文作品的质量、培养接班人将是今后的当务之急。

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前景的多方面研究

此次研讨会继续开来，与时俱进，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今后的发展道路和方向进行了探讨。

首先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主流性问题，这是在大会上引起普遍关注和热烈讨论的。不少代表认为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应与各自的国家顺应历史发展的主流文学在方向上必须一致。如印尼黄东平的《侨歌》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以来东南亚华侨华人与当地人民一道为印尼的独立与建设，为各民族的解放与尊严，同荷兰殖民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等所做的不懈的抗争的历史。现在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品也注意表现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建设，关注

和描绘现代化生活中的斑斓画面，林义彪的《千岛之梦》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些都与东南亚文学相交融。有的学者认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存在着“边缘意识”、“离散”情结，有的学者却认为如果以“离散文学”来概括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主要特征，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否定文学的地域性与民族性，不利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许多学者指出，东南亚国家中华侨华人在当地还是少数民族，华语也是少数民族语言，华文文学无疑是少数民族文学。因之处理好与主流社会文学界的关系，对于发展东南亚华文文学至关重要。印尼学者吴秀吟感慨道：“几百年前，由于历史的无奈，有些华人就被迫离乡背井，到异国他乡。有的来到印尼，他们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开拓耕地、促进城乡交流，也将中华文化、艺术、语言、教育融入了当地主流社会。”印华作家陈冬龙在《积极主动和主流社会文学交流》文章中对于融入主流的思考更加具体深入。他说印华作协作为印尼华族中的一个最大、最重要的文学组织，其扮演的重要角色之一是融入主流社会。他指出所有海外华人文学，有别于两岸三地，都属于小众或弱势群体。应尽量地和所在地国家主流文学界积极进行交流，这对创建和谐社会将很有帮助，到头来也是对于工作有利的。同时他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几个办法，比如推动会员的双语写作和翻译工作。这是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其次，华文文学本土性方向也是大会重点研讨的议题。东南亚华文文学植根于东南亚蕉风椰雨的环境中，反映本土风貌，有着鲜明的本土色彩。在这个方面，学者们讨论得比较充分，各个国家的本土性特点显现得不太一样。郑楚在《印华新文学异彩探究》一文中认为印华新文学的本土性，除了具有东南亚华文新文学的共同性外，还有它的独特性。首先是取材于印尼。当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文作品多数是以中国国内社会生活作为题材，相比较而言，印华新文学的本土性表现得早而且明显。本土性还表现在善于描写印尼的自然风貌，并汇入人与事，给人以启示与思考。印华新文学语言是以现代汉语为主，也吸收有印尼本土特色的语言，同时对这些语言进行艺术加工。八十年代以后，印华文坛上后出现一大批作家，由于他们大多是出生成长在印尼，他们作品中的“本土性”成为一个更广泛更重要的元素。从华侨文学或侨民文学发展成本土文学，本

土性是促进文学本土化一个重要发展因素。厦大学者朱立文等在《评述印尼华文文学的品格：“扎根”与“韧性”》文中也认为印尼华文文学重在扎根，即扎根于居住过当地社会和人民的生活土壤。菲律宾华文文学的本土化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不像印尼那么早、那么鲜明。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王鹞在《〈商报小说〉的本土文学趋向》中指出《商报小说集》作品中诸多“本土化”的信息显示了华侨文学向本土文学渐进的趋向。厦门学者张碧红在《从浮萍到立根的挣扎——柯清淡创作的本土性意识》谈到了作家本土性呈现的复杂性：柯清淡乡愁意识和本土性表面上是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的矛盾冲突，从深层而言，它们又是互补的。柯清淡的强烈本土性，还是为了广大菲华社会服务的。这是他强烈的文化意识和族群意识的体现。菲律宾作家张琪在《从移植东南亚到遍地开花——兼论菲华文学的定位》中概括菲华文学本土性的轨迹：就菲华文学的中对于“母土”与“本土”之间，从早期的冲突、挣扎、困顿、郁闷到融合、协调和接纳，应从多元文化疆域及大时代背景变迁联系起来剖析论述。正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意识形态，由早期的“离散”“飘零”，过渡到本土论述，进而呈现出多元文化的场域。因而本土性的书写也将进入千变万化的疆域，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探究，是一个可以挖掘的丰富课题。

还有关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大中华性的研究。东南亚华文作家用汉语写作，汉语言包涵着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内核，作品中会透露出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反映中华民族的生活内涵和思维方式。所以东南亚华文作品既有本土性，也有中华性。关于这个问题，研讨会也热烈探讨。泉州师范学院戴冠青教授的《在异域奋斗中守望中华文化——论菲华小说的人物形象》文章中鲜明地提到：“菲华作家不仅通过这些人物形象表现了早期菲律宾华人华侨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在异域努力奋斗艰苦创业的独特历程，而且把写作当作一种精神寄托，形象地传达出他们对民族精神的追求，对故家园的守望以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反思。”不少论者将本土性与中华性结合起来探讨。刘红林在《论印尼华文文学的族裔性与特殊性》文中除了论述印尼华文文学的本土性以外，也论及中华文化的根源：“印尼华人也热爱他们的母国或者说故国，因为这是他们根之所系的地方，与他们今日的生活也息息相关。于是他

们关注母国今日的一切，这在他们的文学中也常常表现。”白舒荣也认为印尼华文文学既有印尼的本土特点，还有着鲜明的中华传统文化烙印。北京的学者许琼玲在《也谈世界华文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关系》文中从更开阔的视角，世界华文文学多元化背景下理解中华性与本土性的关系：东南亚华人从文化背景和影响来看，与中华文化有割不断的联系，其文化渊源来自华夏文化，不论经历了多么长的历史变迁，这种渊源关系是改变不了的。一方面，他们的作品又受当地语言人文地理环境影响的印迹。只要是用汉字进行创作，就成了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部分。所以，不能简单地定位为中华性，准确地说应该是全球范围的大中华性。另有论者认为这种中华性会引起“本土性的焦虑”，如罗显勇在《论当代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边缘一是、“离散情结”与后殖民书写》文中提到：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向中国新文学学习的时候，呈现出一种本土性焦虑，“本土的文化传统”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忽略轻视。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探讨。关于东南亚华文文学大中华性的问题还存在不少争议之处，需要学术界的深化研究。

关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主流性、本土性与大中华性的研讨与争鸣还远远没有结束，也指明了今后探讨的方向。

本次研讨会还重视资料与研究成果的重整与共享。厦门学者将海内外的赠书及资料7万多册重新整合，建立国内第一个华文文学资料库，准备进一步将资料库数字化，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印尼、新加坡等国家已建立华文文学网络，可以利用高科技时代的优势进行资源共享。以“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集刊”名义出版的研究论文集，结合六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已出版了九集，分别为《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当代东南亚华文文学多面观》、《周颖南创作探寻》、《世纪之交东南亚华文文学探视（上）》、《世纪之交东南亚华文文学探视（下）》、《新华文学历程及走向》、《东南亚华文文学语言研究》、《菲华文学在茁长中》、《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20年》，从第十辑开始，以研究辑刊的形式出版，名为《东南

亚华文文学研究》，将在已有学术成就基础上，焕发新的编辑理念、推出新的研究成果与研究人员，建设一个属于我们大家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与发表的新阵地。《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整合前期出版的成果，并入系统的“期刊”系列，使以往的学术成果更成体系，也使未来的学术努力更有方向。正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主编庄钟庆所寄语的，这既是一种学术传统的延续与发扬，又是一项学术事业的重整与开始，“从十开始”的意义正在于此。

厦门大学1987年首次举办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1993年厦门市成立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从而吸引了海内外学术团体和学者加入研究行列，并取得丰硕的成果。研究会成功举办了7次研讨会，出版了三套大型的研究丛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丛书》、《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丛书》、《东南亚华文文学集刊》，庄钟庆主编。丛书共收入专著40多种，学术论文300多篇。其中《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东南亚华语戏剧史》两本书获得2009年度福建省社科二等奖。已得到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厦门日报》、菲律宾《世界日报》、《菲华时报》等国内外多家媒体的广泛报道和赞誉。厦门以其显著的成绩公认为海内外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基地。

本次研讨会得到厦门市领导和厦门大学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厦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洪碧玲，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陈力文莅临大会并致辞，厦门市领导杜明聪、庄亨浩也出席开幕式。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老作家、老学者，如92岁高龄的著名作家白刃、“伤痕文学”作家卢新华。还有新加坡作家骆明、专家杨松年、马来西亚作家伍良之（梁冠中）、甄供、杰伦、田农、梁放、朵拉，印尼作家袁霓、林义彪、莎萍，菲律宾诗人云鹤、作家柯清淡，文莱诗人张银启，又有澳洲、日本等学者。尚有一批新人，他们大都是文化人、不少是博士。来自十几个国家的海外学者、作家和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几十个城市的研究者200多人共聚厦门，展开研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将掀起新的热潮，推向新的高峰！

◆梁冠中

马来西亚《燭火》丛书



部份《燭火》丛书

《燭火》是个盈亏自负的文学杂志，打从1999年7月创刊至2010年9月，已出版32期。在过去的11年《燭火》丛书也出版13部文学作品，包括长篇、短篇、杂文、诗歌、评论。

长篇有驼铃著《寂寞行者》，丁云著《赤道惊蛰》。

驼铃长篇小说《寂寞行者》

《寂寞行者》是以马来亚人民抗日救国与英殖民主义抗争，争取独立；随着为追寻理想的斗争到分崩离析所经历的有血有泪的漫长之路。通过一系列的斗争，勾勒荒凉的人生道路；有生与死，有真与假，有诚实与虚伪，有希望与绝望，反反复复的自我救赎，肯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以取得生存的空间。

“老虎山下”，会比较好读，阿光阿良背负任务，中途遇警截查，阿良慌张中自我奔逃，阿光被捕，以至牺牲。地下工作者的菜园联络站，警方按图索骥将之清除，用计诱使地下工作者与山里游击队联络，布下天罗地网，展开枪林弹雨的追击。

“扣留营里”的岁月，分配食物、罢食、集会、关面包房，与狱卒冲突，都是主菜的配料。阿良心里内疚，阿光的被杀，张三通受牵连发配扣留营，蔡小平小小年纪被捕，都与他有关，心结解不开，最后在扣留营自杀，赤裸

裸的揭示了扣留者精神世界的贫乏，肉体世界的折磨，双重压力下走向绝路，自我局限的自私，终遭厄运，身不由主的感喟！

倒转笔来叙述日寇南侵，抗日男儿与英殖民官兵互通声气的“山林岁月”。日寇轰炸、截击，抗日军与之周旋，马来亚人民在水深火热中。作者利用不同人物叙述事件的发生，有点粗枝大叶，不可能生动，也不可能头尾相接。许多人物的出现都是靠叙述或靠人物的自话自说来补充，有昙花一现的不足。在与敌人干戈相见时，抗日军内部的奸细已经冒出来，导致彼此攻讦，互相猜忌，虽然不致一败涂地，但败迹已现，这与后来的什么肃反除奸，残杀无辜，当权者的残酷无人性已埋下“伏”笔。由于不着重于故事的铺陈，人物的刻划也就不形象生动，读者只能捕捉到一些零零碎碎的事项。抗日军生涯艰辛，长途跋涉，挨饿，吃野果，捕捉山猪，杀猴子为食粮。间中也有人因中毒而死。抗日军被日寇俘获，折磨拷打，斩首枪毙。抗日军联络友族和原住民，说明马来民族与原住民在抗日时期也作出了贡献。一个叫吕德领导的盗匪组织在吡叻河岸打家劫舍，抗日军出动将之歼灭。彭亨州的汉奸助纣为虐，遭到抗日军的惩罚，劝说改过或加以捕杀。瓜拉庇劳警察局局长扎一倒戈起义，投奔抗日军。人物如杜龙山、阿苏、阿海、阿都拉西迪、甘那巴迪、苗秀、布哈努丁、波斯

达曼、哈智哈森、振南、卡马鲁扎曼、拉普迈丁等等，只出现在间隔的行文叙述中，读者根本感受不到他们同舟共济的相互关系，同仇敌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显然是很不足够。



右起本刊社长梁冠中、梁放、朵拉、杰伦（本刊编委）及甄供（本

的农家女，从祖辈到父辈都是耕地为生，土地的拥有才能安身立命，土地却偏偏不由得农人作主。

开场一群孩子偷挖木薯，氛围阴沉，守卫开枪，横施淫威。乡绅与当官的相互勾结，强抢土地。官逼民反，有逼上梁山，有参加反对党；掉队的木清叔隐藏木薯芭是林明杨亚七出现的伏笔，木清叔形象暧昧，他的出

最后一章 刊主编。

“走向大同”。谈判，解除武装，有的人留在和平村、有的人回来大马生活。抗日与殖民主义者斗争，内部纷争，和谈，放下枪械，都已成了历史事实。但作者意犹未尽，他不惮其烦的将自己所希望的叙述一番：……社会政治第一，政权第二。社会主义理想也好，大同世界也好，它就像各种宗教信仰一样，不一定要依靠政权。相反的，政权却需要人民的普遍支持，否则便要瓦解。就像英美国不能没有基督教的支持，……。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就可以速成？就可以用武力胁迫人民就范么？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只有通过宣传、教育……。

作者写《寂寞行者》敢揭露虚伪与扭曲，那是勇气；对千疮百孔的否定，也可以算是对冷漠的人间的鞭挞。这是一部挑战性之作。我想到 Samuel Beckett 的《等待果陀》，剧作者已隐隐约约的告诉读者，他不是一个媚世的先知，认真地说，他是少数醒觉者的英雄。

丁云长篇小说《赤道惊蛰》

《赤道惊蛰》涵盖大马当代政、经、人文的课题，时间跨度大；作者写了 33 万字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大课题详尽描述，像日资的侵蚀、五月十三种族暴乱、土著金融舞弊、合作社风暴、红坭山辐射毒害、天后宫风波……，轻描淡写，点到为止。并不是避重就轻，作者已理出了一个脉络；主人翁陈槿花是山村僻野

出身、经历都很牵强附会，不过，由于槿花、春耕都有超能感应，再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许多魔幻现象结合起来看，《赤道惊蛰》里的许多幻象、诅咒成真的事例，也就见怪不怪了。

陈槿花一家从龙溪的姜园、爱大华的木薯芭、吧生加埔的咖啡园，直到万津的咖啡园，这个农家，便一直走在被逼迁的途路，前路茫茫，真有走投无路的宿命。先是哥哥陈卫民走进丛林，弟弟春耕在枪声轰响下惊吓成痴呆，爸爸福田叔病弱残躯在穷山恶水逼迫下终结生命，姐姐槿秀违背意愿下嫁了一个残障人，妈妈任劳任怨克勤克俭劳碌而死，陈槿花在现实磨练亲历其境的压迫压力下，自觉地写下了一些有关国计民生，涉及刺痛当权者神经脉络的报导文字，莫须有罪名下被捕，自我流放，最终因绝症而死，有历经沧桑一妇人之叹！

与陈槿花有关连的男性人物雨青、诗杰、杨亚七、向宏。雨青曾是有理想的青年，从事报业工作，变成一个趋炎附势，脊椎骨软化的虫豸。诗杰是个纨绔子弟，在大潮流中也喊先进，却是连脚跟也站不稳的社会寄生物。杨亚七是丛林马共遗弃的孤儿，先天后天都欠缺先机，打家劫舍，死于枪下。向宏是所谓民运份子，软脊椎动物，经不起冲击，是社会沉淀的杂质。

其他人物如木清叔、罗维强（被描述为四

罗蛇的)、罗士雄、罗文菲等等,这些陪衬人物,像过眼云烟,飘过去了,就消失无踪。

《赤道惊蛰》里的人物,我如果说都是若有所指,却不必去斤斤计较,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既是现实也是历史的人物和事件,加西亚·马尔克斯叹息悲鸣拉丁美洲人民的愚昧、落后,在字里行间已流露无遗,而作者的那种彷徨、孤独却在掩卷后久久都不能平息的。丁云说,他是愤世嫉俗的。《赤道惊蛰》其实就是他的愤世嫉俗之作,虽然长篇小说不容易驾驭,但丁云已尽力了;行文用字有魔幻,有卡夫卡,有……,丁云推巨石上山坡的智慧、勇气那才是可嘉的。人类的愚昧、落后、无知就是开天辟地以来的课题,丁云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彷徨、无奈、孤独感也就不奇怪了。陈卫民最后出现在玻璃瓶砌就的庙宇里,记忆已失,只会雕凿几个刻骨铭心的石像,暗喻他的理想永不破灭,丁云的写作理想也应该是绵绵不绝吧!

《无望的都市》是丁云著的短篇。人文、自然都是一团乌烟瘴气的都市。无望都市里英语班的族类,有“来自保险业者、来自传销业者,还有政治圈的失意者,公司有跨国业务的高级执行员;还有杂七杂八的奇形怪状的人。唯一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对这个城市的幻灭绝望者,英语变成是一张机票,一张通行证,一个个梦想,可以让他们飞往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无望都市里的人物学英语都有自以为是的打算,他们溺水将要窒息而死,挣扎时抓到一根朽木或是依附物如获至宝紧抓不放,可怜又可叹,他们终归被溺死。在发现丁云的小说人物的市侩性、奴性、伪善的同时,作为读者的是不是也较敏感地联想社会的势利,人的自私、损人利己、虚伪骄横、无赖无聊、谄上骄下、插科打诨的市侩式的卑怯。他写黑弟、周常、锦恕、阿芒、金华等人跟中国女人虹的意淫,林雁与阿鲍在办公室里做爱,黄立国太太与上司的私通,大胆天真,不觉其猥亵,这种下意识的意淫、野性的苟合,乍看,显示毫无活力的虚弱、虚伪,甚至是一种堕落。这些人

物都是现实世界的失败者;他们内心潜藏的狂放野性,其实就是心理不平衡取得的满足。丁云发现人存在的荏弱,生命力的萎缩,是文明社会遮掩的堕落。丁云构建的无望都市,人情欲的放纵是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

甄供杂文集《何清园夜话》

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是《何清园夜话》的话题,是甄供著的杂文集。

先说个人。行的正,坐的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我读“迷信”后,不禁莞尔。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政客人物,何以会迷信占星术、风水等,因为曾做过许多见不得光的亏心事,所以忧心忡忡,“这时能安慰他的灵魂的,舍迷信之外,还有什么呢?”一般人的执迷不悟,又是怎么回事呢?生于乱世,不敢面对现实,“只好追求空虚的精神有所寄托”,归之于因果报应来安慰自己,将自己圈于宿命,以获得解脱。作者解读迷信,能振聋发聩吗,我真的希望有这样的效应。

时代的变迁,加上商业化和过度的重视物质,寻找慰藉的家庭也不再温暖,人际关系的不融洽,产生种种的疏离感,成员离家出走等等都成了家庭问题。《何清园夜话》提出家庭要和谐,父母要与子女交流沟通,因为“家和万事兴,让这‘和’成为一种蜜,一种凝聚力,一种抵消邪恶诱惑抗拒力。”这是真知灼见之谈。

社会问题显现眼前,有许多人只会喋喋,人云亦云,因为没有能耐,也没智慧去透视去分析。比如民族团结,《何清园夜话》毫不含糊的,直截说:“从反殖、反侵略一直到目前的建国,有哪一个阶段不是各民族特别是华巫印三大民族并肩作战,携手同行,用血汗去换取成绩的呢?……我国三大民族早就有了团结的基础,而且还日益趋向稳固哩。”

是谁在破坏?《何清园夜话》有很形象的描绘:“如果说团结是一条大道,那么各民族就是路基,安全行驶于之上的是建国的列车。……有人吃得太饱,或者怀着不可告人的邪恶

目的，蓦地闪将出来，申言要改道或‘扩建’，就挥锄掘土，把路面挖得凹凸不平，造成窟窿处处，车子颠簸而过，怎不造成车翻和人命伤亡呢？……。”

跟着直指“政客就是一直在扮演着挖路而不负责任的角色，……。”罪魁祸首已揪出来，但后知后觉的人群依然熟视无睹，任由政客去胡作非为，这是不是令人很痛心疾首的！

勾勒政客，《何清园夜话》里真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他们霸道、蟹行，争权夺利时：“对内，对同族则讲究斗争哲学，手段狠毒，常是骇人听闻的，至于外来的压力呢，却是另一副嘴脸：见官哈腰，遇匪叩拜，或隐或瞞，低声下气，一副狗羔子的模样！”

社会、国家的一些怪现象，《何清园夜话》里就地取材，引人入胜；不作危言耸听，而是就事论事；鬼蜮浮雕，聪明人造像，呼之欲出。民间中元节的设供桌，“佳饌招待”，“希望鬼蜮之辈不要害人”，吃喝、看大戏之余，鬼蜮之辈还是不满意，还是有所索取，显露狰狞之相，聪明之徒除了曲意奉承，趁机索取“神字”，让自己‘发发发’之后，再加倍去满足鬼蜮的要求。这样一来也形成聪明之徒喜欢“隐恶”，“万一欲‘隐’而不得之际，就用欺瞞、逃避或自我安慰了。”《何清园夜话》不卖关子，有话就说，坦诚地对聪明之徒说：“如果以善意去揣测人们（指聪明之徒）的心态，它却是民族自我观照的镜子：似要表现责任感而又乏于承担责任，希望有所作为而实则是空忙；有愿望但却植根于画饼之中；普渡阴间的‘好兄弟’，却忘了把凝聚力用于普渡人间的好兄弟！”《何清园夜话》点亮了灯讲出‘肺腑之言’，聪明之徒是不是应该好自为之，自己妥善处置，好好干！”

《何清园夜话》里的话题，当然不止于上述我不揣浅陋的泛泛而谈；这是一本融会贯通之作，它融会了经历、读书、思考和智慧。《何清园夜话》里的挖掘、分析、警醒；绵密的思路，形象的生动；芸芸众生有没有这样的能耐去体会去警惕，还是愚昧如故，无可救

药！

写于廿世纪的《何清园夜话》，在廿一世纪还是有学猫样的，“除了撒娇，愤怒和叫春之外，”还是“无所事事，打盹度日。”CD飘来已经老去的英国披头四的歌声：……Will you still need me. Will you still feed me. When I'm 64.（大意是：你还需要我，你还会喂侍我，当我已经64岁。）这样的问号，心灵会震荡，头脑会醒思吗？

杰伦诗集《新旧集》、《寂寞月牙池》

《新旧集》与《寂寞月牙池》都是诗专集，杰伦著。杰伦曾在大马政坛活跃。作为一个文人、诗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文化性格，来源有自，是传统文人对国家命运的关怀。他的生活实践给他提供了不同的生活素材。他虽已退出热辣的政坛，但他从始至终还是关心国事人生，所以他写诗不是当作一种排除积闷渲泄的手段，消遣时光的形而上的娱乐方式。他重新审视人生价值，写诗是一种社会职能，自我独立价值的肯定。在这两本诗集里，有长歌当哭，有婉约抒情，有讥讽调侃，有悲怆落寞，沉郁顿挫。这里选两首诗谈谈。“筹码”运用诗的语言，铸造的意象是一种象征的行为。筹码、美钞、流通大、影响大、超强国的气焰，通过创作过程，上述诸因素所产生的张力，让我们看见美钞的作恶，超强的颐指气使，在诗曲线的建构行进中，不是捶胸顿足的呼叫，复杂的现代经验，借暗喻，迂回曲折；筹码与美钞挂勾，栩栩如生；流通广、影响大、威风八面，不等于最强大，与赌场的一个小筹码对比，它身份低贱，天崩地裂的震响，充满着戏剧性。“寂寞月牙池”用‘兴’的手法。月牙池倒卧树荫下，望向独秀峰，而独秀峰满怀心事，等待一轮明月。一个有情一个无意，电光火击，袭得诗人心头打颤，这个过渡，而至深有所感，诗人也曾舍近求远，如今回味，也有何必当初追悔莫及之感。月牙池、独秀峰，是起兴的景物，却是与诗人要抒发的思想感情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这种隐约的

依附关系，大大的加强了“寂寞月牙池”的艺术效果。

唐珉诗集《石恋》

《石恋》是唐珉著的诗集。读《石恋》，有很多事项可谈，纷纭错杂，但理出来，也井然有序。所以，先别让谈禅说佛，贪、嗅、痴所迷惑；不是望月抒怀，赏花落泪，描景写物那么肤浅，那么单薄。既已有个蜗居，安家落户，静穆过日，却让雨燕的双剪，剪碎了她的安祥宁静，她不是心如止水，她有悲天悯人之心，她敏感，她要用诗行咏叹人间大地，去干预生活，去体现人间苦乐与不平。

苦瓜从“堆肥桶一线缝隙”挤身而出，“不甘被埋没，不甘于腐烂”，也不自卑，“满脸皱褶浑身凸瘤”，一心一意是“完成她的清凉”；“苦后的回甘”。普罗大众的浮雕，崇高形象的歌颂，意在言中说出生命的意义。诗人也有她的无奈与无助，在“难”里‘饮马在行将被堵的/隘口’，‘连隘口竟也犯难/斜阳拥着古栈道/把天地泣成血海。痛哭流涕，呼天抢地，又能怎样！？养水仙，盆栽兰草，栽石榴，种菊，辟一池莲，插九重葛，种向日葵，都有诸多阻拦，就种木槿吧，但竹的气节却不能没有，还是要招魂惹鬼，这也不是，那也不行，打进地狱十八层算了。诗人立身现实面对的种种阻挠与干预，都化着隐喻暗喻，只有亲身经历的读者才会体验到那种苦况。偏偏族人又那么不成气候，不争气，那十分口语化，完全白描手笔的“族殇”里，政客、商人、文人、升斗小民、黑道人物、知识分子等粉墨登场，丑态毕露。不加雕琢，一无凭借，却是血泪斑斑，痛不欲生的咏叹呼喊！诗人对“吾乡父老”很着意，他们“秤磅胶刀镰锄在握/恰似/摆弄罗盘/翻动通胜/熙攘父老”的相命术士、看风水的阴阳师，分是指吾乡父老虽然克勤克劳，但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心里灰灰的，脑里昏昏的，眼里泪蒙蒙的。但他们本性古拙，与世无争，是诗人讴歌，是诗人向往的。

诗人在风尘仆仆中，有她看“破”，“参透”或者说是“禅悟”，“风来满面清凉/风过且让他人凉去”，“你还执着于收获，就像捕鱼人，快乐，不快乐都是他，只有放下，你就不会再有什么记挂”等等，是体悟，还是看破，或者是哲理，那已是见仁见智，由读诗人去个别领会吧。不过，人生是奔奔波波，征征逐逐，汲汲营营，吵吵闹闹的，所以，人是很难逃得了的。

从个人、家庭、人群、社会、国家，诗人都事事关心，都有见解，她有恬淡的心境，她也有心力交瘁的无奈；含蓄的。奔放的，都写得痛快淋漓。《石恋》有美的构思，有超脱的境界，有飘逸的想象，最重要的还有诗的语言。

王涛诗集《只有浪知道我们相爱最深》

《只有浪知道我们相爱最深》是王涛著诗集。年轻力壮是人的一生资本最雄厚的时代，但作为一个年轻的诗人，他有他的浪漫情怀，他有他的海阔天空，大概这就是诗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吧。我一再的吟读以《赤子》为总题的二十多首诗，我发现王涛这位年轻力壮的诗人，他与一般同龄的年轻人没有异样，有年轻人的奔放，有年轻人的理想、忧伤和情意结；但王涛拥有一支诗笔，所以他有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辞强说愁的莫大本钱。写于1989年9月18日的“只有浪知道我们相爱最深”，非常美非常形象的诗句，勾画诗人与海的情意结，当然你也可以把她当作诗人牵肠挂肚的情人，不过我要说的就是诗人真诚的将藏匿胸中的情怀淋漓流露。诗人写了两首以“风筝”为题的诗，1996年写的一首是在焦灼的等待，有梦想有向往，却只欠东风，没有冲出樊笼最后一击的勇气，但在后一首“风筝”，他已：高瞻/远景/敢与闪电怒目/何惧狂飘暴雨/……踢掉那牵挂/向初亮的星辉/飞。这就是青年人意气风发，又是不可捉摸的一面。

诗人是在讨海的生活里成长，在《赤子》的一系列诗里有“海”的字体出现，是不奇

怪。在“雨”里，他将雨形象为：撒落密密的网/鱼儿翻身左闪右闪/人儿起身看云看海。很美很形象，但海在诗人心目中只是“看云看海”；在“疗伤”里，我读着：明朝/你醒在海醒之前/骤然一个高山盖你压你/压你盖你/你笑着告别浅滩/大海中/翻卷生命里洁白的浪花。头脑里是映现了一个勇者的身影；在“船话”里，尽管有“我是挺直脊椎的桅/潮的呼吸是我的呼吸/……缝初的希望/拖曳在背后/背后是一辈子的不屈/呵呵，大海反向我讨索/生命的一些象征光荣/更多悲怆/如刀我劈杀。慷慨激昂一个讨海者的形象出现我眼前。诗人在爱上层楼，爱上层楼尽情抒发了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情怀后，诗人毫不掩饰的在“河说”里这样写：我知道我正流向大海/但我决不是大海/我向往 我爱/山林的翠绿与宁静/鱼儿的喋喋/我只是一条小河。但我却肯定这是诗人在不识愁滋味的过渡，他肯定是会走向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的大境界。

搞创作的确需要天份，我读过丽尼的《白夜》、何其芳的《画梦录》、陆蠡的散文，他们的作品华丽得很，充满了缤纷的色彩，他们的才华令我惊叹；但有着凌厉的力量、充满战斗又深刻的文章，却是作者丰富的生活积累，对生活有深切的感受，加上渊博的知识、深厚的艺术修养的结晶，所以对《白夜》、《画梦录》除了华丽，就觉得乏善可陈。王涛“他不是像婴儿的无知，荒野漫无边际的游荡，忘掉自我，游荡于尘世之中。追求心灵的绝对自由。”诗人的触角已在《体会》现实、人间、生活。在《体会》为总题的19首诗里，他干预人间事，“巡”里的马来和校长，他“巡走在树树林林/风也萧萧雨也飘飘/回首/一匹骏马……。硬朗，身体力行，一个作育英才的教师形象。“耕殇”。“渡头”，写得不很成功，诗人对同胞兄弟的关注却是可圈可点。当我一再地读着“乌橄榄”。“扛棺记”。“一千零吉”。“娜西乐玛”。

“半港纪行”、“表扬大会上”、“当鼓声，

嘎然而止”，这些完全是白描手笔的诗篇时，我忽然想到辛笛写卡之琳谈“语言流体”的一些话。他说：“语言流体，……也就是着重在一个‘流’字，不过指的是语言中‘流’的节奏。……在运用‘语言流体’时。卡诗人写得十分口语化，朴素自然，完全是‘白描’手笔，除了白话语言本身的节奏外，可称是丝毫不加雕琢，一无凭借，貌似平易亲切，而难就难在‘没骨子’，所以要写得好也非易事。思绪和辞意往往随着诗行的开展，时而隽永，时而飘逸。在很自自然然之际会出其不意地拐了弯，来一句神来之笔。我认为这种写法是和近代诗歌中的‘意识流’相合拍的。”我列举上述几首诗便具有辛笛所说的‘语言流体’的功架。“乌橄榄”里：从唐山吃到 MALAYSIA /就这一道最回味/阿公阿嬷爱吃/阿爸阿妈常吃/乌橄榄 搀/潮州粥/也梦里吞/也醒时嚼。亲情乡情物情，真是魂萦梦牵，刻骨铭心；这就是拐了弯，来的神来之笔。“扛棺记”里：转过几个岭/老渔夫喊：顶不住喽/年轻伙子/敏捷肩了横木/扛着/是非成败浮沉。人生承前启后，敏慧的诗人灵犀一点通，才有这一神来之笔。“一千零吉”里：领袖啊/当你接过一千零吉/可有握紧阿婆粗糙但/温暖的手/捧着一千零吉/阿婆缓步上台/我看到了/我的民族的骄傲笑容。诗人如果没有那电光火石的激情汹涌，那来这神来之笔。“娜西乐玛”里：那晚霞一样的/咖喱/还有还有/阿布哈山/张美玲/慕都沙米/幸福的早餐和/夜宵。心领神会的几个名词，那就是马来西亚，那就是马来西亚各族人民共同的梦想共同的愿望。《燭火》丛书已出版的13部文学作品，我选了上述8部略加评述；其外还有王涛著诗集：《醋熘白菜》、《再战大海》，秋山著诗集：《我在寻找一道光》，田舟著诗集：《十月的彩灯》，古远清著评论集：《古远清自选集》，由于篇幅所限，留待以后再作评述。

◆甄供

方修精神意境的探索

小引

新马著名的文学史研究专家、文学家、编辑家方修于2010年3月4日不幸病逝，终年88岁。

方修，另署观止、任辛等，原名吴之光，1922年出生，祖籍广东潮安，1922年南渡，到吉隆坡谋生，嗣后定居新加坡。1951年开始担任新加坡星洲日报编辑，主持《星洲周刊》杂志编务，兼编《妇女园地》、《社会服务》等副刊；1956年调编《南洋新闻》，先后编《文艺》、《星期小说》、《青年知识》、《文化》等副刊，于1978年底退休。方修曾担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兼职讲师，负责“马华新文学”、“中国新文学”、“鲁迅研究”等学科的教学。

方修的著述和纂辑非常丰富，约有百多部。重要的史著有《马华新文学简史》、《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及《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上、下册）；编纂《马华新文学大系》十本，《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六本，已出版四册，尚有两册尚未出版），是学者和作家研读新马华文文学必备的参考书。此外，方修也从事散文、杂文及诗词创作；对于红楼梦研究及鲁迅研究，方修有深刻及独到的见解。中国学者陈实对方修的评价时，指出：“在新马华文文坛上，方修不仅成为一面学术的旗帜，而且是信仰的旗帜，道德精神的旗帜。”

拙文撰写有两个目的：一是悼念这位旷世文宗的离去；二是弘扬方修精神，让别的国度或地区初步认识方修及其精神实质。

一、“敢为天下先”

——马华新文学史的研究与建构

方修先生是马华新文学史研究第一人，从1957年开始着手整理马华文学史料，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直到他逝世之前仍然坚持不懈。这在新马华文文学史上是罕见的，也是前无古人的。

为什么要整理马华文学史料呢？方修先生在其著作《马华文坛往事》的序文里写道：“我曾经说过，马来亚是独立了，我们需要进行政治经济的建设，也应该建立自己的文化，整理自己的文化遗产。单就历史的著述来说，我们至少就要有一部完整的马来亚通史，一部马来亚文化史、文学史、美术史、音乐史……。”又说：“本书只是我整理马华文艺史料的起点，我还希望能够介绍一些同一时期的其他各类作品（如描写各民族和谐共处的诗歌、小说之类），以及其它各个时期的文运的若干动态，以便更加清楚地显出马华文艺发展的概貌。”

这本书的史料是从何而来的？那是1957年初，方修先生到新山游玩，其友人张清广（笔名漂青）送他一份《南洋周刊》（马康人主编）合订本，第一次把他引进旧报纸堆里，他的马华文学史料整理工作，便由此展开了。

方修先生读了《南洋周刊》合订本之后，从1957年8月至1958年3月，先后写成八篇文章在报刊发表，尔后才收集成书出版，定名为《马华文坛往事》。他当时还不知道新大中文图书馆、工商学校图书馆度藏着战前旧报纸合订本，所以在序文里慨叹

道：“由于当地的出版物，本来就印数不多，流布不广，而地方又几经战乱，有关资料，散失殆尽，很多事情，都无从谈起了。”他对《南洋周刊》倍感珍惜，决定“我们目前



2010年9月19日游览惠安海滨的崇武古城，本文作者与杰伦（左）合影。

所做得到的，就只能是一些零零星星的史料的辑录，以为编写有系统的文艺史的准备；希望积少成多，使将来的史家，得到极大的方便。这本小册子（指《马华文坛往事》——引者注），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愿来写的。”

“这样的一个心愿”是什么呢？就是方修先生的理想，希望“至少要有一部完整的文学史”。

方修先生把收录在《马华文坛往事》里的篇章，自谦是“一些零零星星的史料的辑录”。但是，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方修先生对于手头的资料，不是“有闻必录”，而是有取舍和消化的，更不像后来某些人搞的“史料汇抄”那样“搬字过纸”，而是经过整理、归纳、分析和研究之后，秉笔写来，既有叙述当时文坛发展状况是“这么样”，又有剖析“为什么是这样”，从而揭示卅年代末期马华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当时方修先生只是初步整理马华文艺史料，仍未掌握到大量的丰富的史料；论述八篇，不过是牛刀小试。方修先生以此劳绩展现了自己是一位深具激情和史识的史家身份了。

后来，方修先生从林徐典及其他友人那里，得悉新大中文图书馆、工商学校图书馆贮存大批战前的旧报纸合订本。那时没有复印机，搜集资料，只能用手抄写。于是，方修先生先后到这两所图书馆去抄录资料；自

己一人应付不来，便请朋友到场协助。为了便利，他自费买了一架专拍资料的相机来拍照，照片冲洗出来，再用放大镜来看，一字一句的阅读；或者自掏腰包，请人誊抄出来。

方修先生之所以不避艰难困苦地搜集资料，敢于把重担挑在肩上。首先，是他深知作

研究工作，史料是进行文学史研究的依据、前提和出发点。再者，他对二战前后的文学历史、作家和作品，有着感性和理性的认知：马华文学史是一部华裔移民的血泪斑斑的苦难史，认为需要发掘和整理，把前人“留下很多有价值的作品、作品本身以及作品所体现的人格精神都值得我们把它们保存下来，算是我们对于前人和后人应有的一个交代。”（方修语，详见美国魏慧、杭州戴李黎《方修先生访问记》）

方修先生的“敢为天下先”的勇闯精神，是一种历史使命感的体现，推动着他向前迈进，造就他成为当代著名文学史家和作家！

二、生活朴素·淡泊名利

英国女作家伏尼契曾说过：“一个人理想越高，生活越纯洁。”我以为可作为方修先生的朴素生活的注脚。

与方修先生有交往的文友，都会知道方修先生的衣著是非常朴素的，通常是一件淡色的夏威夷衬衫，配一条深色长裤。起居饮食，也是要求简单便捷。住所陈列的家具是普通的，没有空调，也没铺地毯。但书柜很多，有些是钉在墙壁上，都一一排满了书籍。客厅地上堆叠最多的是书本杂志；桌面上也有好几堆，以方便方修先生随手都能拿来阅读。家里有电视机，但主人似乎很少或

很久没有启动按钮观赏节目，因为有一层薄薄的尘埃沾集在电视机上。

在方修先生的散文作品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他的平日生活印迹。他有一篇题为《爱因斯坦小故事》（《谈小品散文》，页90—页93。按：当时方修先生以“任辛”为笔名），谈的虽然是这位科学家的小事，对后者力求生活简单朴素、学问有成等等，表示欣赏和认同，引起兴趣，萌发感想，发抒为文。

方修先生从爱因斯坦生活中的小故事（或趣闻），提炼出相应的三项论点：

一、“一个在学术上有着大成就的人物，他的生活总免不了是极其朴素的。”

二、“他还必须集中精神，一心一意地在学问上做工夫，方能希望有所收获。”

三、“他必须同时明白时势，热爱和平（有‘是非爱憎’），才能赢得广大民众的敬爱。”

在这篇作品里，我们看到方修先生对这位科学家的惺惺惜惺惺之情，洋溢于表；文学史家与科学家对生活的态度、对理想的执着，是何等相似！

方修先生淡泊名利，为人低调，不喜自我表现，在他的诗词里，就显得十分鲜明，写道：“廿载耕耘，不赶热场，不要虚名。愿罗浮宫下，长充木石；兰台馆外，永作园丁。”（方修《重楼诗补·沁园春·感怀》页24—25）。

方修先生说：“又加一戒，不读吹捧大文章。”（方修《重楼诗补》页40—41）面对记者专访，后者问方修先生：“中国各地有一些研究您的论文发表，不知道您看过没有？”方修先生谦虚地说：“见过两三篇，登在广州和南京的一两个杂志上，我常说这是杀鸡用牛刀；我们这些地方性的写作人，实在不值得他们来写专论。所以这些文章，我自己是不敢多看的。”（方修编《新马文学史丛谈·美国魏慧、杭州戴李黎〈方修先生访问记〉》，页32）

为何“不敢多看”呢？这固然是方修先

生的自谦，也是他淡泊名利，严格律己，防微杜渐，以免骄矜自满，妨碍进步。

2008年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基金会颁发《南洋华文文学奖》给方修先生——奖金四万新元和青铜奖牌一座。方修先生抱病出席这个盛典，在致谢词中说：“我得以接受这一奖金，令我有愧于心，决定将全数奖金与文艺界同人分享。此刻考虑到的是设立一个基金，帮助年轻作家出版文艺创作或理论性书籍……”他把奖牌带回家，却是与他的架上的书籍挤在一起，不像时下热衷追逐各种文学奖项的作家那样，把奖牌摆在显眼之处；看来他视奖项如草芥。

方修先生这种淡泊态度，不是愤世嫉俗，也不是消极厌世，而是要求心灵得以净化，把精神集中，对其所热爱的新马华文文学史研究、论述、编纂的宏伟事业更执着的探索和追求。所以，他在故世前的几年，念念不忘的总是他的理想事业的未了心愿！

三、自甘寂寞·珍惜时间

方修先生从事马华新文学史研究，不是专职在大专院校里埋头苦干，而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那时他在报馆任职，晚上是上班的时间。为了赶紧搜集资料，白天一早，他就去图书馆抄资料，或用自备的相机拍照。当资料到足够使用之后，他便着手整理、研究和撰写文学史；日日、月月、年年，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他的生活有规律，分秒必争，从不浪费时间。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方修先生接受黄妃的专访谈到他把工余有限的时间全放在学习、读书、研究、写作上。他说：“……只是自己不太贪玩，仅有的时间都放在学习和写作上吧了。正如鲁迅自言，别人喝咖啡的时间，自己都用在工作上。总之，我的自学没有任何秘诀，只是比较勤快而已。”（方修编《新马文学史丛谈》，页39。）

在《息游集》后记里，方修先生慨叹自己的“文章愈来愈少，集子愈出愈疏，懒散

的程度，可说是无以复加了”。他写道：“多年来我确是朝着‘息交绝游’这个方向做去的；虽然做得不好，自己也很不满意，但还是没有放弃努力。我自信能够做得更好的，因为我是最甘于寂寞的一个人。”

方修先生自称是“最甘于寂寞的一个人”，并非趋向孤独，而是使命感的驱使，就得向有限的时间再挤多一些出来，用于写作和研究方面。这样，才能把时间化成一个变数，正如前苏联历史学家雷巴柯夫所说的那样，“用‘分’来计算时间的人，比用‘时’来计算时间的人，时间多五十九倍。”

在《沉沦集》里，方修先生有一篇题为《清理旧报纸》的文章，开篇的两段文字，谈及他向生活挤出时间的故事。

事缘方修先生在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期，有三两年时光，为了整理多一点史料，以便进行研究和撰写马华文学史，他的读报的习惯被迫改变。平日他每天读四份报纸，现在“总有一半只看了一两行大标题，就摺叠起来，想等待暇时再来浏览”，不料日积月累，愈积愈多，就成了一种精神负担，后来还得腾出时间来清理。

四、博览群书·学识渊博

方修先生是新马读书最多、最勤的第一位，读了多少本书，他从来没有向别人披露。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发生一场有关胡一声的什么笔名的论争，讨伐军“肚里空”唐林之流挑剔方修先生的史著，说这样写不好，那样写也不对。方修先生在回驳的篇章里，告诉对方有关文学史编写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体例互异的，举出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张毕来《新文学史纲》、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等等进行论辩，证明自己在治史之前，已作了考察，揭发讨伐军无理取闹、不学有术、不懂装懂；与此同时，间接告诉论敌自己早已读过这些史著。

方修先生读书的广博，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一、为了研究马华文学史和编纂大系而读书。战前那一段的史料，是他从故纸堆里发掘出来，虽然是单篇散页，并不是印刷装订成书的册子，颇似后来在市面流行的活页文选那样。但他阅读起来仍然津津有味。战后印刷业发达，本地作品印成书发售普遍起来了。方修先生到书店选购读物，以此为多。所以，他对新马作家的写作状况，了若指掌。

笔者看过一篇专题报导，大约是方修编《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发布会吧，新闻说编者编纂360万字的大系，要看1000多万字的作品，数十年来以毅力与恒心坚持这项工作。此外各大报章的文艺副刊和杂志，也是方修先生搜集的对象。方修先生作研究、编纂文学大系，是一项浩大艰巨的工程，付出了巨大的精神劳动！

二、个人喜爱的读物，如中国新文学、古典文学、世界名著、历史、医药、鲁迅研究、红楼梦研究等等，也都是方修先生选购之列。这样一来，日积月累，方修先生的家就有“书满之患”了。

方修先生的渊博知识与他一生酷爱读书阅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他的研究和写作，便得心应手了。

五、“不为人先”

由于方修先生的文学史写出了历史真实，文坛上就有形形色式的人感到不舒服，因而时有纠众兴师问罪的举措了。但是，方修先生并非对每一次的叫骂都给予回应的，有时是给予批驳，有时却不理睬，用鲁迅的法子应付，即不让对方有“蓬蓬勃勃”的感觉（大意）。

对于这类的文字纠葛，方修先生是恪守“不为人先”的办法。他在批驳乌龙史料家马仑的谰言时，指出：“在文字纠葛上我一向‘不为人先’，在为文措词方面我也是习

惯于让先的。别人客气，我也同样客气；别人骂得凶，我自然不会陪笑脸；别人耍无赖，我更不会替老爷们搔痒了；……”（详见方修《看龙集》，页59）

从方修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历次的论争，都是讨伐军率先发动攻击，以为可以制人于死地。但一经交锋，讨伐军终归是弃甲而逃。方修先生早已看透这等人物的心肠，无理且又不读史料，形同无知，怎不望风而逃呢？

方修先生的“不为人先”，既显示了他应对的从容、大度，又展示了他是非分明、嫉恶如仇的气派。

妖雾散尽之后，方修先生便会笑称：“说不定又‘剿’出另一部作品来！”

是的，历史证明方修先生所言非虚，有时是一部，有时是两部以上的作品！

六、提携后进·关爱同道

1. 提携后进

方修先生对于文艺界、学术界的朋友来访，总是热诚相待。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关心对方的起居生活、写作、做学问等等状况，并在这轻松的漫谈氛围中，给予对方某种启迪或鼓励；必要时他也会予以臂助。

方修先生提携后进，有着博大胸怀。在他提携下茁壮成长的新马华文作家，为数不少。兹举两例说明：

一、陈川波，笔名长河、南海客、山河等，已出版著作有《无名河，哼哀歌》（诗集）、《事在人物》、《木石集》、《主观与客观的问题》、《掠过夜空的慧星》等。他是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经方修先生多年提携、指导、鼓励，终于脱颖而出的资深作家之一。

1969年方修先生推荐陈川波到星洲日报应征编辑，经过总编辑测试之后，被聘为

编辑，负责“东南亚新闻”及《青年园地》、《少年园地》、《儿童园地》等副刊的编务。初进报馆工作的陈川波，对于打标题、排版等事宜，都不十分清楚。方修先生从旁细心给予指点，正因为这样，陈川波的编版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掌握的能力也与日俱增。业余时间，他编一份综合性刊物《建设月刊》，自己也在刊物上写稿。方修先生对他的文艺热诚有为，极为赞许，曾在其年度的文艺总结文章中，高度评价陈川波编辑的《建设月刊》和《儿童园地》版。

随着时日的推移，陈川波与方修先生交往更为频密，他终于成为方修文学理想的弘扬者和捍卫者。特别是方修先生暮年时期，因伤致残，不良于行，他经常到方修先生的重楼走动，嘘寒问暖，协助方修先生办一点事，如替方修先生买药、日常用品、书籍等。

方修先生右手因伤致残，不能握笔写作，苦恼万分。陈川波鼓励他用左手写字或用录音机口述录音，后来方修先生终于掌握录音的操作程序，用口述方式“写”出不少文章，如纪念大众书局、《重楼诗补》跋、《方修编著资料辑录》序、《关于幽默、闲适文风问题——寄甄供》、《谈〈连士升传〉二三事》（回应高凡有关连士升的评价问题）等等，都是陈川波笔录整理，写成书面文字，交给方修先生查核、定稿；《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的资料补充、修订（包括若干章节的补写），也是用这种方式进行的——上册于2006年3月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下册于2008年3月出版。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陈川波已然成为方修先生的助手，嵌圆了方修先生的文学史和文学的梦，功不可没！二、方修先生如战士般的英勇，展现他那生命不息、奋斗不已的气概！这在新马华文文学史上是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的。

二、林万菁博士，新加坡作家兼学人，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讲师。另有笔名征埃等。他与方修先生交往的两件事，可以作为例证：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林万菁先生在南大中文系毕业之后，决定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学位，以“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为题，准备撰写论文。当时指导他的论文撰写的老师刚从外国回来，对于史料以及研究应从哪个方面切入等问题，茫无头绪。于是他向方修先生请教，得到后者的帮助和指导，终于顺利完成论文的撰写了。二、方修先生主编星洲日报《文化》版及后来与友人合编《乡土》，经常来电话催稿，促使林万菁博士笔耕不辍。所以在这段时期，林氏写了为数不少的、体裁不一的篇章。

已出版著作，有《阳光普照》（诗歌、小说合集）、《路迢迢》（散文、杂文集）、《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论著）、《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论著）等。

2. 关爱同道

以今和李蕴朗，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著名作家，他们是方修先生的文艺同道，也是肝胆相照的朋友。

以今于1966年中去世，方修先生痛心这位“在思想感情方面，比许多青年人还要年青”的作家故世，决定为死者编辑遗作《迎春小唱》。为了编辑这本书，方修先生从战前的《星中日报》拍摄以今的若干短文的稿照，尔后到图书馆重新查阅战前出版的三几种旧报章的幻灯片，把能找到以今遗作尽可能影印出来。

方修先生为已故以今编辑《迎春小唱》，是一项艰辛的劳动，费去许多时间和心力。

但他却以苦为甘，且引鲁迅的话来自勉自励：“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正因为它具有鲁迅精神，《迎春小唱》才得以“流布”。

李蕴朗于1969年3月逝世。他是方修先生最早认识的一个马华文艺作者，那是星马沦陷前的一年。对于方修先生来说，李蕴朗是他的四度同事、文艺引路人、实践上的鼓励者、在生活道路上遭遇麻烦挫折时的支援者；他们之间有廿多年的交往。

方修先生为这位亡友遗文编辑成册，内收诗歌、散文、小说、特写等，约四十篇、七万字，书名定为《血颂》。在序文中，方修先生对于李蕴朗秉持“坚持战斗，不消极、不悲观的写作态度，显然是值得一般也同样处在困顿的境况中青年作借鉴的”文艺理念，给予肯定及高度评价。

方修先生之所以为亡友编集子，一是为了崇高的友道，二是为保存马华文学遗产不致于被时间淹没。这种精神，从当时或现在的情况来审视，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谨案：方修为有定评的作家作品纂辑，约近卅部。）

小结

方修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史家、作家、编辑家，日常的生活、作息与普通人毫无二致：平凡。但在平凡生活中却蕴含着不平凡，那就是他不浪费时间，有所作为，正如欧洲著名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迈向“生活中的最高境界”，有益于世道人心。方修先生的精神意境正体现这种崇高境界，而且留下他自己的形象。

◆杰伦

马华文学的困境和 困境中的马华文学

前言

今年六月间接获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筹备组会议联系人苏永延博士寄来的邀请书，我未作深一层的考虑，就答应赴会并拟了会议议题《马华文学的困境和困境中的马华文学》。

过后觉得有点后悔于题目定得太大，要在几千字的篇幅里谈论整个马华文学九十年来所面对的困境，进而陈述困境中的马华文学，要让马来西亚或以外的读者全然了解，那肯定是不易做到的事。

心中虽有许多话要说，但手头关于马华文学的资料十分缺乏，若要进行有条有理的论述，那是不大可能的了。

但话得说回头，既是一个研讨会，就让在座的有识之士（包括作家与学者），针对不足之处多多提供宝贵意见或见解，能收抛砖引玉之效，则与愿已足。

此外，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白，即是笔者向来只是搞搞文学创作，不懂文学理论，也未整理过马华文学史，因此在书写这篇文章时，事先花了不少时间，去阅读别人有关马华文学的作品与论著，其中包括新加坡的杨松年、黄孟文，大马的吴岸、孟沙、马仑、李锦宗、方北方（已故），尤其是已故新马著名文学史家方修先生的论著。此外也参考了在台湾的黄锦树、张锦忠等人对马华文学所发表的意见和评论。

没有他们的论著，这篇讲稿肯定是难于落笔的。

（一）马华文学的称谓

“马华文学”，至1965年星马分家时止，

是包括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及星加坡华文文学。

分家之后，马华文学就只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而已。

已故方修先生在其《马华新文学简史》中指出，1919年10月初，星加坡新国民日报创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出现一些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白话文章，这是马华文学的发端。方修先生接着在文学简史中说：“他们（指星马华人）除了和其他的兄弟民族一样地在经济上受剥削，在思想上受奴化之外，还在政治上特别受歧视，深感被压迫被侮辱的痛苦。……当时的华族大众特别需要一场民主主义的社会运动与文化革命。”

“这就是何以中国的五四运动能够立刻在当地引起巨大的共鸣与广泛的响应的重要原因。”文学史家方修明确的指出。

我们幸运星马拥有方修先生这一位文学史家。

“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文章，当然是指反映社会现实，以及传达人民生活中的痛苦，需求和愿望的作品。这就是现实主义马华文学作品的优良传统。

但出生于大马而留学台湾的黄锦树，他在出席“九九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南方学院举办）提呈《张锦忠与马华文学（史）复系统》论文中说：“……在整个研究史上，仍以方修的马华文学史写作规模最大……就方修而言，在理论立场上明显地倾向社会写实主义……究竟多少可贵的资料在他的大系中被‘处理’掉仍然是个谜。……”

是什么可贵的资料被“处理”掉？

我想说这话的人一定没看懂，或甚至没看

完方修先生的《马华新文学简史》和《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连2006及2008年出版的《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上下两册）也没细心的翻阅。

方修先生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捍卫者，一切反映时代及刻划社会现实的文艺作品，方修先生均给予重视，给予应得的评价。只有形式主义，描写色情，或令人迷失方向，或根本不知所云的所谓现代文学作品——或被台湾“学者专家”看成宝贵的资料——才被“处理”掉。

同样的，在马华文坛中被方修先生看好的，肯定是“宝贵的资料”，它们不是也让形式主义至上的“学者专家”“处理”掉吗？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学者专家”要把“马华文学”的称谓改为“华马文学”。他解释着说：“把‘马华文学’的指涉范畴尽可能地扩大……最低限度的华人定义——不一定要会说华语，不一定要有族群认同。”

如果他的立论可以成立，九十年来的马华文学都不存在了，因它已变成“华裔马来西亚文学”。那不是自动成为“马来西亚文学”了吗？

如此一来，大马的华文小学或独立中学，也可一律改成“华裔马来西亚学校”。那华校华教长期以来所面对的人为的问题，岂不是不药而愈，全部被解决了吗？

幸好此种“安乐死”的思想只存在于少数一些“学者专家”的大脑里，否则“马华文学”九十年的生命已来到终结，那么今天在此提出什么“马华文学的困境”也是属于不必要的事体了。

这种“学者专家”，无视于马来亚独立及马来西亚成立的政治背景和事实，更不存在着华裔是大马公民的思想意识，也对大马国家宪



杰伦在讲台上阐述其论文的要點。

法的基本权益（包括教育、文化、信仰及人权等）一无所知，活得像一根浮萍或像只孤魂野鬼般，自然是无始也无终的。因为他们缺乏一切忧患意识，在他们身上完全无一丝如中国著名诗人艾青所说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深切难忘的感受。

（二）马华文学的现实意义

马华文学从它发轫时开始就展现了反映时代及人民生活的现实意义。

当我们研读方修先生的两部作品：《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上下两册）》，它更加强了马华文学的优良传统，是“揭露黑暗及指示光明”的现实主义的写作信念。

不管是新兴文学时期，抗战文艺运动或抗日救亡时期，紧急状态时期，反黄运动时期，世界性思潮冲击期，马华文学都肩负着批判社会及指引社会的重大责任。

因此，不论是战前或是战后的马华文学，能够普遍地引起共鸣的，均是反映社会现实，具有时代意义及精神的作品。

因此，我认同拿督陈广才于主持“九九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礼所说的一段话：

“马华文学是中国与港台以外的海外华文学天地中一株绽放异彩的奇葩。……数十年来，马华作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本着对追求真善美的执着，从事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体裁的创作，留下了大批反映社会面貌与人民心声的作品。这些作品是马华社会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马华写作人的智慧之花，象征着

大马华人的精神文明与艺术涵养。”

但陈氏其时是马华公会政治领袖之一，也是马国的副财政部长，他却只字不提马华文学当前的困境。

在同一日，我们看到那时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主席云里凤这么说：……早期的马华文艺工作者都是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孤军作战，他们既得不到政府的资助，也得不到华社的支持……。

云某说：“早期”，没有说明时期到底是战前或战后，国家独立前或是独立后。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马华文学从来就得不到政府的认同和资助。不管是在殖民或是获取独立的时期。

让我借用其时也是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的理事之一的马仑先生，他在八十年代中所写的一篇文章《马华新文学运动的脉络》里的一段文字来说明真相吧！他说：“马来亚独立和马来西亚成立迄今，马华文学与马华文化，教育及经济等发展一样，虽然早已身为国民的一份子，却未能享有应得的地位及权益。马华文学不仅不能被纳入国家文学一环，甚而被忽视它的存在，或被视为‘移民文学’。”

（三）马华文学的困境

我们熟读方修先生所著的马华文学史，必然了解马来亚独立（1957）前的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什么。

马来亚取得独立前曾经过日英等国家的统治。尤其受英人的统治影响最深。

笔者选择方修先生所著的《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一书中的第六章及第七章作为例子，来说明战后马华文学的困境的主要因素，我们便能了解马华文学在各个阶段或时代中所出现的困境，到底是哪一些因素所造成。

方修先生在第六章及第七章所写的是紧急状态时期的马华文学所面对的困境。

方修在第六章这么写着：

“这个时期，言论出版的限制特严，要求独立自治成了忌讳，反殖呼声空前低沉。一般

作品都避免触及当地的重要现实，特别是当地的政治问题……。”

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受到严厉的限制，那当然是‘政治’因素所造成的。

这正如战前，即三十年代初期的马华文学陷入的困境一样，主要的因素乃是政治。当然经济不景气，也是造成文学发展受挫的原因。

方修著《马华新文学简史》第82页及108页的文字，清楚地交待了当时马华文学陷入困境的实情：

“由于《繁星》副刊发表环游的诗剧《十字街头》，而发生了文字案，编者林仙峤被令出境，影响所及，全马各华文报的文艺刊物纷纷停刊。作者们也大多数停止写作活动。

“马华新文学扩展期间，也先后发生多次的文字案。结果《南洋时报》、《光华日报》及《叻报》均先后遭受停刊的厄运。”

在政治及经济恶劣的情况下，严重地影响及正派文艺的发展。跟着一些报章的副刊也变质了。消闲及趣味性的作品在泛滥，一些原本走正派文艺道路的作者也开始迷失了方向。其间有一大批形式主义的作品涌现在马华文坛。

× × ×

以上参考新马著名作家及文史家方修先生所编著的马华文学在过去六十年（1919—1976），由于“政治因素”而形成的困境。

不论在英人统治时期的紧急法令下，或日本侵略主义者的践踏中，马华文学陷入了低潮。但在消沉后一段时期。它总能摆脱其本身的困境，以“新思想新精神”的姿态出现在文学的天空，那也说明马华文学的韧性，在跨过逾半个世纪的时空，她是那样的，在曲折崎岖的道路上前行。

好不容易马来亚终于在1957年8月31日取得了独立。由马来亚三大民族（即马来人，华人及印人）成立了独立的国家，我们拥有自己的国家宪法，宪法赋予了各民族在经政文教等各重大领域里享有公平合理的权益。

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虽然摆脱了英人长期统治下，老百姓在经济上受剥削，思想受奴化，政治受歧视，人权被严重腐蚀的折辱与痛苦，在独立生活中，国家当权者所施行的各种政策，导致华裔所享有的宪法的基本权益每况愈下，在某些领域里，甚至比较在殖民地时期的情况还差劲。

因此，笔者在谈到“马华文学的现实意义”时，引述了马仑先生的一段话，说明马来亚独立和马来西亚成立后的马华文学实际情况。他说“马华文学不仅不能被纳入国家文学一环，甚而被忽视它的存在，或被视为‘移民文学’”。

尽管在马来亚独立和马来西亚成立的半个世纪里。马华文学作家已响应着“爱国主义”的号召，也产生了许多爱国主义思想及精神的作家和作品，但争取马华文学成为国家文学的一部份的呼声，却无法取得当权者的回应。

当然除了政治因素，其他如华裔社会阅读风气低落，各华裔文教团体对马华文学的缺乏关怀及给予扶助，也让人看到马华文学自生自灭的可悲情况。

虽然如此，在过去三十年来，也还能看到对马华文学的发展有利的一些因素。

a.在大专学府方面，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马来亚大学的中文系，开设了“马华文学”课程。南方学院设有马华文学馆，马大图书馆也收藏了大部份的马华文学书籍。有极

少数的马华文学作品被选入中学“华文科”教材。

b.马华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台湾及日本，研究马华文学的学者或学术单位，渐来渐多。

c.1978年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成立，于1979年出版了《写作人》，它是代表作协的文学刊物。

d.一些乡团及会馆响应了作协的号召，提供了一些资金以协助马华文学作品的出版。其中包括福联会及南大校友会等。

e.马华文学史料展出。马华文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的举办等。

(四) 困境中的马华文学

上面谈及马华文学人为的困境，也展现了在困境中马华文学的一些有利因素。

笔者自廿一世纪开始重涉马华文坛以后，对于过去二三十年的马华文学的实际情况，都是从别人文章里探知的。

我记得在2001年11月间，在一篇题为《从重涉文坛谈方修编选的《战后新马文学大系》》的文章里，显现了自己对当前文坛的感慨，迷惑与彷徨。我这么写着：“……阔别文坛多年，一切都显得陌生，若以现在的文艺环境和自己在60~70年代中学习写作的环境来比，实在是相差太远了……新加坡情况我完全不了解，而在大马目前的情况却令人心寒。我开始认真注意本地的华文报章，虽然有的也开辟了文艺园地，但却完全不见或鲜少看到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的刊登。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世界变了样抑或大马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没有了读者？”

我从吴岸先生于1990年5月15日所写的《马华文学的再出发》看到：“我们的再出发的文学，应该是一种更具有社会性和时代性，具有包含民族性与地方特色的独特性的文学。”

我在吴岸的另一篇文章也看到他写着：“我是坚持现实主义而不排斥任何不同的表现手法”，是他在90年代中对马华文学或文坛出现的异象，是感受深刻，必须正视马华文艺的现实，在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也尝试吸收现代的写作技巧。

因此，我也了解到现实主义为主的马华文学已经出现了瓶颈，必须在表现手法上给予改进。

然而，表现手法的改进是应该学习的。但那些抽去了“良知”，“道义”及人文关怀的，只表现作家、诗人在一瞬间的存住或意识的所谓文学作品，如果到处泛滥。试问人类社会还会对那些文艺作品给予重视与关注吗？而马华文学走到了这一地步，肯定已丧失了它“揭露

黑暗，指示光明”的文学功用，这跟方修先生笔下的卅年代初的马华文学所出现的困境：“消闲及趣味性的作品在泛滥，一些原本走正派文艺道路的作者也开始迷失了方向。其间有一大批形式主义的作品涌现在马华文坛”——又有何不同呢？无可否认的，这也是当前马华文学中的一个困境。

我们回去看方修先生所写的马华文学史，他指出散文是马华新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种文体。当时的散文扮演了人民喉舌的重要角色，它是政论散文，杂感散文。

想不到在九十年后的今日，我们从大马的现实中看到的马华文学，能够肩负时代任务及使命的，却也是一些政论散文，杂感散文。几乎每日均可在马来西亚各华文报的“言论”版看到读到。它们之中，不乏具有“新思想，新精神”及文笔优美之作。只是数量太多了。无法收集，整理。

缺少文艺副刊或园地是当前马华文学所面对的另一困境。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曾在八十及九十年代中扮演推动马华文艺发展的重要角色，可是到了今天，连一份代表作协的《写作人》季刊也久已未见出版。

笔者最近看到最新一期的《燭火》，里头刊登一篇作者署名路曼的文章：《作协会所揭秘》。从这篇文章所写的内容来看，作者应该是曾担任过作协要职的理事。

文中写到中、港、台、泰、星的作家到马访问，或是马华作家访问团出国访问，均通过作协促成。作协会所座落在吉隆坡十五碑，印人聚居之处。小小会所，四壁充满书籍。路曼继续写道：“……直到2001年，才有人提议清除白蚁。书架上一排排的书，大概10多年都没人动过吧，用手拿下时，全都被蛀坏了。”作者又说：“……装成一袋袋的垃圾，都是作协的集体记忆与毁坏的历史资料和记录，……百多两百袋，好痛心。”

作为作协会员都清楚，每届接任的新会长和新理事的愿望都是购置新的会所，但都不成

功。作者路曼最后描述目前的作协会所已弃而不用，再度成为白蚁、老鼠之安乐窝。因此他发出呼声：救救作协会所吧！

笔者不厌其烦的引述作者对作协会所的慨叹，不也说明了当前马华文学所面对的另一困境么？

（五）《清流》和《燭火》

在现实主义文艺作品找不到园地（包括报章副刊及文艺杂志）发表的困境中，我们看到在马华文坛里有两份文学刊物先后出现。一份是1990年间由霹雳文艺研究会创办的《清流》文学季刊，另一份是迟十年后由伍良之、甄供、杰伦、唐珉及春山等人创办的《燭火》文学季刊。

先介绍《清流》，它创刊迄今逾廿年。在第80期的《清流》，我们读到现任主编章钦先生的《走过20年》（主编的话）。我将他的一些话摘录如下：

（1）犹记1990年，由前任会长驼铃在会上提出出版一份文学杂志，为马华文坛保温，于是大家就承担起来，《清流》文学杂志，就在祖国文艺沙漠大地萌芽了。

（2）廿年来，我们为马华文坛作出了什么贡献，就留给马华文学史家作评论。

（3）廿年了，与我们同共进的前辈，他们有韦晕、彭士麟、朱晋韶、黄戈二、方北方、雨川，他们都已先后辞世了，让我们深深怀念。

跟着是主编的愿望，他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参入队伍，好让《清流》走得更长远，也期待更多赞助人，作者及读者给予大力支持。

《清流》是纯文艺刊物，它的作者除了大马的作家，新加坡作家，还有不少来自港、台、中国大陆及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

此外它还辟了学生版《文学蓓蕾》，让青少年的习作有机会刊登，也符合培养文艺接班人的愿望。

下面介绍《燭火》。1999年7月出版创刊号，它已有超过十年的历史。它是纯文艺性刊

物。

在《燭火》创刊号面世时附有创刊宣言。其中有一段文字，说明了其诞生的时代背景和肩负的文学重任。现摘录如下：

“……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马华文坛频刮歪风，刹那之间，恶浪滔天，黑云压城，出现了种种令人惊悚的怪现象：有人力图剔除马华文学的特征，把她游离于现实和优良传统外，使之成为一种发抒无聊赖情绪，麻痹人心的器具；有人谩骂马华文学，把她作为垫高自己身价的名阶利梯；更甚者，有人假借文学评论或研究之名，肆意攻击、毁谤马华作家，或者以外国的尺度，刻意贬损马华文学及作家，……如此等等。”

于是，《燭火》的创办是为了维护马华文学的纯洁性和独特性。

在过去的十多年，我们可以骄傲地说，《燭火》文学季刊，她的的确确，扮演着维护马华文学的“纯洁性”和“独特性”的重要角色。她的作者遍布世界各地，作品也保持相当高度的水平。

《燭火》同仁，为了栽培更多写作人，用心良苦的，由“小荷才露”的开设至“独中生作品特辑”的刊行，都证明了这个心志。

在过去的十年里，《燭火丛书》也印行了十多部，均给马华文学增添亮色。由于《燭火》社长伍良之先生在这方面有专文论述，笔者就不再多言了。

笔者要说的是，不管马华文学处在任何的困境中，总有人不言放弃，并且逆流而上，为正派文学或现实主义文学，贡献心力。在殖民地时代如此，在独立后今天也不例外。

无可否认，马华文学已拥有逾九十年的历史，她是世界华文文学天地中具有自己的独特色彩的一株奇葩。

笔者没有统计过到底有多少作家或写作人，有人认为早已超过一千名。报纸文艺副刊，杂志丛刊等有数百种，文学作品的单行本也接近两千。她对抗日，反殖争取国家独立以及建国过程，均作过积极的影响与贡献。

然而，独立已逾半个世纪，国家仍未接纳它为国家文学，虽它一直都对民族的团结，社会及国家的进步和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及贡献。

重要的是华裔社会本身给予马华文学的定位。外国的专家学者，若能深入研究既有的马华文学作品，一定可以更明白华裔百年来对这块热土的思想与感情。他们是多么热爱和珍惜着他们所居住的这一片国土！

马来西亚，由东马的砂劳越、沙巴及西马的檳城、玻璃市、吉打、登加楼、吉兰丹、彭亨、霹靂、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柔佛、直辖区吉隆坡及纳閩组成。她与泰、星、印尼及汶莱为邻。人口共二千四百万，土地面积十三万平方公里。是多元民族的国家，华裔人口占23%，共约六百余万人，华人是马来西亚第二大民族。

华教方面，拥有一千两百多间华文小学及六十间华文独立中学。

高等学府有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及韩江学院。

结语

“哀莫大于心死”，只要马华作家本身珍惜自己的文学的优良传统，继续给予发扬光大，我深信健康的马华文学，一定能够在“歪风”、“恶浪”及“黑云”困扰中，脱颖而出，并且迈向另一个文学高峰！

东南亚华文文学及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单位，对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视并展开研讨，这肯定对我马华文学的发展起着很大的影响，正如中国五四白话文运动，对马华文学的萌芽、茁壮具有巨大的催生与成长的影响力量。

我对这次筹办“第八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各单位的远大眼光及美丽心思，表示崇高的敬意。并期待通过各专家学者对东南亚华文文学深入及广泛的研究，带给各有关国家的华文文学的发展以更多的宝贵意见和心得。

(2010年8月16日于马来西亚巴生)

◆田英成(田农)

战后马华文学创作的时代精神 (1946-1965)

(一)

马华文学的发展已走过八十多年崎岖的历史路程,它发端于1919年,与中国五四运动步伐几乎一致。方修在论述马华文学时,他所包括的地区是新加坡、马来亚及北婆罗洲(砂拉越与沙巴)。这样的地区划分在1965年以前是合理的。砂拉越与沙巴在1963年9月时与马来半岛及新加坡组成马来西亚联邦,但新加坡已在1965年8月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国。

本文所论述的年限即是二战之后1946-1965年,也即是新马尚未分家时的马华文学。虽然砂拉越华文文学(砂华文学)包括在马华文学范围内,但砂华文学的发展显然有其独特的一面^①。当马华文学在1957年处于低潮期,但砂华文学却是成长而至高潮期。

日本在1941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1945年8月投降,结束了三年八个月的战乱与苦难。在日本三年多的残酷统治下,新马婆人民惨遭屠杀,无辜丧失生命的不计其数。日本投降后,英军随即在9月重新占领新马并恢复殖民统治。可是英殖民主义这时已难以再凭借军力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1946年,北婆罗洲(砂拉越与沙巴)地区也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

战后亚非拉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运动,一波接一波震撼了西方殖民帝国。新马婆人民经过抗日浴血战斗,民族解放的意识已经觉醒,寻求独立自主的运动随热烈展开。

二战后的新马婆华人,在国家认同意识上有了根本的改变,把自己的命运和他们所生长土地紧密地联系,视自己为这国土的主人,开

始放弃中国籍的海外公民。他们积极通过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为争取新马及砂拉越的独立而斗争。这种国家认同意识的转变明显的反映在马华文学各种的文学作品中。

就战后这个历史阶段而言,反殖民主义争取独立自主强调爱国主义是这一时期马华文学的思想主潮。早年南来的文艺工作者,不少被逼返回中国,新一代的写作者不断涌现,战前的侨民意识被新的思想所取代。

(二)

战后二十年马华文学创作的收获颇丰,在新马两地出版的小说单行本计有290部之多,诗歌70多部,散文达90多部,剧本的产量较少。砂拉越与沙巴大多数写作者的作品也都在新马印刷出版。

诗歌是这个时期表现比较突出的文学创作部分。它比较能敏锐地体现时代精神。新进写作者的迅速成长,以及老一辈诗人积极创作,展现了战后诗歌创作一股新风貌。

在诗歌创作队伍中人才涌现,铁戈、米军、周粲、杜红、钟祺、马阳、鲁彬、范北羚、原甸、槐华、吴岸、柳北岸、威北华、坚石等,都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具有成就者。

这里举铁戈的诗为例。铁戈的诗集《在旗下》出版于1947年,他的诗仿似中国诗人田间及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风格。诗句沉重、有力、有鼓舞战士奋勇前进的激昂。这里引述《在旗下》一诗的数节:

每天,

每天,

我在旗下，
跑着……

在这儿
我静静地倾听：
地球的叹息，
向往着：
人类底
呼喊，
战争底
警笛；

在这儿
我在注视
愤恨的烈焰
洪流般奔腾的
旗帜的波浪

旗下的路，
是那么美丽呵

旗下的路
是倔强的呵！

旗下的路
是壮健的呵！

旗下的路
跑着一支
最庞大的队伍呵！

在《我们是谁》这首诗
的开头，作者写下：

我们是谁
我们是
赤道底土地上
生长的孩子！

我们是谁
我们是

被镣铐锁住的
苦难的人民！

《在旗下》^②是战后马华诗坛的第一本诗集。铁戈的诗充满着热爱土地，热爱人民的激情。读他的诗就像看到一个炽热燃烧着的生命。而铁戈最后也为理想而献出了生命，在五十年代中逝世。

二战后，新一代年轻作者对祖国的共同认识，源于民族意识的觉醒，源于反殖民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展开。这时期新马婆客观环境有了颇大的变化，左翼政党发动的政治斗争震撼了殖民地政权，特别是在新加坡这个以华人人口占大多数的城市。

歌唱自己的祖国，要成为自己祖国主人翁思想，已成为这一时期新进诗人共同的心声。请看杜红《我不能离开你，我的母亲土地》一诗：

我不能离开你，我的母亲土地 / 你曾经是我们祖先的乐园， / 也是我们祖先的墓地； / 他们挂在椰树上的眼泪， / 已变得糖般甜， / 他们藏在树胶干中的汗滴， / 已变得牛乳般粘， / 他们埋在矿下的白骨 / 已经闪亮起来了……

我不能离开你，我的母亲土地， / 如果有人敢来侵犯你， / 如果你不把海盗当亲戚； / 我们也会保护你， / 我们的血 / 将混着强盗的

血， / 川流不息！

同样是表达对母亲土地的热爱，槐华的《昨天，今天》（见诗集《水塔放歌》），在诉说自己曾经想北归而后留下的内心变化时，对自己土地的热爱。

我曾经这么渴盼， / 飞向春花灿烂的江南； / 我又曾如此梦想，探望那维吾尔姑娘可是，像薄雾，像雨后的炊烟， / 我不再渴盼和梦想， / 我不再渴盼和梦想……

我怎能忘记母亲的恩情？ / 我怎能忘记远离并肩作战的伙伴？ / 呵！愿那向往的心…… / 变成向日葵、变成迎春花， / 为这绿色的胶林撒上缤纷的彩霞……

槐华的诗作于 1958 年，这正是新加坡政治风起云涌的时期。对自己出生国土的热爱，显示了认同的转变，这里节录砂拉越诗人吴岸写于 1957 年《祖国》一诗（引自《盾上的诗篇》）

你的祖国曾是我梦里的天堂， / 你一次又一次地要我记住， / 那里的泥土埋着祖宗的枯骨， / 我永远记得——可是母亲，再见了！

我的祖国也在向我呼唤， / 她在我脚下，不在彼岸， / 这椰风蕉雨的炎热的土地呵！ / 这狂涛冲击着的阴暗的海岛呵！

我是个身心强健的青年， / 准备为我的祖国献身； / 祖宗的骨埋在他们的乡土里， /

我的骨要埋在我的乡土里!

再见了, 我的亲爱的母亲。/ 轮船消失在河流的远方, / 拥挤的码头只剩下一个青年, / 只有河水依然在激荡!

吴岸的诗表达了母子两代对祖国立场的不同, 年轻的一代选择献身自己生长的国土。

对砂拉越的热爱, 另一诗人写下这样的诗句; 例如吴韬的《我是砂拉越人》。

我是砂拉越人, / 我在这里土生土长, / 她是孕育过我的母亲 / 在她丰腴的处女地上, / 有着数不尽的宝藏, / 高的山来低的谷, / 美的平原丽的沃壤, 还有伸展 / 在赤道边缘的广漠胶林……

诗中除了蕴涵浓厚的乡土之情, 也刻划了这一块土地的独特色彩。^③

五十年代时期, 诗歌创作者不论是身居马来亚、新加坡或砂拉越, 他们的诗表达对祖国土地的赞美, 对人民的热爱, 以及对殖民者的斗争。诗中所具有的社会意识高度显现出诗歌创作的时代精神。

(三)

战后马华文学创作中, 以小说的收获最为丰富。就创作形式来说, 诗的表现往往较为激情, 而小说所触及题材非常广泛。

战前马华文学作品, 因为作家大多是从中国南来, 因而具有强烈的侨民意识, 作品所反映的多数是中国的人与

事, 鲜有本地色彩。这一时期的作品可称之为“侨民文艺”。

在1947-1948年间, 新马文坛上展开一场波澜壮阔有关“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之后, 才确立了马华文艺不该只是中国文艺的一个支流, 而是应具有它的地方色彩与思想内涵, 要具有本身的独特性。这场论争称之为“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 之后“侨民文艺”才正式退位给“马华文艺”。这个思想意识的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文艺工作者认清了文艺的服务对象之后, 才能写出具有新马意识的作品, 文艺作品才能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战后二十年。新马华文长篇小说共出版8部, 苗秀的《火浪》、韦晕的《浅滩》、林参天的《热瘴》、方北方的《迟亮的早晨》、《刹那的正午》、赵戎的《在马六甲海峡》、李汝琳的《漩涡》与李过的《浮动地狱》。

中篇小说的数量很多, 短篇小说集更多达一百七十多部。这二十年新马华文小说不仅数量丰富, 其质量也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

战后马华文学的创作精神, 首先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我们可以说, 不论是战前或战后, 马华文学的创作及其思想意识都深受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即文学与社会的紧密结合。由于战后新马婆人民反侵略、反殖民统治、反

封建意识的提高, 作家更明确意识到文学作品社会功能的重要性, 自觉地坚持文学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反映人生, 引导人生的历史使命。

日本投降后, 马华作家很快的以亢奋的精神努力创作, 队伍也日益壮大。战前已开始创作的作家, 这时期表现更积极, 诸如韩萌、白寒、丘絮絮、苗秀、韦晕、方北方、于沫我、赵戎、姚紫等。新一代如谢克、田流、云里风、陈全、巍萌、黄孟文、贺巾等也写下诸多坚实的作品。

苗秀是战后在小说创作方面最为特出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火浪》在1950年完成, 稍后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

苗秀小说创作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他在《写在《火浪》前面》写道: “我曾经不自量力, 许下宏愿, 要把近三十年来, 马来亚这个殖民地社会的历史动态刻划下来。……但我所要写的, 决不是单纯的历史记录。我还要刻划出那贯串在这历史事变中间的整个精神世界的汹涌波澜, 写出人民的欢乐与痛苦, 表现人民的愿望, 说明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这些作品结合起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读者能从中看到整个时代的面貌、动态。”苗秀为实现其宏愿, 所作的奋斗与努力, 终于写出《火浪》这部长篇巨作。

《火浪》这部二十多万字长篇, 是以日本法西斯军队侵

略马来亚时期为背景，在大战前夕及战争爆发后新加坡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和他们思想感情的变化。他们其中有坚强的抗日份子，进步的文化人，热血青年，也有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小市民，代表反动势力头家，出卖同胞的汉奸等。作者歌颂了光明的一面，也批判了丑恶的一面。作品展示一幅幅血淋淋民族苦难图，日军的凶残，抗日志士的勇敢，为后人留下一幅真实的历史画卷。

同一时期，苗秀的中篇小说《年代和青春》，也以沦陷初期的新加坡社会为背景，写出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抗日青年男女如何潜入地下，英勇地与法西斯进行斗争。之后的《夜残》（1964年）及《小城忧郁》也以抗日战争为题材，描写沦陷期城市地下工作者及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行为。

苗秀的小说创作题材是多样化的，中篇小说《新加坡屋顶下》，揭示了战后新加坡殖民地社会底层人民的畸形生活，以一个妓女和扒手的故事，暴露了社会的黑暗与罪恶，给予这个社会进行批判。

苗秀的著作丰富，另有短篇小说集《旅愁》、《边鼓》、《红雾》、《第十六个》等。文艺理论《文艺与生活》及《马华文学史话》。他长期在文化教育界工作，七十年代曾任南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80年逝世。

这里应该简述年轻一代新进写作人的小说。五十年

代，新马的政治局势正处于激变时期，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热烈展开，给文学创作带来多姿多彩的内容。这时期写作界新人为数众多，大都是土生土长由华文教育培养出来的青年作者。贺巾是其中特出者。他的《青春曲》也是这时期的名篇。

《青春曲》是个三万字的短篇，内容刻划了一个在当时是属于新的类型的中学生形象。这个中学生叫马宾，他的父亲是一位汽车司机，抗战时期赴中国参加后方的运输队，牺牲了生命。马宾和他的寡母和妹妹住在一个贫民窟，靠着每天清晨派报纸来维持一家的生活和自己的学杂费。这个全班上最穷苦的学生，却是一个骨头最硬的青年，始终拒绝同学们的慈善接济，靠自己的劳力来维持家庭生活与学习。他刻苦自爱、力求上进、关心时局、关心大夥儿的学习与进步。他致力于新加坡中学生的重新联合，决心打破人为的隔离。他也热心帮助个别的同学搞好功课，搞通思想，连自己病倒了还是想着别人的事情。一个想逃避现实到中国去的女同学张燕，就在他的关怀与帮助下逐渐觉醒，而积极起来参与学生组织工作。

贺巾同时期的小说《沈郁兰同学》以及稍后的《青青草》都颇受读者瞩目，引起评论界注目。贺巾原名林金泉，九十年代在泰马边境还写下不少新的篇章。

1989年12月，马来亚共产党与马泰政府签署和平协议，马共放下武器，走出森林，这项和平谈判结束了马共在二战后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游击战（1948年之后）。数十年的森林游击战争，有着丰富的可歌可泣，血泪战斗事迹。

马华作家金枝芒写下的多部中篇与长篇小说，反映了这一个时代的斗争精神。长篇小说《饥饿》写于1960年，最初的手抄油印本，是吉隆北星社于1960年10月1日出版。2008年初，由21世纪出版社将之重刊，得以传世。

《饥饿》是一部近三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是作者在五十年代抗英斗争时，在部队参与作战，烽火连天中创作成篇的。小说反映了抗英战争的艰苦，战士们为争取国家独立的壮烈事迹。在英殖民地当局严厉封锁粮食，战士们长期处于缺粮的饥饿线上，但他们不屈的斗志并未消逝。

类似题材的文学著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已有多部，但在马华文学史上则少见。金枝芒的游击战亲身经历，提升了作品的真实性，场景叙写与人物刻划表现生动。

金枝芒的《抗英战争小说选》收集三篇中篇小说：《督央央和他的部落》、《烽火中的牙拉顶》及《甘榜勿隆》。小说反映了森林中的土著阿沙族、华族和马来群众在英殖民者强加的战争中遭受的凌辱，苦难和杀害，以及他们如何奋

起抗争和献身。虽然至今事隔超过半个世纪，读来仍令人激动不已（笔者另有论文：《论金枝芒反殖抗英小说的意识形态》）。

在砂拉越，五十年代中以后的文学创作可以说进入成长期，数年间文学作品不论是小说、诗歌、散文或剧本，呈现一片繁荣，写作人辈出。魏萌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小说作者。由于作者出身农村，对农村生活较为熟悉。他的作品也多反映农人的生活，但不少篇章也反映知识分子的出路、恋爱与工作。《鲁素英》是他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短篇小说。

这篇一万多字的小说，写于一九五六年。小说中的主人翁是作者笔下女性解放的象征，她勇敢地挣脱家庭的束缚，追求生活自主、爱情自主。在个性的刻划上，鲁素英摆脱了传统女性的任劳任怨，自顾自怜的形象，能在困难的

境遇下自力自强。她与父亲在思想观念上的冲突激发了她出走，反映了那个时代年轻人对旧社会的斗争，以及对新生活的追求。

魏萌此后还出版了多部短篇小说集，诸如《女记者》、《狂风暴雨》、《闻人》、《微波》及《红毛丹成熟的时候》等。。魏萌不幸于1986年5月逝世。

这时期砂拉越还有许多年轻写作人写出反映社会现实、工农生活以及知识分子追求理想的作品。

结论

战后二十年是新马婆社会由日军侵略到恢复殖民地统治，而后走向独立的过渡时期，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一方面是旧社会垂死的挣扎，一方面是为新社会而斗争。作家不可逃避地生活在迅速变迁的时代，并以其作品反

映了这个时代的面貌。这也是马华文学从中国文学的支流走向独立发展的过程。

马华作家群中，有多位是参与反殖斗争，且成为游击战士，例如前述的诗人铁戈、贺巾及金枝芒。更多的是参与反殖斗争而被逮捕坐牢。他们的斗争经历往往成为他们写作的思想源泉。研究马华文学，势必得清楚星马的抗日反殖斗争的历史。

时代赋予作家的任务，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现实生活。尽管这时期的作品在艺术上仍多有不足之处，但作品多能显现出时代精神。文学的抒写固然应该更宽广、更多元，不能只限于一个调子，才能百花齐放。但应该强调的是，脱离时代，不具社会意识的作品，其生命力也随之薄弱。

2010年7月修订

注释

- ① 参阅田农著《砂华文学史初稿》1995年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出版
- ② 《在旗下》诗集，铁戈著。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7年11月
- ③ 此诗写于1956年10月，刊於新闻报副刊《椰风》。引自黄妃著《反殖时期的砂华文学》。2002年出版

参考资料

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2）方修编，新加坡世界书局印行 1979年
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2）苗秀编选，教育出版社印行
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史料 赵戎编选，教育出版社印行
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 周粲编选，教育出版社印行

过境人生

路上见面的，擦肩而过；车站眈视的，机场相逢的，候车眨眼的，会场碰头的，餐厅共桌的，面面相觑，一个个泥塑木雕，谁也不自动打招呼，谁也不会先开口，一具一具的行尸走肉，木无表情，是行尸的天地。张口说话的，有人嘻嘻，有人哈哈，有人呵呵，有人嘿嘿；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却不觉得身在活人里，因为自己也是行尸。人生今天你来，人生今天他去，不留记忆，也不留情面，我走我的，你去你的，漠不相关，过眼云烟。

听那人在谈他死里逃生，从越南漂流南中国海，浪里浪荡，跌跌撞撞；在马来西亚海域海岛边，被军舰上的人吆喝驱赶，逃窜流离中，再飘飘荡荡；南中国海推波助浪，海风波浪，拉拉扯扯，推推挤挤，浪里来浪里去，飘到印度尼西亚的一个荒岛。蛮荒瘴地，天苍苍，地茫茫，喊海海呼啸，喊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酷热难当，饥渴交加，小儿嗷嗷待哺在啼哭，老的在唉叹，男的在咀咒，女的在破口大骂，不然就坐地顿足捶胸，呜咽的有，号哭的有，那是一片凄凉，那是一个人间炼狱。抹干眼泪，丢下哀叹，活着就要支撑下去，脚跟落地，就地扎营，寻水觅食，苟延残喘，狼狈度日。日后又逐渐来了好些前扑后续，冲过怒海逃过人劫的落难的越南人、华人。这些逃难者在荒岛上面对生死存亡的虐杀，也惊动了世人，金发碧眼的人道主义者展开救援，救死扶伤，大发慈悲，有选择的挑选，迎接好运的落难者到他们的贵国。这个口述者很幸运，德国人青睐他，还有多国也对他另眼相看，都竞相与他接洽，最后他选去澳大利亚（是有家当

的，乘船逃难，一家数口用坐船费的黄金也不少）。逃过劫难，家毁财去，却庆幸一家团聚，下定决心，重新来过，逢凶化吉，也终于苦尽甘来；过境人生，有幸与不幸，幸者庆幸，不幸者或怨天或尤人或叹命苦，人生际遇，各有不同。

他对缅甸是魂牵梦萦，他要收集缅甸华裔写的文章，打算编辑成书，言之凿凿，为集子命名颇有绞尽脑汁的考量，毫不含糊；自话自说，没有受过几年正规教育，却有热爱文学的基因。缅甸是个穷愁潦倒之国，关心现实，亲历其境，又有所感受有所思维者，只要有点写作能力，都能下笔为文，写下洋洋洒洒之作，当然驾驭文字的能力，写作技巧方方面面都可放宽尺度。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能耐，去为这样的一个国家里生存的人将其所知所感的文字，搜集成册，那是一种毅力，那是一种使命，而这样的一个人是在十二岁时已离开缅甸，如今是个已过知命之年的人，依然对逃离的穷愁潦倒之国怀有恋恋之情，那也可说是异数。身在游离千里外的地方，对那曾渡过童年之国，仍是魂梦萦绕，是有一根无形的线使他还牵肠挂肚，那的确不是所谓人之常情所能诠释的。

他受过正规的教育，从小学到师范，也不是立志当教师，文革时也不曾受过很大的苦，那场浩劫过后，他移居千岛之国，在椰加达某家企业当会计。在某一次骚乱时，虽然险象环生，心中记挂家人，冒险搭公共汽车回三宝垄的家。车上只有驾车和检票的与唯一搭客的他。车子一路行进中，历历在目的横行撒野，面目狰狞，龇牙咧嘴，触目惊心；驾车和检票员都是爪哇籍，他们一路都

在遮掩保护这个孤单无助的搭客，这样的一段有惊无险的行程，使他感触良深，他终于平安回到家；但他对这两位素昧平生的驾驶员和检票员，为了保护他，表现的无畏、善良，令他毕生难忘。人本来就是善良的，肤色、语言、文化的不同并不能阻止他们和谐共处，互相帮助。他在经过深思熟虑，便拿起丢弃多年的笔，写下一部鸿篇巨构，诉说不同种族世界的和谐共鸣。以事实为例证，通过生花妙笔，高度的文学表达技巧，因那段险象环生的机遇，获得异族陌生人出手援助引发的灵感，踏足现实，通过想象翩翩的翅膀，文学加工，写下一部感动人心强调种族和谐共处的长篇佳作。他身躯高大，有些少弓背，默默沉静的神态，饱尽风霜的沧桑，却掩饰不住那沉潜的睿智精干，他不多话，他不张扬，其貌不扬，却蕴藏坚韧，深藏不露，多大能耐，多少斤两，不可估计。

过境人生，巧遇的人，看见的事物，听闻的故事，迟暮之年，增添情趣。

(泉州途次 2010.9.16)



载我在潇湘画里

四围不尽山，一望无尽水

夜静云帆月影低，载我在潇湘画里。

——元曲

一、都江堰的雨

今天，因着几位朋友相伴。

我们来到离开成都市三个多钟头路程的都江堰的大门口，这个花园式的门口，微风拂面而来，如棉也如粉抹过脸颊。天空是高高的、地是这么辽阔的，这时候的行人不多，是一个让人心灵喜悦的地方。这时刻，我们把脚步放慢了，好让自己听一听、想一想，仔细辨别围绕在四周的、那轻轻、细细的天籁之音。因为，春天挥着衣袖走开了，互换过来的就是夏天了。所以，应该开的花也已开透了。小雏菊、小蜀葵，一畦比一畦灿烂。花儿们的辛劳，是为了要护着芳春的最后繁华吗？

还有，遍地的猫脸花也一齐开了，红、黄、橙、紫色的花瓣。不懂为什么，花朵当中露着黑色的图案，像小花猫的脸。微风在撩动那一张张小花猫的脸，它们仿佛在睁着一对对的小眼睛，在朝着我望，我说：

“这就叫猫脸花了。”

站在一旁的朋友，看了看，说：

“这种花应该种在你的古晋。”

“为什么？”

“你的古晋不是叫猫城吗？”

“噯，是。”

假如古晋市也栽了满街巷的猫脸花，那真是太好了。我知道，不行的，这些花卉不能生长在热带。一直以为都江堰是一座水坝，来到这里才明白，水坝和堰的工程和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座堰是公元前二百五十六年，由李冰建造，两千多年来，缓解当地的洪涝和干旱，造福了成都这片土地上的子民。

当时没有现代的高科技，只靠着人力来开拓，是一项叫人惊叹的水利工程。所以，假如有谁不懂什么叫壮观，什么叫宏



伟，来看一看都江堰的气势就能让你明白了。

都江堰的原本江水就是岷江了。

现在，天地是多么的美妙，看那滚滚滔滔的岷江的水在奔流，水，是清澈的，犹如玻璃一样的清澈，清澈的水可以感动人想跳下去，让自己在水中荡漾一会也好。也看过一些地方的江河水，唯记得瑞士的阿尔卑士山脚下的莱茵河，它拥有悠悠的、清澈的流水，那透亮的清澈可以看见水里的鹅卵石。但是，在东南亚，江河水大都是混混浊浊的，包括我家乡的。我想，这也许是土地的性质有分别吧！

此时，岸上的泡桐树也抱了满满的、一树树的，粉嫩色的花。记得有话这么说：

“泡桐树开花了，夏天到了。”

后来，我才知道，泡桐树和刺桐树完全不一样，虽然，它们一样都是在春尽夏初开花的，花朵的颜色也不同，当开起花来的时候，也是各自抱满各自的树梢头，也是种来护土的植物。

要逾过这条人造河道，当走过那条摇摇曳曳的吊桥。这时候，江岸的那一边下起雨来了，我以为，江岸的那一边下的雨是江岸那一边的事，应该和我们这边没有关系。此时，树林、河岸都在迷迷蒙蒙的雨雾中，这

样的风景是多么的诗情画意呵！运望去，还有谁能不为此陶醉的呢？

可是，以为这样的风和雨与我们这里没有关系，没有想到，一瞬儿，再刮来一阵阵的风，那飘飘荡荡的雨，竟然一落就落到我们身上来了。

又是风、又是雨，我们没处可闪躲，诗人吴岸就在小档子上买了几件雨衣分给我们，虽然把雨衣穿上了，可是，好冷的雨，好冷的风，我已经冷到发抖了。这都江堰的风呀、雨呀，原来，这里的风和雨竟然可以这么冷的，是刻骨铭心的冷！

当然，在风雨中，站在都江堰的堤坝上，会叫人联想起许多事情。更叫人不能不敬佩古人的智慧和魄力。同时，也让我联想到当年在风雨中，在河床下挖掘水道的工人，当时的风和雨也和现在的一样冷吧，可能还更加的冷！

二、贵阳——啜铛酒

忽然想起读过的一首小诗：

“小燕子其实也无所爱，只是沉浸在朦胧而飘忽的夏夜里罢了！”

今晚，贵州都市报的文艺周刊编辑姚曼女士和她的先生请我们上“醉苗乡”她们苗族的筵席。我和晨露、田农、李锦宗和秋山（吴岸

和王涛去了黄山瀑布）我们走过两条街道往苗族餐馆去。贵阳的街道，也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一样，熙熙攘攘的。到处都是匆匆忙忙的行人，大家都一样的擦肩而过，谁也不知道谁在忙什么，也没有谁要管你忙什么！

就在这条街道边，有几个卖书的档子，我停下脚步，看了看，原来档子上还摆放着一本本印刷精美的、厚重的圣经。在中国可以当街卖圣经了，这令我感到十分意外。

在这几天的“文艺采风”活动上，这里的主人少不了向客人敬酒，当见大家高举酒杯的时候，我不免心惊肉跳。我十分佩服喝酒可以面不改色的晨露、田农和李锦宗。主人的盛情难却，而自己又承受不起的时候，抱歉，只好在酒杯内加白开水充当茅台，唬噜一声过去。好在当中还有一位酒量和我一样差劲噜一声过去。好在当中还有一位酒量和我一样差劲的秋山。

现在，姚曼女士和她的先生已经在苗族餐馆的门口等我们了。这个餐馆不是豪华，都是以苗族文化的特色做装饰。笙是男子在吹、戴了银冠的年轻女子在唱着苗族的歌谣。

于是，坐在我旁边的姚曼女士解释她们族人有一种待客人的酒，叫“啜铛酒”，



这种酒客人是非喝不可的，就是说当客人喝过了，免不了噼铛一声扑倒在地，所以，那可爱的“噼铛”一声响就是客人回敬主人的礼貌了。

听起来真够吓人了，不过，我在安慰自己，这样的酒应该不会出现在这个餐桌上，因为这里不是苗族村庄。这样的情况应该只会发生在苗族村庄里吧！

当我在猜测的时候，几位苗族女子手拿着黑色的牛角，唱着歌儿走来了，向我们敬酒来了。哎！我感到害怕了，可是，看看晨露和其他朋友们的表情，却都是一脸的无所谓。不过，这种酒很像糯米酒，甜滋滋的，可是，只是那么几口，我很快就感到天旋地转了。这种酒真是非同小可，比茅台还精灵，不懂名字叫什么。

当大家都被灌过之后，秋山才聪明地，问：

“这是什么酒？”

“就是噼铛酒了。”姚女士平静地说。

“她们灌我三支牛角的，就是噼铛酒了。”

“是。”姚女士肯定地说。

“啊！”

秋山一声惊呼，他那已经红彤彤的脸颊，笑得很尴尬。竟然喝了三支牛角的噼铛酒，看来，这一回，我们都帮不上忙，只好由得他独

自去醉了！

好在这种酒精发作的快也消失得快，晕眩一阵子就清醒了。

走向宾馆的街道上，我们在担心那位被灌了三支牛角的噼铛酒的秋山会否“噼铛”一声倒地，正如姚曼女士所说的。但看他走路脚步还算平稳，醉步还没有显出来，于是，我也用中国人习惯用的口气，问：

“秋山先生，你还行吧！”

“还可以。”他说。

已经是晚上九时多了，我们还在街头漫步，欣赏贵阳城市的夜景，没有预料的，急急的雨水下来了。下雨了，好大的阵雨，贵州正处在旱灾时候，这几天已经开始下雨了。虽然，这些雨滴，起初是一滴一滴的，犹如冰块一样的冰冷。很快地，雨滴就变为倾盆而下了。落在地上的雨滴，仿佛在锵锵作响。我们只好在一个政府办事处内避雨。及时雨下来了，相信旱灾可以渐渐缓和了，这是大家的期盼。

这几天下来，参观过的酒厂送了各种品牌的酒给我们。茅台、习酒、董酒、珍酒。那些盒子、瓶子都十分精美。像一件件的艺术品。即使当它是艺术品，我们都知道，若把这些酒统统带回家，恐怕过不了飞机场海关

的大门。要不然必须付还一笔不小的税务。几天前，在离开董酒厂的时候，主人送来精美的礼品，我感觉自己无功不该受禄呀，实在不想收取，就让礼品搁在一旁，自己悄悄避开去。朋友们见了都说那是人家的盛情呀，不收也不好，想来也是对的，于是，就一路提着它们了。

难却的盛情总是扰人的呵！

6/5/10



三、巍巍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忆秦娥》，毛泽东从在习水



镇的红军四渡赤水的纪念碑到这重山堆叠的娄山关，这些地方都清楚地告诉大家一个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过程是艰辛的，是以人民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站在这耸立的山头上，会让人对为了建国而牺牲的英雄们，从内心生起万分的敬意。

这里的山林重重复重，峻岭紧接着还是峻岭。峭壁像墙壁一样的垂直。我站在这山岭的峭岩上往远处眺望，山前山后蜿蜒的道路



沿着深谷而绕。山路如此颠簸，我不免又想到，当年军队的补给，怎样能及时送到？看过几个纪念馆，记录红军长征的事迹，这天底下，还有什么事比为国牺牲更伟大，更壮烈的呢？所以，遵义这个城市，给人的感觉是肃穆的，是个叫人讲话也不敢大声的地方！

四、情结枇杷

这个早晨，淡淡的云雾在山边缭绕，太阳渐渐从山后边升起，前几天的天色阴暗，寒意迫人。现在已明朗

起来了。终于看到太阳了，这金色的，晒在大地上的阳光把今天的天气一伙儿地暖和起来了。

这里原来是仁环市鲁班镇的一个园丘地。果树和蔬菜畦都是沿着起起伏伏的山坡来栽种，土壤是褐色的。一畦一畦的，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果树和蔬菜的生长都很好，几乎没有看见丛生的杂草。农家的房子也建在山腰，一些是传统的，一些房子还是新修的。在我眼前的如锦绣一般的风景中，虽然没有看到鸟类飞翔，却还是如此明媚的，叫人沉浸在美梦中似的。对于这样宽广、幽静的环境，竟然有一位朋友也由衷地迷恋起来了，说：

“能住在这里多好！”

仁描写枇杷的散文，印象深刻。所以，现在看见枇杷就给自己一种很熟悉的感觉。随云和秋山买了一些，价格可还高得很。我说要把枇杷的果核子带回家，要把它栽种起来。我信心满满地，说：

“这些枇杷树结了果，我会告诉你们。”

晨露和随云都说：“好！”

只有秋山站在一旁窃笑，要把温带的果子带回热带来种，他在笑我傻气十足吧！虽然我家后院的范围，正如小花猫的额头一样大，

却也种了几棵从温带拿回来的果子树，也结了果子的。

16/5/10

我也来说诗

诗是什么？我只能说它是一种美丽，有血肉、有灵魂的语言。可是，在当中，要写出一首能感动人的诗，实在不容易做到的。更尤其是短诗了。而我自己却偏爱短诗，爱短诗的凝练和深邃的暗示。虽然，短诗没有长诗的磅礴气势！

美国普利测诗歌奖一位得奖诗人罕利·泰勒。写的一首这样的、一首极短的诗：

“洗了晾，褶放好。
你和我，人已老。”

其实，说来这样的诗也太简单了。只写一个重点，当中的情景，也许年轻的时候是不能理解的，觉得它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不管别人怎样说，这种明净的描写必须对生活有极敏感的体会才行。诗人每天看着妻子重复又重复地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早晨洗的衣服，晾了一天，傍晚，衣服干了，收进屋内，褶放好，天又黑了。这样的一天过一天，时间就这样悄悄流逝。

中国诗人朱湘（1904-1933）名《当铺》的一首小诗：



“美”开了一家当铺，
专收人的心，
到期人拿票去赎，
它已经关门。

假如不懂得它是描写什么，那只能让自己慢慢地学习明白了。在人生岁月里，只有一样不能赎回的东西，那当然就是光阴和美丽的青春了。

一位土耳其诗人的一首描写火车的诗，也是读过叫人难忘的。名《美丽的火车》：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
美丽的火车，孤独的火车。
凄苦是你气笛的声音，
令人记起许多事情。
为什么我不该挥挥手巾呢？
乘客多少都跟我有亲。
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
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只有诗人的心中有那么一份对生活的热情，才能有这么一份想象的空间，让诗人对一列平凡的火车产生了如此的厚爱和寄望。也同时让人看见，在这个冷漠、无情的世界里，人情还是有的！

散文家朱自清也有写过这么一首腻人的小诗，名《怅惘》：

只如今我像失了什么，
原来她不见了！
她的美在沉默的深处藏着，
我这两日便在沉默里浸着。
沉默随她去了，
教我茫茫何所归呢？
但是她的影子却深深印在我心坎里！
原来她不见了，

只如今我像失了什么！

只因为是个诗人吧，所以；这样的自作多情自然有它的美。感情太多了，像溢出来的水，没处收，就收到这里去了。当然，没有感情还能写诗吗？同样，没有感情的诗还能是诗吗？

另外，有一首马来西亚诗人秋山的诗，不妨也提一提，诗名《大光灯》：

当你打瞌睡的时候，
灯下的人，
都跟着打瞌睡。

打一打气吧，
打了气，
你就显得精神奕奕。
灯下的人，
也都精神抖擞！

我不晓得诗人写这首诗是不是有别的比喻，我倒是认为没有别的比喻也许更好。其实，大光灯是一个时代的生活内容，是那个时代的、活生生的记录，我小时候也住在乡下，每天傍晚，天黑了，夜鸟和蟋蟀开始在屋外鸣叫了。那当儿，四周都是漆黑的，最期望父亲赶快点燃大光灯，只有那盏大光灯是通明的，是一个温暖的，安全的感觉。所以，假如诗人能在同一个现场，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描写，那将会是另一篇更动人的诗章。因为，生命的活力就表现在人们走过的路上！

21/5/10

（纪第四届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文艺采风”之行）



◆韩家文(中国云南)

要学会放弃

我和高君常常拼杀于乒乓球桌前，虽然彼此都只是幼儿园的水平，但毕竟只是两人拼杀，不是冠军也还是个亚军，比起铜牌还要高出一筹！心头便免不了常常泛起站在领奖台上的自豪，岂不快哉？

拼着拼着，我们发现了共同的不足，那就是每一个球都要拼命地去挽救拼杀，似乎一球都失不得。其结果，不但达不到目的，当对方的第二个球杀将过来时，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措手不及的被动局面。于是，我们便有了“要学会放弃”的感悟。

刘君与我每每对弈于楚河汉界，虽然彼此的水平尚处启蒙阶段，但反正只是两人厮杀，即便全盘输光了也还是第二名，获奖名单中总少不了我俩的名字，心头常常涌动着胜利得主的骄傲，岂不乐乎？

杀着杀着，我们发现了共同的弱点，那就是不知道放弃，拼命地死守着一兵一卒，似乎一子都丢不得，自己给自己戴上了沉重的镣铐。其结果，反而失去了一车一马，甚至导致全盘皆输。于是，我们便发出了“要学会放弃”的感叹！

“要学会放弃”，是我们在拼搏厮杀中得出的真切体验，饱含着多少我们曾经患得患失的无知苦涩；“要学会放弃”，是我们在拼搏厮杀中得到的最大收获，它给了我们良多教益，它将像一颗永不熄灭的闪闪星光，照亮着我们愚昧的心灵和向前缓缓挪动的脚步。愿“要学会放弃”成为我的座右铭。

“放弃”是一种美德，我常常慨叹古人

善于“放弃”的宽阔胸襟！并仰慕他们“放弃”后的丰硕收获！陶渊明放弃了五斗米，吟出了“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的闲适；李白“放弃了官名利禄”，道出了“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清幽；杜甫放弃了富贵荣华，看到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悲怆；王维放弃了浮世华美，品到了“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雅致。



放弃需要勇气，我每每惊叹大自然勇于放弃的慷慨！并惊叹放弃后的重重收获！如果果树不放弃美丽的花朵，怎能换来秋实的硕果？如果小草不放弃温室的舒适，怎能换来生命的钢强？如果幽兰不放弃婀娜的身姿，怎能换来清新的暗香？如果雄鹰不放弃低矮的浅飞，怎能换来高空的翱翔？

放弃是一种境界，是对全局的统筹，是客观需要之使然。只有放弃了花团锦簇之杂乱，一抹衰兰数支瘦竹才能勾勒出国色天香；只有放弃了五尺桐木，几缕清丝才能流淌出万丈山泉的无穷天籁；只有放弃了浓辞艳赋的堆砌，一藤一树一雅才能点缀出深秋的清凉；只有放弃了推杯换盏的更迭，才能品尝出一杯清茶的无穷悠长。

得到是一种收获，但有时又是一种更大的失去；放弃是一种损失，但有时又是一种更大的收获。

许多人的失败则在于从来不懂得什么叫放弃！朗朗乾坤五彩缤纷，漫漫人生充满着诱惑。“该出手时就出手”，该放弃时还得毫不犹豫地放弃！

深山·鸟鸣·人情

——福隆港寻幽记

福隆港果真超尘拔俗、宁静致远，为我国蒂蒂旺沙山脉中一颗最璀璨晶亮的明珠。我终于在这儿见识了什么叫着“回归大地”的生活。

福隆港很远。感觉中，它的位置仿佛是窝藏在一座不见天日的深山内。而山路绵延，有数不清的左弯右转。辗转间，仿佛在直捣山林的心脏！

一日，一路问道，终于抵达新古毛市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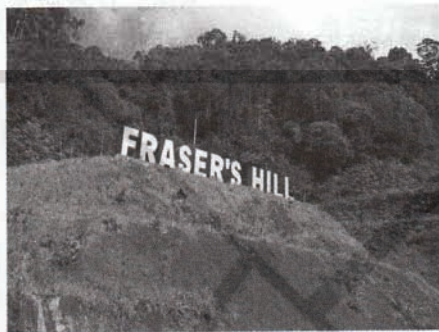
福隆港就在离这儿40多里外的一座高山上。

为何这座山叫着福隆港？我摸不着头脑。明明是“山”，却叫“港”，它一定有一段甚具趣味性的历史事迹。

前往高山上的山路，蜿蜒迤迳，但贵在路面平直顺畅，两边的风景旖丽，空气清新，令人精神大振。但，最美的风景还数那载满了蓝色山水的水坝。那平滑如镜的水面还泛着山林的绿！

对我来说，这一段绿林蓝水的道路可说是进入福隆港的暖身之旅！虽远，却是美丽舒畅的前奏！

从新古毛到山脚的路程长达35英里。



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来到山脚下。只见前方有车辆大摆长龙。原来上山的道路变窄了，只容许一辆车位。于是，有关当局在这儿设立了一个路障，订下车辆上山与下山的时间，以免相撞。上山的时间指定依钟点的单数行驶；下山则以偶数作准

则。从这儿上山还需要8英里路程呢。

上山的山路延着山脉爬行，虽然蜿蜒曲折，但没有明显的斜度，行走时很安全舒畅，像游船河。

20分钟后，终于抵达山顶。只见一块广阔的大平原在眼前铺展开来。出人意料之外，这里出奇的干净与整齐，眼前可见设计新颖的酒店建筑物与苏格兰式的小屋在一个交通圈外绕着圆圈排开，齐整有序，洁净明朗，有现代文明都市的味道，又有着朴实的古典风味。这里是深山呀，山上的人却能把建筑物照顾的这么好。它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管理得宜。

我被耸立在交通圈中的一个大钟给吸引了。这就是福隆港的注册商标——大钟楼。只见楼身爬满了绿叶攀藤植物，像穿着一件鲜亮的绿棉袄，生气盎然。许多人喜欢步上这座钟楼的围栏内拍照，也不管车辆穿梭其中。我也不例外。不





拍可惜呀！到了福隆港不在这座钟楼的脚下拍照，就像去了长城不上城楼做好汉一样！

这里有一间小小的旅游资讯中心，是附属在一间大旅馆内。这儿不乏旅馆餐厅，还有邮政局，警察局，诊疗所，手工艺品商店，迷你市



场。市中心后部有一个花园，不大，但红花绿叶，茂盛肥壮。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全身犹如披上绿毛毯，翠绿翠绿的，让人很想在它身上滚动一番，以享受那软绵绵，滑不溜丢的感觉。这个高尔夫球场，有九个洞。另一座是十八个洞。不用说，这里就是高尔夫球迷的天堂了。

当然，为了吸引静不下来的游客，娱乐中心是少不了的。这儿有一个运动中心提供蒸汽浴、网球场、热水游泳池，让好动的人一刻也不得闲。

再者，进入山林小径作森林漫步，拿着望远镜四处观鸟，到瀑布野餐及进入植物特区认识花草树木，也是非常吸引人的休闲项目。

总之，这个旅游区给人的感觉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福隆港的主要消闲中心就围绕在交通圈不到3英里的范围之内。各类建筑物分布在附近的山头上，高低有致，优雅美观，有贵族气息。而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它的宁静了。

我终于来到了一个可以让我耳根清静的地方！

啊！今天是不是周日？

果然，周日游客少，路上车马稀。

肚子打鼓了，不知可有小吃店？

我在交通圈的一个转角处发现了一间乡村式的华人板店！店外招牌写着河粉炒面、炒果条及其他许多汤面熟食。时置农历年初

七，粉刷的白亮亮的小板屋外的大门两边还各贴了方形红纸饰与红色对联。真想不到会在这儿看到50年代的华族〈老板屋〉的模样！华人确实到处为家。这么偏僻的深山也可成家立业！而且是肩对肩的

并排在大旅店的旁边。虽然，它看起来有点瑟缩，让人感觉有点怪，却是活生生的求生踪迹！

可是，板店的中年老板说今天游客少，不做生意。他只在周末开店。

肚子尚在打鼓，就绕到它的隔壁。那是一家小小的西式餐厅，卖着西点与地道小吃。

小小的餐厅，布置典雅。室内有两个供取暖的壁炉，但名不副实，只是装饰用。在这儿，只见墙上挂着许多迷你的黑白老照片，地板是以黄褐色的柚木铺陈，很有家居的感觉。圆圆的桌子很古典，椅木全呈圆雕状，深褐色，设计简朴，充满古董味道。工作人员有3位。有一位说他来自缅甸，但他能说一口好英语。原来他之前曾在吉隆坡的一间餐厅工作。由于不喜欢吵杂的生活，他寻到了山上这间非常宁静的餐厅服务。他看起来不过20多岁吧？挺好客的，非常健谈。能在这种宁静的地方工作与生活，很有福气。我真是羡慕他！

不是吗？这里空气清新，气候寒凉，生活简单，富贵顿时变成浮云。不快乐几难啊！这里是爱和平与好宁静的人所向往的天堂。

我点了本地奶茶与橙汁蛋糕填肚子。蛋糕还是店内的厨房师傅亲手做的，一上桌就香喷喷！这当儿真是给人一种回家的感觉。

我发现桌上有一支高高瘦瘦的红蜡烛，很有美感。我想起生日还没做，一时心血来



潮，就把蜡烛点了，把生日做了，蛋糕吃了。真是一个道地的狂人也！我是借助这间富有罗曼帝克气氛的小餐厅而得的灵感与狂想！人生能有几狂行？

这间餐厅名叫苏格，真是名符其实。它的样子就是道地的苏格兰摆设与风貌。它是建在一座小山丘上，屋外有一个小小的庭院，四周种满花草，两边摆着室外用的铁制桌椅，供人们夜晚看星星月亮。

我准备在这山区过它两个夜晚，因而早订了私人的独立旅舍，但我从没想到，旅舍竟然远在山中，像进入了原始的森林内。果然，山中自有人家。家家把度假屋建在高高的山上，远离尘世，独立而居，独揽一山新鲜的空气。这些人真会享受呀！

当汽车行走在四无人烟的山林内时，耳边缓缓的传来了非常清晰的鸟鸣声！

我倾耳一听，那是鸟儿们演奏的交响曲！好多的鸟在唱着歌呢！

我一时兴起，大吹口哨，还迎来了鸟儿的对唱。

这里不愧是一块保护的很严密的森林！

快乐的小鸟儿，已在福隆港的山林内，树林间，唱出了一个美丽的春天。山上悦耳的鸟鸣，已成为福隆港一年一度吸引山下人上山倾耳听的野外盛事。

每一年，彭亨州福隆港的旅游当局都会主办一场盛大的 < 国际观鸟赛会 >。届时，国外的鸟类学者与各地的鸟痴就会在这里聚集一堂，准备一亲鸟儿的芳泽。他们架着大大的望远镜，把本地鸟儿的芳踪与种类在限定的时间内与种类记录下来。记录最多者为优胜者。

此深山中亦有气候鸟，有者甚至移民自遥远的西伯利亚。



本地的鸟儿爱吵器，是再好客不过了，而且还不怕生。每天一早，它们就打在窗口飞过，叽叽喳喳的。不然，就三五成群的在窗前的树上跳跃，像骂架似的，吹个不休。更令人睁开大眼观看的，是

一早就在工作的小鸟儿——忙着采蜜的蜂鸟！

一个早晨，当我在露台吃着早餐时，栏杆下忽然飞来了一只翠绿色的蜂鸟。它把长长细细的尖喙伸进了黄色金针花的杯子里，吸允着最新鲜清香的花蜜。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蜂鸟！

这两天的早晨，都是小鸟们叫醒了好睡的我。这山中共有 260 多种的鸟类，不是鸟类专家的我，无法辨认它们的真面目，唯有听声音。声音果然能让人断定一只鸟的类别，虽然，我还无法叫出它们的名字。我发觉一种鸟仿佛只赋予一种声调。上帝仿佛只在它们的喉间设计了一段单曲的发音管。它们是不停的唱，发音清脆嘹亮，却是重复着相同的音调。

小鸟们每天唱着这等同样的歌，生活会不会很单调呢？然而，小鸟儿们虽然生活简单无趣，却总是愉快的歌唱。

这就是头脑发达的人类的痛苦了。他们想要把每一天过得多姿多彩，所以过得很复杂。他们每天要想很多事，顾忌很多人的反应，因而把生活过得很紧张。

所以能在此山中做小鸟，受保护，被尊重，真是万福无疆！

山上的雾，白蒙蒙，像一片纱网，轻轻的，悄悄的，于不知不觉中就笼罩了所有的物体与大树。尤其是在晨间与黄昏。雾里的世界，朦朦胧胧，似雾又像花，可以让人忘掉现实中的世界。

山中的凉意，让人周身舒畅，烦扰尽



夫，像做了神仙。

然而，凡人毕竟是凡人，还是得回到人间。

下得山来，汽车竟然在半路爆胎了！

这下可惨！山中那有轮胎店？

探问之下，说有，就寻将去。原来它是附

属在钟楼附近的一间小板屋化身的杂货店内。

此间杂货店非常小，大概 10 尺乘 8 尺见方吧，只要 4 个人一齐进去就没得转身了，但里面的日常必需品琳琅满目，要什么，有什么。

杂货店的老板是一名中年印人。他个子瘦小，但很和气。他见我的车爆胎了，就可以帮我找修理员。原来他的店里没有修理员，却有汽油卖。他的汽油是收在店里面的许多塑胶小桶中，没有所谓的，显眼的加油站。想来也是，山上会有谁来添油？大家莫不在山下把油注满了才上山。

我见我车内的汽油已用了大半，就先添汽油再说。只见老板往屋内拿了一小桶汽油出来，说 15 元一桶。话还没说完，他就把汽油倒进我的汽油箱里了。

接着，印度老板二话不说，马上骑着摩托车去帮我找修理员了，也不管店里的顾客。后来我才发现他的锡克籍的太太在里面。

过了半粒钟，老板回来了，说修理员不在。

这下我的脸青了，才开始后悔会开车但没有学会换轮胎，只会搬出“道具”！

正愁眉苦脸中，一辆“普腾沙嘎”驶来，停下，从车内下来了一名年轻的马来男子，进入店里。他是载着妻儿孩子，正准备下山。

他看了我的道具，却又一愁莫展，就知



道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是这位马来仁兄替我换了轮胎。

我千谢万谢，只能买饼干水果送给他的女孩。

轮胎换好后，我走进印度老板的店里，东张西望，看有什么可买，结果只买了一条甜圈面

包，付了账，走了。临行，我还跟正在吃中饭的老板寒暄。

走了大约一英里，我突然想起。啊呀！忘了付油钱！我马上掉转头，把钱还了。

为何刚才老板不开声呢？

为何他看着我走出大门也不跟我讨钱呢？

我只能说，这里的居民太纯朴，太善良了。

为何这个度假胜地会被华人称为福隆港？我并没有找到答案。我只知道，它是取自一位名叫占米士费士社 (James Fraser) 的苏格兰人。他于 1890 年间被派到马来亚的彭亨与雪兰俄交界处管理一个锡矿运输站。有一天，他进入森林后再也没有出来。大家曾经努力搜寻不果，唯有放弃。占米士先生可能已在山中遇难，被猛兽果腹了！

后来，这片森林被发展成消闲区。为了纪念占米士先生在锡矿业的贡献，有关当局就把它取名为费士社山 (Fraser Hill)。

周日，这个度假区没有什么游客，山上各单位的工作人员优哉游哉的，态度亲切和蔼，闲谈间更让人如沐春风。感觉真好！

福隆港，是寻幽探密的好地方；是百鸟齐鸣的胜地，也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人间天堂。

完稿于 2010 年 3 月 28 日



◆一介

诗人的赤子之心

诗人吴岸和中国归侨作家马阳，七月十四日联袂来到霹雳州实兆远，两位诗人紫梦玲、王涛与我，当晚跟他们在某酒家进餐。

七十余岁的吴岸，蓄着长胡须，须眉皆白，白发垂肩，印象中当年马来文坛的前辈作家巴沙柯和沙末赛，样子就是这样。福福泰泰，脸面光滑，没有皱纹，仅有几颗小斑点，气色很好！

马阳高而瘦，约略同样年龄，骤看他面貌像《清流季刊》的主编章钦，但章钦年轻约十岁，肤色黝黑，马阳则白皙。

我在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已读过马阳的《山民曲》和《沙河岸上的恋歌》这两本成名之作。他的名片上印着：原名蒋明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理事、广东省归侨作家联谊会副会长。

马阳对茶道很有心得，说是文化革命期间，下放到铁观音的原产地福建安溪，养成了喝茶的习惯，那时住宿在一间破败的山神庙，同住的还有一个哑巴——破庙、哑巴，使我联想到电影《夜半歌声》的鬼影幢幢，还有《水浒传》里林冲风雪中在山神庙的情节，很能渲染气氛。他说：“醉茶”比醉酒更严重，还谈到铁观音、龙井、普洱等名茶……

我无端觉得，吴岸的模样，就像金庸武侠小说《神雕英雄传》中的黄药师（黄蓉的父亲），只需换上古代服装，无需化妆，就是活脱脱的黄药师，可以周旋在华山论剑的各门派宗师之间——但那时多年前看书的印象，或许记忆有错。

吴岸如果走在街头或出现于会议场所，肯定会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当晚酒家内的食客，料必会对他投以“注目礼”。实兆远



左起：王涛、紫梦玲、吴岸、马阳及一介。

佛教界闻人林亚财君，那晚也在该店吃饭，我却并没有留意到他。一两天后，他遇到内子便问：“白须白发，须发都很长”和我一起吃饭的人是谁？而对于马阳，他则无法形容出来，即是一个实例。

我坐在吴岸左侧，他的右边是紫梦玲。在讲到某些话题时，他会以手掌抚摸我右手下臂，也会抚摸紫梦玲左手下臂。在文人交往场合，这似乎是少见的动作。

他谈起二十余年前在霹雳州邦咯岛举办的一个文艺生活营，晚上和驼铃、甄供、田舟、紫梦玲、王涛及全体营员，就睡在华联学校总校的课室。深夜时分，一伙人仍睡不着。吴岸突然发现一把旧吉他，喜从天降，就拿来弹拨，自得其乐，更引来“众乐乐”……如今旧事重提，当夜乐在其中的情景，还能感染到旁听者！

年前他游览中国成都的杜甫草堂，手提袋放置地上，大意失踪了，内有国际护照，兹事体大，搞不好整团人都受累滞留在中国——幸亏不久护照就失而复得！

近年他游安徽省九华山，不慎跌倒，受



了一些苦楚，也讲到乘坐“滑竿”，上山是舒服，下山却感到惊险……这些憾事，经过时间的淘洗，都变成趣事啦。

我写出这些琐事，意在证明吴岸很有“赤子之心”。我对吴岸认识有限，只是凭“直觉”做出结论，似乎不够科学与深度。但是，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认为：“艺术即表现，表现即直觉”，“美，是形象的直觉”，把直觉抬到极高的地位。吴岸不失赤子之心，这原是诗人应该具备的条件！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古代的《孟子》一书有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所指的“大人”，当然不是我们所讲的“成年人”。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更说：“天才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可是在熙熙攘攘的商业社会中，人们的赤子之心，早被铜臭所驱逐了！佛家也有类似的说法：念佛修禅，能产生清净心，清净心产生智慧，智慧能解决问题，而不是支离破碎的知识能解决问题。赤子之心也好，清净心也罢，绝对不同于尔虞我诈的“机心”！

“以文会友”应是吴岸的爱好。当我问起多年前从大陆到海南岛发展的某位小说家，他未听闻过此名，转问马阳，马阳说不认识，但知道其生平，是湖南人，已离开海南，回到大陆了，吴岸立刻请马阳介绍我与他认识。又如讲到东马一位写作人，他马上从手机录出对方的电话给我。他说：中国近年各项文学会议与活动很多，会后例必到旅游景点游山玩水，赴会者任职的单位，对出席这类会议甚为优待，不仅请假全无问题，有些连车票、机票都可开公账——这真令马华写作人羡慕啊！

我的战争 (外一首)

每天早上
我坐在餐桌边
看见那穿着五颜六色的药丸
像一名将领检阅他的士兵
然后将他们一口吞下
去吧 勇敢的战士们
祝你早日
把捷报传来

(田舟口述，妻云梅抄录，于 20.8.2010)



我们就是你的拐杖

筵席将散
我正找着拐杖
忽然同学们齐声大喊
别找了
我们就是你的拐杖
啊
这句诗我永远铭记不忘

(田舟口述，妻云梅抄录，于 20.8.2010)

女超人

曾经是第一夫人，那时年轻貌美，艳光四射，来去都引人注目；如今年华已逝，又屈居一人之下，依然是穿花蝴蝶似的，这里飞来那里窜去。虽然身份不同，但到底还是有名有份，人家还是敬重三分；现实归现实，此一时彼一时，穿花蝴蝶，却是羽翼不再斑斓，光鲜已呈暗淡，羽翼老化；这里有一角残缺，那里有一丝粉墨消去；一个皱纹，一边塌陷；

这边厢浮肿，那边厢枯干；不过会造型有想象超时行空的漫画家，却是灵思敏捷，也会妙想天开，展开浮想联翩的翅膀，循着开宗列祖的笔迹，腾空而起的超人、蝙蝠侠……，上天下地，法力无边，人间烦恼，一经他们出手干预，妖魔鬼怪，奸佞邪恶，闻声而遁，在超人蝙蝠侠的铁拳下个个伏诛，逃得一命的或被擒或投降；珍珠港的被偷袭，韩战、越战的耻辱，也就一时获得代入感胜利的满足。跟着有女超人、女强人、女飞侠的出现，也是很正常。

超人、蝙蝠侠等等的造型装束，个个是劲装神勇，高大威猛，通体发亮，光鲜剔透；女超人、女强人、女飞侠，同样是劲装打扮，也是艳光四射，矫健蛮腰，身手敏捷，却是神情冷漠，不过有时也挂上一笑，睥睨媚行，引人注目，震人心弦。一现身，观者无不眼前一亮，身手灵活，男妖魔女妖怪，一与她交手，无不应声而倒。这女飞侠、女超人真的风光一时，但日久了，女超人的装束还是要随时因人而变，漫画家眉精



眼企，敏感的触角急快急速，在电脑的神奇助力下，女超人的装束，突然一变，上身是短装，玲珑剔透，下摆是牛仔裤，臀尖圆润坚顶，眼神犀利，剑光火石直透人心，脚踏高跟鞋，苗条妖冶，不过，与以往的女超人相较，总觉得欠缺了威武神猛，说归说，眼尖的漫画迷，不禁发出会心微笑，这新的女超人俨然就是那年华老去，面容有点憔悴的穿花蝴蝶的替身。

这里伊拉克一年到头有自杀人球，那边厢阿富汗的塔里班这里打了，就往那里逃，还有巴基斯坦，巴勒斯坦……，许许多多不如意，加印钞票，多用杀伤武器，还是不管用，漫画家福至心灵，将笔下已行之多年的女飞侠女超人，将其服饰形象一加改变，赋予她另一种生命力另一种超强本事，以前那种举之若轻，快刀斩乱麻，呼啦一声就搞掂的雄风已不再，如今只有用媚眼，用吆喝，用嗲声，用蛮腰，用丰臀，是否能一一如意，心想事成，那可还是未知数，不过，那种代入感的心灵感应，获得一种自慰满足感却是能即时生效。穿花蝴蝶的女超人、女飞侠的睥睨媚行，我行我素，一种自我提升，一种自我膨胀的满足嚣张，到底是真是假，还是一种魔幻式的魔幻满足，那可真是甜酸苦辣，冷暖自知。

(2010.8.29)

潮流不同，漫画家笔下的超人、蝙蝠侠、飞侠、女超人，如今已摇身一变而成机器人，利用电脑的功能，一个四四方方，或肥肥敦敦，或瘦骨嶙峋，或尖尖削削，在电脑的无所不能操作下，这个由方方面面堆砌而成的机器会在千钧一发时，会在你千想万想也想不到时，它会突然转变为各种各样匪夷所思形态的怪物还是怪人，它能纵横时空，它能幻化，它会受伤，它也会粉身碎骨，但一转瞬，它又恢复人型或怪物，千变万化，幻化万千，又以那怪模妖样，又再纵横，又再腾空飞跃，穿梭时空，各种各样的障碍，对它无从制约，一无所损，只有它才是胜利者，只有它才是盖世之雄。在焦头烂额的现实斧凿下，漫画家随机应变塑造的另类超人，又再重霸世界，又再展雄风，被打击得支离破碎，甚至变成一堆烂泥，却能死里重生，随时随地随空而应变，幻化为特异功能超人，指指点点，要圆要扁，将世界将世人玩捏于指掌间。特异功能超人不灭不死！

(2010.10.9)

“小事”不小

前些时候，巴生某国中的大学先修班开课，在举办迎新活动中，出现学长对新生大声呼喝和刁难等不礼貌的举措。该校女校长也在现场，不但没有制止，反而认为“气氛没有不妥”，津津有味的欣赏这出欺凌新生的丑剧。新生们当众受辱，有人哑忍，有人却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致函报社投诉。

投诉信中写道：当新生进入礼堂，一些学生会的成员以不礼貌的语气要求新生问候他们，“他们的语气仿佛我们这些新生欠了他们几百万，我们也只好硬着头皮问候他们。问候一次就算了，他们有如上了瘾，一直要求我们重复问候，还说太小声。身为学长的他们，对我们的语气不但不礼貌，而且声量决不输给扩音器。”不但此也，学长还要新生唱校歌，由于新生才第二天上课，对于校歌还不熟练，唱起来难免会荒音走调。这样一来，又遭到学长们当众奚落和羞辱，狼狈不堪！

这难道不是一出残忍卑劣的“拖尸”把戏么？

学生会的一位成员还为他们劣行进行美化，飞扬跋扈地宣称：“学长永远是对的！”

该校校长的态度又如何呢？受询时，她公开支持这种欺压新生的行径是“对”的。你看，她一开口就指控那些投诉者是什么“抗压性不足，遇到一点挫折便受不了”，并把事件缩龙成寸，喻为这是一件“小事”，“没有必要在媒体上公开讨论”，似有下达封口令的态势。

其实，这件“小事”并不小，它早就成为一道题目，考核着某国中校长的办学理念，是崇高抑或低下，也考核着那些肆意欺侮虐待新生的学长们的品格，在校园内外他们究竟是高尚还是卑劣。至于那些被损害的新生们，我深切寄以厚望：祝愿他们在被迫接受屈辱经验之后，快速调整心绪，走出阴影，提起脊梁，好好做人，不要再继承乃师以及什么师兄学姐之流的“恶姑主义”的破烂衣钵！

(2010年5月23日，深夜。)

◆李亚仙

说老千

老千骗人骗财，时见诸于报章：前些时候是“迷魂党”横行无阻，据说该党党徒善于邪术，受害者事后对记者申诉，说是着“迷”之后才拱手送钱。现在的是什么“祈福党”，以“祈福”为幌子，刮走将近70万令吉，受害者大多数是老年妇女的血汗钱。

据报道“祈福党”老千这个组合，已趋向跨国化，即国内外的老千沆瀣一气，男女同台演出，气势唬人；他们代步有专车接送，萍踪侠影的流窜或转移，时隐时现，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令人难于捉摸。所以，五月杪由马华公会张天赐和副总会长林祥才率领受害者、记者和志愿警卫团团员等大队人马杀到八打灵再也SS2区，准备围捕“祈福党”老千时，后者却杳然消失，扑空了。

传说妖怪吃人，总是选择向弱小者下手。“祈福党”老千为何专向妇女特别是老年的妇女下手，就是深谙个中的妙着。因为人一到老年，就成为弱势族群。一是健康必然走向滑坡，身体出现不适或病痛缠身，老化随即浮现出来，恋生怕死就成为老人心理的常态了。二是普通的老年人，其知识结构大都老化、贫乏，应变能力更是脆弱。倘突然遇到摇唇鼓舌的老千迎面而来，搭讪纠缠，特别是老年的妇女，怎能招架得了呢？

其实，老千的骗术仍然沿袭老谱，并非高深难测。通常老千行诈，总是三五成群出动，彼此装着不相识，一见“猎物”出现，其中一人便充当好人，趋前搭讪，动之以情，说什么他（或她）为朋友找一位人间“活神仙”来医治绝症，也为别人“祈福”保平安，如此等等。这时老千在“猎物”的眼中、心中就是好人一个，倘若后者说不知道，老千仍然是不会放过的，因为在搭讪的过程中，已掌握了“猎物”的某些信息，如健康状况、经济条件等等，可以收网了。这时，另一个老千的立即出现，说知道“活神仙”现居何处，可以带路指引，不久“活神仙”就现身了——又是老千的同伙。如果“猎物”不能及时跳出这个包围圈，最终的命就是回家掏钱奉上，或拿出存折去银行提款“奉纳”给老千，得到一个“祈福”的画饼，尔后就是懊悔不已。

老人如何自保呢？报警投诉，促请警方重视，严行取缔扫荡，这是必要的。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老人们还须有防范意识才好，那就是带眼辨真伪，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以免对方有机可趁。现在小学生都有“提防怪叔叔”的知识，何不得闲时向邻居的小朋友询问一二，以减少自己脑筋的迷蒙呢？

（2010年5月31日，夜。）



❖ 秋山

访杜甫草堂

(外二首)

万竹高排石壁上
行脚缓缓敲花醒
湖畔草蛭纷纷立
群鲤齐齐迎客忙

茅舍苍苍沐清风
嶙骨铮铮琴声动
那家热酒那家凉
胡同无奈隔春风

手举香茶闹满亭
远近游人皆是友
阔别少陵今少陵
长须笑似一野夫

天下无处不杜甫
处处浣花处处诗
我将明月高高挂
沧浪之水镜镜圆

晨露

用晶莹剔透的心情
去迎接每一个
早晨

用最清凉的爱意
去轻抚大地

用沉默的心思
反映世间真情

用短暂的生命
描写一生亮丽

(19.9.2010)

叶在枯黄时……

如果回首可以看到更多的新绿，
我会无怨无悔的放开生命的手
随风飘向无垠的土地
给新绿于
更强大的生命

我不会恋栈枝头
我会感激枝头对我的哺育与滋养
我不会痛恨打我骂我的风雨
我会记得风雨后阳光给我的微笑

没有因为我的残老而沮丧
没有因为要离去而后悔

我只是一片等待大风
而准备随时牺牲的落叶

我的飘落
将给秋天带来
更美的秋色
更红的潇洒…

(19.9.2010)



诗人们“手举香茶闹满亭”。左起：王涛、田农、吴岸、黄叶时、李锦宗及秋山。



◆王涛

天定河颂 (朗诵诗)

——为曼绒文友会庆祝创会 25 周年献诗

天定河，亲亲母亲河
悠悠古水道，像回家的路
蜿蜒在曼绒大地的怀抱
源远流长，源远流长
久远——
从古苏门答腊
印度 暹罗王国
中国的商船来探访
更引来荷兰 英国的舰队
寻找您丰富的宝藏
流长——天定河，悠悠流淌
经过富饶的乡土
倾听两岸的呼唤
在您宽宏的恩赐里
鱼虾蟹贝 肥肥美美
红树林 绿绿葱葱

河岸边 那阿齐兵的沉船
已然长出树木
木威王朝印证着人类的野心
殖民者掠夺的贪婪
悠悠河水
洗不尽日本帝国的残暴
那艘林谋胜烈士的潜水艇
曾经停泊在天定河的臂膀

承载着保卫国土的英雄
豪笑青山 纵横河海
顽强抵抗侵略者
天定河的儿女陈平率领英雄好汉
为抗日反英献出了宝贵的青春
壮烈牺牲的勇士们哪
天定河看到
天定河听到
天定河深深感受到
大地儿女们的崇高情操

悠悠天定河，亲亲母亲河
河水漂流去的，是珍珠般的青春
海潮涌入的，是梦一般闪烁的未来
浩浩天定河口
大海呼唤的大门口
邦咯岛夕阳下
渔人捞捕一筐筐江鱼仔
班台乡老，朦胧清晨
带着新制的绫网
飞船飘向海天苍茫
“热带三友”诗人的故乡
转弯头——仿佛人生一个拐弯
我来自新村
三条路 五条路 七条路





路路是坎坷

道道倍艰辛

种植稻米开割橡胶

一芭又一芭

荒野之地变良田

鳄鱼山脚 壮观的深水码头

迎来货轮一艘又一艘

宏伟大桥跨两岸

创造经济新奇迹

悠悠天定河

亲亲母亲河

养育着

辛勤的天定河畔的儿女

看哪——

翱翔在河面天空的燕子

吐出珍贵的燕窝

象征着我们生命的毅力

饮水思源

先辈们挖掘三口古井的精神

流注乐观奋斗力量

恰似木威山水

天定河不断的源头活水

磅礴奔流千万里

天定河，母亲河

我们愿作您的砥柱

抵挡世俗的浊流和沉渣

保护您的清清幽幽，像两岸

紧紧坚守的红树林

在风起的岁月

点燃两岸的灯火

在刮雨的日子

紧握温暖的双手

伫立在河畔

倾听您澎湃的波涛

天定人！

天定人！

启示我们

顶天立地做人

在风云诡谲的时代

在不公不义纷乱的社会

在梦隐隐失落的黑夜

天定河啊母亲河

您以忠义的故事

启迪、安慰着我们：

两只大象行走在河道烂泥巴

当一只陷入泥坑

另一只不离不弃

奋勇抢救

双双

埋在泥坑深处……

从此，流淌着忠义的传说

实兆远，实兆远——

您温暖的名字叫：忠诚之都

天定河，悠悠天定河

天定河，浩浩天定河

我们热恋的母亲河

站立在新世纪的十字路口

我们不彷徨不灰心

光明在心房燃烧不息

天定河，亲亲母亲河

美丽的故乡，喜乐的家园

歌唱的河流

鼓舞着我们前进

天定河，亲亲母亲河

奔腾的浪花

回响着您和我坦荡的欢笑……

2010-8-3 于罗梦，憩园桑林



微型诗一束

◆李慧芬 (中国河北)

1.夏月午后

小儿睡着了
嘴唇还在嘬吮
阳光睡着了
柔软地伏在树叶上

妈妈睡着了
臂弯里躺着小儿
空气也睡着了
发出均匀的鼾声
只有你——蝉
独自值班

3、空调

难以抵挡
你的诱惑
你
风姿曼妙的女郎
用柔滑的辫梢
轻轻摸挲我脸庞
软软地
陷入
你的温柔
不知有冬夏
我想
前世你一定是我的情人

2.错过

我错过的
可是那一树繁花
我错过的
可是春天的景色
我错过的
是你温柔的叮咛
还是你回眸的笑靥
我错过
一个浪漫的季节
可是
我没错过
我们的承诺

4.等

——写给神女峰

前世许下诺言
今生 在此
等你不变
春红夏绿
任时光
把我
雕成一座塑像



我的生命就是斗争

贺曼德拉92岁生日

◆网雷 (新加坡)

在您 92 岁生日第二天
我来到您的头像前

请原谅我迟来的瞻仰
请原谅我迟来的致敬

没有准备鲜花
惟有默默凝视

黑人同胞遭受歧视奴役
您脸上写满忧伤

反对种族隔离
您燃起不熄烈火

黑牢岁月悠悠
磨蚀不了您昂扬斗志

“我的生命就是斗争”
是您一生的真实写照



小诗 10 首

◆海庭 (汶莱)

1. 货币

霸权 自尊名称
无底欲望
被创造
毁灭
一张纸

2. 经济

诺贝尔经济奖
脱了裤子也要
发明人领英雄
救不了
经济危机大海啸

3. 空头

开空头支票 国与国
金字招牌企业家
大人先生们 纷纷跟进
戴上近视墨镜
自由世界的垄断



4. 教育

孔子推广普及不分贵贱
现在
看你袋里有多少斤两

5. 国际银行家

一个美丽陷阱
金钱专人游戏
欲控制全球令世界首脑
屈服听命
一颗无可告人的野心

6. 乡愁

不识一字
一生劳碌
20岁…60 70 80
国界一通他就回去
不及半年
与土为伴



7. 成长

读书年代
有知无知
不到中年
成陌路人
才知 后知后觉
人说 这是成长

8. 木鱼

恒住庙里 被
有序敲打
笃笃笃
多少人听懂
别说成佛

9. 耳屎

一根钢针
爬出许可证
污言污语
全不是东西

10. 自由女神

伫立那里
四季风吹雨打
一动不动

(附注) 7月19日到伦敦皇家节庆音乐厅(Royal Festival Hall)出席女儿的毕业典礼后,无意中发现音乐厅外右侧角落竖立一座前南非总统、199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头像塑。他因致力于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坐牢长达27年(1964—1990),是世界上被囚禁最久的政治犯。2009年联合国将他7月18日的生日定为“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头像下方有一句他的名言:“The struggle is my life”(我的生命就是斗争)。



新春回忆

◆ 史英 (新加坡)

一、迎春童年时

挂出满门浓重的春意
左右各一盏的
温煦和通红
摇曳于
微风荡成的千秋
轻摆着一对红妆姐妹花的美姿
一支香
把那春引爆
而成纷飞的红色花瓣
一波又一波
雀跃浪涌的喜悦
频爆出
从爽朗笑语声中
一封又一封
枣红 内藏心意
揭开时
化作一朵朵的欢笑
绽放在千万孩童的稚脸上

二、岁月走了样

一经引燃后
木窗外
闪烁而成金色飞虫的春意

一串串
爆响在心头
欢笑荡起甘香的涟漪
似花在展姿
轻漾于
孩童的嫩脸
最是甜
童年的岁月
为蜜冲泡而成的
一杯杯
糖水 都逐一饮尽
又是除夕夜 窗外
依然亮起一街灯火的五光十色
引爆春意的回响
不复有
已是一头雪白的沧桑
望寒月
举杯独酌 直到天亮
刺响的心头
孤寂为一撮的针
纷落下
不再是蜜调配而成的
岁月 最是苦
渗透出药的酸涩

律诗三题

◆ 刘发振

柔佛新山中华校友主办 第四届嘉年华会

(6.6.10)

嘉年华会在新山 中华同窗乐聚餐
海外马星齐集会 礼堂宾馆设论坛
师生欢聚情亲切 校友交流不尽谈
下届妃城欣接棒 百年校庆望前瞻

南亭寺接奉华人文化节火炬

(七月廿五日)

(一)

全国华人文化节 承传火炬善才爷
中华公会勤推办 佛寺南亭盛意接

(二)

麻县南亭香火盛 八方善信具真诚
热心文化传华教 贡献社群积德深

全国华人文化节麻坡文化大汇演

(八月八日在中化大礼堂举办)

华人文化大排演 中化礼堂聚众贤
锣鼓擂敲宣启幕 龙狮漫舞步趋前
演员舞蹈掌声亮 团队讴歌意象牵
万种风华行正义 光明火炬永流传



未圆的梦

——纪念林连玉逝世 25 周年暨林连玉基金成立 25 周年而作

(一)

海水到处有华人
华人居处有寺庙
落户安家祈平安
兴办华校薪火传

数百年来
我们的祖先
祖祖辈辈，胼手胝足
开天辟地，雨淋日晒
把毒蛇猛兽出没的荒野
变成连绵富饶的胶林矿山
他们用血汗浇灌了这片土地
一心把梦想安在这椰雨之邦！

当劳动果实为殖民者带来巨大财富
当先辈的忠骨怀着未竟的梦长埋异乡
我们的先贤苦苦思索
魂牵族群的命运与荣光
那是遥远的思念
也是现实的渴望
千丝万缕的情结
需要文化母亲奶水的滋养
开枝散叶的梦想
需要扎根本土、迎向风雨的力量！

于是，早在一八一九年
我们的祖先办起了第一所华文学堂
这所以私塾授业的五福书院
就诞生在槟榔屿的一座古庙
可相隔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历史却讽刺性地在我们面前重现
雪州白沙罗新村的一所华小



林连玉与陈六使

在被当局强行关闭后
村民、家长和学生
们被迫拥挤在一座寺庙里
坚持上课了八年
这一事实说明了
我国的华文教育
一路走来受尽打压的命运！

(二)

华教的命运虽如此坎坷
但我们对她却怀着不死的爱情
回首国家独立之前
华社依靠自力更生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就已拥有了完整的华教体系
先辈们兴办了一千三百多所华小
整百所华文中学
还有一所华文大学
然而，历经时代的动荡
这所南洋大学已遭强权摧毁
华文中学也在官方单元教育政策下
变成了“自生自灭”的六十所独中
尚存的一千二百多所华小
仍在长期缺校、缺钱、缺师的困境中
坚守文化基业
顽强地逆流而上，求存发展！

一百多年的华教奋斗史
给华社留下了两大文化遗产
“南大精神”与“林连玉精神”
那是华社奋斗精神的象征
它们已化作不朽的梦蝶
在我们精神家园的天空



在我们对各族文化百花盛开的憧憬中
自由飞翔！
翩翩蝶影
寄托着我们对华教不死的爱情
也寄托着我们对公平合理社会的向往！

(三)

走在争取平等人权的道路上
我们绝不孤单
“我有一个梦”

那是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
对自由与平权理想的呼唤
“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
那是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
鼓吹平等人权的神圣信条
孔子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文智慧
向世人宣扬推己及人，相互尊重之道
林连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在为母语教育力争平等的同时
也倡导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社会理想
所有这些人类文明的光辉思想
不论古今中外，还是马来西亚
都怀着“要求公平合理”的共同信念
都体现了“人生而平等”的崇高精神
这种精神是击不垮的
它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尽管曲折的前进道路上
人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但前途是光明的
在文明和愚昧、真理与强权的较量中
保守势力终将被新生力量所取代！

翻开文明的血泪史
南非总统曼德拉
为了反对种族歧视政策
曾在殖民主义暴政下
熬过二十七年铁窗岁月
南大校友谢大宝
为了正义事业

在未经审讯下
曾被强权监禁了三十二年
我们的林晃昇和沈慕羽先生
为了华教在晚年也身陷牢狱
一代族魂林连玉
发扬“搏虎头，批龙甲”的奋斗精神
为捍卫基本人权，不惜牺牲，顶天立地
面对强权，威武不屈，贫贱不移
这是何等的力量和勇气！

(四)

今天，我国不明朗的天空
单元化的乌云仍四处游荡
多元公平的梦依旧遥远
却时时在我们心中活现
处在这新旧交替
充满痛苦与希望的时代
不公的现实虽给人们带来
太多挫折与创伤
但请相信
过时的思维终将失去市场
激荡的风雷必将带来改变！

二十五载梦未圆
林连玉基金面向各族人民
决心把共存共荣的和风吹送
林连玉精神面向未来
要把先辈未圆的梦继续传扬
让我们与各族新生代一起
与时并进，迎向挑战
扬起多元化精神的帆
沿着公平合理的航道远航
远航啊
航向祖国光明美好的未来！

2010年6月25日



莫顺生夫妇在微型软件公司前面



莫顺生在西雅图市内公园

杂咏二首

◆李荣春

魂归食无鱼

佳人可汗会豺爷，
犹是林冲赴诈约，
此去归程截报碎，
招魂父黯带憎别。

感事杂凑

林大啼多调走谐，
择柯各育己帮杰？
啄偷要懂擦干嘴，
勿使超肥变瓮鳖。
自贸赃分官涉弊，
飞机引擎吏拆劫，
潜艇畏水抬回岸，
丑令民心立信缺。

莫顺生甲申仲秋西雅逍遥游

(七首)



初临西雅图

潋艳湖光细雨濛，丘坡起伏道宽通。
宅居大厦骄环保，优雅儒风显大同。

翡翠西雅城

绿水青山翡翠城，风华物茂荟群英。
天航软件蜚环宇，美酒咖啡誉满京。

拓荒者广场

西雅宏开双记年，荒林拓展赖先贤。
广场古韵遗鸿爪，铜像固腾共景迁。

翡翠桃源

翡翠桃源举世崇，秋风带紫染枫红。
仙踪绿野疑虚幻，涤我尘怀与景融。

贝尔镇警艳

雅城贝尔两桥连，水秀山明百卉妍。
簇簇琼楼环玉宇，多元风采有情天。

西雅城郊

西雅城郊向我邀，枫红湖绿鸟逍遥。
桦杉耸耸遥天指，雪瀑潇潇秋雨飘。

海湾揽胜

金风送爽雨霏霏，姹紫嫣红掩宅扉。
秋水追天融一色，白鸥逐浪偶齐飞。



七绝、七律六首

赠砂拉越诗巫教专同道

诗巫缘聚总匆匆，
耸宇芸窗荡采风。
今日与君齐探讨，
明朝挥袖各西东。
天山激奋云鹏志，
骚曲悠扬犀鸟宫。
孜孜诲人无憾悔，
献身华教众心同。

江美琛校长：

欣闻韩江中学荣获五星级
卓越学校 荣誉奖
即占一绝祝贺：

云窗迢迢忘年月
秋水悠悠寄夏冬
沐雨弦歌从不辍
杏林桃李笑春风

(并与丹心华教与君同共勉，06.09.09)

初稿于诗巫胡姬旅馆
定稿于怡保迎风楼
而成冬至 2006 年末

敬和刘作云词长
庚寅年诗人节锦赋

敬致：

沙巴斗湖巴华独中董事、校长：
初到斗湖、承蒙设宴款待，
铭刻五衷、兹题赠一绝、
以酬厚爱关照。

一、
炎炎夏日睡莲红
雷鼓轻舟起节风
雅侣欣欣临绿屿
悠悠楚韵伴云龙

东岸斗湖风下乡，
雅堂款客义情长，
神山有幸圆鹏志，
华教丹心永耀光。

二、
端午楚江九曲生
画楼吟唱故诗盟
云山夕照骚风起
万籁无声胜有声

又：另赠《马来西亚教育史》一册惠存。

中华诗词文化研究所
聘请拿督林源意词长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40 周年
中华诗书画大赛活动艺术顾问，
兹敬题一绝祝贺

黄玉奎词兄：
三月到沙巴讲学，承蒙款待，
深感五衷。兹沾一绝，以谢厚待。

天籁骚风东马来，
中华载誉独占魁。
诗坛盛事今何处？
云彩神山吐凤才。

海岸夕阳风下乡，
椰林款客赋情长，
神山有幸圆诗梦，
剪烛何须在雅堂。

2010 年 4 月 1 日

车过石隆门

黄昏时刻
我们的车子
来到石隆门
这边陲古朴小镇

街灯逐渐亮起
远处苍翠山峦
蜿蜒在苍弯下
呈现出异样形体

这曾是金矿盛产地
华人矿工在百多年前
在这儿拓荒开垦
创造出繁荣的异乡

是金矿华工不堪受压榨
揭竿奋起挑战白人政权^①
血染山河的石隆门
写下一首壮丽的史诗

古朴的边陲小镇
也曾留下年轻人的足迹
他们骑单车到此旅游
演剧，唱歌，集体讨论
为砂拉越的明天寻找方向

石隆门已不再产金
碧湖失去了欢颜
帽山下降起的旗杆夹^②
只留下深沉的记忆。

只见一片林木森森

人一生的休咎行止，恐怕谁也无法预料。就如我自己，蜚居海隅曼绒已经大半辈子，最终却还得迁移都门，让儿孙照料残躯。这是悲凉还是福气，说也说不清楚。

曼绒终究是故乡。每年清明，总要回来扫墓祭拜先人。然而，来去匆匆，慢说顺道探访亲友，就连路边景物有无改变都来不及细看。车行霍霍，一切都是一现即逝，奈何。

既然一切都仿若过眼云烟，为何偏偏有那么多人，一个劲儿地往钱洞里钻，什么道德法纪全都置之脑后。

刚才在坟山上见到的康老师啊，你别来无恙吧？

我们年纪虽然相仿，但你一向体强力壮，而我却身子单薄，于今更是步履维艰，只能撑着拐杖移动。你真的是没有想到，只要走前几步便可以面叙契阔？还是对我的临危走避的不义行为，仍然心有不忿？

不，还不至于如此。你不也向我摆了摆手，表示见到了，也认出来了。两人之间，到底还隔着几个坟头。不过，这样的反应到底显得有些儿冷淡。早年的同校共事姑且不谈，但退休后在红树林里的那段养鸡生活，关系却是情同手足般的亲密。是的，这早已时过境迁，还提来干吗？其实，我也早就看出你是个绝对的现实主义者，怎奈自己偏是满怀的浪漫情思，现实不起来。罢了罢了，你是你，我是我。这世界到

① 1857年石隆门华工不堪白人拉惹压榨，揭竿起义，起义失败，华工丧生者达数千人。

② 石隆门华工组织公司，铸铜钱，在帽山下竖旗杆夹，旗竿夹迄今已成为华工组织留下的标志。

底无限美好，不论是眼前的花草，心中的人情，耳畔的天籁还是新居那车水马龙的市声，事事物物都叫人留恋呀！

“千里，把车子转入双溪地南的村路吧，我想再看一看那个老地方。”

“哦，前面能通这大道么？”

“没有问题。当然，得多花一点时间，因为路窄，快不来。”

让孩子也认识一下，这曾经是日占时期的安乐之乡吧。那时，为了生存，曼绒的福州人纷纷移居这里的港汉直落地岬，捕鱼养猪。河沿高地顿成小镇，鱼寮、杂货铺、咖啡店、赌博间也都应运而生。神庙的香火也因此盛极一时，甚至曾经不知从哪儿请来戏班子酬神。在那炮火纷飞的时代，这村子居然还有这等事儿，似乎难于置信。其实，这里也一样匿藏着一些抗日工作者，只是从来不曾在这里出事。几个在外头牺牲了的名字，都是在好久以后才悄悄传到镇上。

“双溪地南就是这条河。注意，桥身很窄，只容车辆单向通行。这是这一带最像样的桥梁了，钢骨水泥建筑，有三四丈长吧。”我不想讲得太多，只做重点介绍。

“前面就是以村中我华人头目命名的振隆河，接着是多拉河和兴都河。过了，就是我当时在养鸡场工作的直落地岬。”

“一路都很荒凉啊，爹。”孩子似乎有点失望。

“是，从前好像好一点。喏，看吧，这左边就是我出生的所在地，直落布赖。以前是椰林，阳光充足，海风滴溜溜地吹，不像现在这样，一片葱葱郁郁的油棕，教人纳闷。”

“油棕，还有点看头。这右边却尽是野树和藤蔓，走了这么远，才看到那么一小片甘蔗地。咳！”年轻人的情怀毕竟不同，似乎觉得与其任它荒芜，不如开发种植，阴暗又何妨。

“右边本来是长红树的沼泽地，后来筑了堤岸，潮水虽然不再涌入，但到底是盐碱之地，一时恐怕也还种不了什么东西。”我不得不略加解释。

“不是可以种甘蔗么？”孩子还是不服。

“直落地岬到了，车开慢一点，我要看看是否还有人在这里养鸡。”

这段砍伐过的林子，几乎恢复了它的原来面貌，一片红树和老鸦企交相错落。影影绰绰之中，残破的亚答寮子依然可见。只是入口的小径上，已经爬满了瘦瘦黄黄的野草。苏哥啊，你到哪里去啦，为什么不好好经营这片土地？这可是所谓‘特殊’的赐予，可惜呀！

康老师，你的脑筋可真灵活，一听见苏哥成功申请到这片土地，你也精神为之一振。你，第一次主动邀请他，还有我，一起到食堂茶叙。道是彼此都快退休了，对于前途该有个打算。

有什么好打算，苏哥和

我，不过是一个园丁和一个校工。那所谓的恩俸金有多少？据说买一部 Proton Saga 都还不够，能干什么大事？跟着你买股票？风险大呀！我的孩子才入大学，花钱的日子还长着呢。

你到底也没兜什么圈子，便把计划说了。合作，我们拿什么跟你合作？苏哥有地，我有什么？除了每个月固定的几百块钱薪水，唯一的资产不过是一部半新不旧的野马哈。可是，没有了这摩托，我就寸步难移啦。

你却说，只要有心，还是可以合作的，没有钱也有气力。又说那是我的老地方，有人面做事方便。

老康，你的确是个人才。你就凭你这大型中学的体育主任身份四处活动，不论是区际还是县际，甚至是州际的运动会或什么球类比赛，你都不落人后，从策划到比赛现场，你都是一个要角。你的人脉关系，也因此从教育界发展到警界，甚至工商界。养鸡场的兴建，执照的申领简直都易如反掌。倘能按部就班，看来不难成就一番事业。奈何求富心切，竟然铤而走险。

身为一名工人，我能说什么呢。正想找个借口抽身离开这农场，事情就发生了。

那天，天还没全黑，两辆亮着大灯的汽车，轰隆隆直趋我们的寮子。

“老康，快避一避，可能是警方人员啊！”我匆匆说了一句，便转身快步向鸡寮背后

的林子走去。

其实，自从他捞起这一偏门生意，我就竖着耳朵，时时刻刻注意着周围的响动。奈何他却一派气定神闲，自恃与警方的关系良好，说什么有关方面如果要采取行动，他的手机一定会先叫起来。

也许，真的是我太胆小了。那时，除了几响回扣车门的聲音比较沉重之外，并没有任何事态严重的迹象，因此也就蹑手蹑脚回头往寮子觑个究竟。

原来，自己的胆小并没有错。寮子里既有便衣的，也有穿制服的，大约有五六人。用来遮盖的帆布已经被掀开，洋酒和丁香烟堆叠如山，他们仿佛正在细加点算。我于是决定溜走，尽管这生意与自己无关，但也难免被牵连而遭牢狱之灾。

第二天早上，还是舍弃农场，而直接到他在曼绒的住家探消息。只见他披头散发，眼眶儿微红，好像一夜不曾睡好。我问，结果没事吧。

“两只脚的狗，真的养不

乖。”他只闷声掉了一句，并不多说。

“来敲诈？”

“可以这么说。我表示不满，那家伙却一副鸟样子，说这是上头的命令。继而又说，如果合作，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怎样解决？”

“还能怎样解决？钱啰！”

“狮子开大口？”我好像有先见之明。

“我说我没有那么多钱，他竟然要笑不笑地说，不是才领了恩俸金么？你看可恶不可恶。我要求减少，他不但不肯，还威胁说，一旦弄上法庭，结果恐怕连那每个月两千多块的养老金都要丢了。”

“哦，他要分享你的恩俸金？”

“岂止分享，简直想整个吞掉。”

“恐怖啊！”我的心脏不禁一抖，真的是出乎意料。

“还假惺惺，说他可以一分钱都不要，但是同来的五个手下，要如何向他们交代？”

这些对话，好不精彩呀，

也说来与孩子分享吧，好让他懂得多一些我们的社会文化。

“爹，直落地岬过了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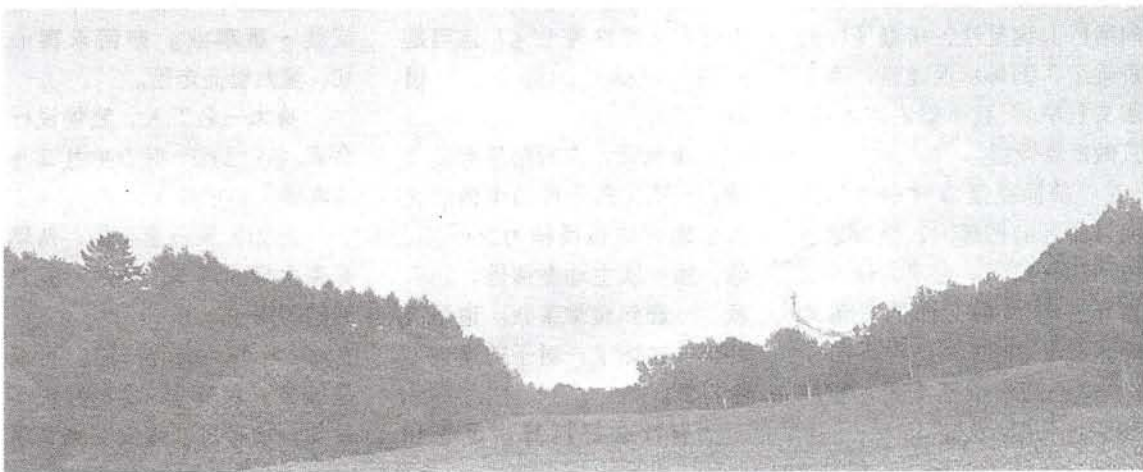
“哦，是，过了。”我终于回到了眼前的世界。

“全程一片林木森森，根本看不到曾经热闹一时的迹象。”

“不过，地图上仍然留着标上 Teluk Tiga 的一个小黑点。现在这里是甘榜加央了，直走一段再转右，就是通往吉隆坡的海滨大道。”我总算让孩子看到了父亲诞生和生活过的地方。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显然没有。想到底，不过是个人的故乡情结。孩子不喜欢这个地方都没关系，人各有志，哪里不能谋生。要紧的是时时检讨自己，不贪得无厌，也不当两只脚的狗。这样，应该就会无灾无难，一生快乐。

“千里，大道上不乏亡命之徒，打起精神驾驶吧！”

我知道自己有点啰嗦，但愿孩子还听得进耳。



新儒林传奇二则

饭局

某文化团体成立之初，是非层出。事缘几位发起人发函邀请各方名流赴会共商大计时，独漏了某甲某乙与某丙，一些好事之徒乘机而出，藉题发挥，从口诛，到笔伐，连续数月在报章笔战，令圈内人摇头，圈外人也啧啧称奇。

名士朱子龙，家世显赫，祖辈从事印刷业，大学毕业后继承父业，参与社团活动，性喜结交文人，博得“儒商”雅名。当文学团体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际，他自觉有义务主持公道，两方人马也乐见其成，以解骑虎难下窘局。于是，由朱氏出面宴请两造，希望一场风波在餐桌上化为乌有。

饭局的菜色丰富，显示主人的好客豪气。一桌连主人在内共有九人，两造各派出四人，宾主寒暄一轮后，作为中人的朱氏首先开口，他说：今天这日子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是我荣获第三届杰出青年奖的四周年纪念日，每年这天我都会为自己庆祝一番，今晚能与文化界名流共济一堂，更是一件幸事。话题一开，在座者相继发言，对于主人有今天的社会地位，无不恭维备至。然后，主人谈得兴起，甚么当年高级文凭试考几科甲，在大学因为追求校花几乎不能毕业，以及有人献议参政竞选国会议员等等旧事新事，像家传宝物般，一件一件摊开在众人眼前。

一个饭局，用去一个半小时，文化团体负责人事先准备的潜台词，最后都派不上用场，而另一造的代表跟着主人的调子，顾左右而言他。等到宴会散席，双方拍拍屁股走人，大家口中还要向主人称谢一番才离去。

自然，接下来的情况是：饭照吃，骂照骂，作秀的继续作秀。

报坛奇闻

秦天自60年代末起，便在A报馆供职，从助理编辑，升到副编辑主任，因为业余参加写作人组织，又坐上总务的要职，引起报社一些人的眼红妒忌。

上司也是摇笔杆人物，人说文人相轻，秦天也不知做错了什么事，从踏进报社开始，上司便把他当眼中钉，还化名把他的第一本诗集评得一文不值。秦天不知就里，还认为作品有人批评，至少要比寂然无声好得多。他照样写他的诗，还积极地搞文学活动。这一来更惹得上司周身不舒服。

协会里的人以为秦天在报馆工作，会的活动新闻不愁登不出去。他们想得也太简单了。事实证明，协会每次发出的新闻稿，总是别报先刊，最后才在秦天我服务的这家大报发表，而且登出来的稿件，标题比人家的小，篇幅也比人家的短，显然是经过一番“修理”才见报。面对会里的文友，秦天往往无词以应。这是家丑，怎么能够外扬呢？他真是有苦说不出口呀！

更荒唐的，当新闻稿附上的图片刊出时，那照片似乎重新拍摄过，原本是几个人的合照（包括秦天在内），可见报时秦天竟然在照片里失踪。问起有关编辑时，答是上头的指示，好像秦天这人是见不得光的家伙。

A报馆的编务头子的行径，不知怎的后来竟传到B报社和C报社来。他们有样学样，而且还变本加厉，除了报内的敌对同

仁，那些外界有看不顺眼或听不入耳的，别说其人来稿永无录用，就是涉及其人的新闻与照片都一律打入冷宫。报社编采部受高层指示，必须时时刻刻注意所发稿件有无“黑名单人物”，若是有人把关不严，让“雪藏人物”见报，那后果就有得瞧啦！

A 编辑部小人当道，搞到后来连高层也看不过眼，协会的投诉受到总经理的重视，情况才开始有所改善。到了90年代，协会组团访问中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大马文学团体访华，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大新闻，报社总经理特地设宴为大队饯行，第二天新闻大版见报，图片还刊在封面版，文友喜极，对秦天说：你过去甚么仇都报回来了！秦天不语，他想：那班人会那么容易收手吗？下一回不知还会有什么整人的新招数！

◆看看

儿子

那天早上，世华拿了儿子的验血报告，从药房出来，手一直在颤抖，说不出话，驾了车，径自回到家去，连公司也不去了。

到了家不久，儿子明明走了过来，忙叫“爸爸”，闹着要他抱抱。世华抱起明明，一语不发，径朝儿子脸上看。世华万重心事，待女佣走来，叫了一声“王先生”，他才惊醒过来，回应了一声。

世华自从与太太美珍离婚后，已有一段时间。心里一直在想：像她那种女人，有点才气，傲慢成性。结婚四年来，总无法与她好好相处，他也始终不明白，为何她总是这么固执高傲，甚至有点不近人情，让他心绪一直不安。几次争吵后，放下心情，还是要低声下气，为的是想维持这段得来不易的婚姻，尤其是明明，天真可爱，总舍不得放弃。

一天，世华在公司里与同事聊起家事，感叹万千，一直在诉说，为何自己这样年轻，遇上这样的婚姻，是不是自己不对，亏欠了太太？而且太太是自己选的，又是大学同学，可谓志同道合，天作之合。想来想去，也不是那回事，自己各方面都可以应付得来，经济也不是问题。想到这，世华越来越烦。一大堆的问题涌上心头，常常是不知自觉中，倒头便睡……。

那天，世华拿了验血报告，去找他的律师朋友，问起这种事，如何应付？

李律师坦白对他说：“离了婚，就别去想别的事了；只是儿子不是你的，那才重要，你打算怎样处理？”

世华说：“我太太的个性这么刚烈，结婚后才暴露出来，我自认倒霉，汽车房屋及部分现款也付了给她，算是仁至义尽，我已没有什么好想了！”

“那儿子你养着，可以不去追究吗？”李律师问。

“你怎样看法？”世华忙问。

“这可分二方面看：一是不追究；一是穷究不舍！”

“那我绝不放弃，金钱、产业，我可以放弃，只是这种事，我始终放不下！”世华坚决地说。

过了几天，世华又接到前妻的电话：“世华，你三个月未交来赡养费，玩什么把戏？”

世华听了，顿时冒了火，大声地喊：“我要跟你算账！你还敢提赡养费？”

“算什么账，王世华，孩子已给了你，还不满足？”

“这样的孩子，我不要！不是我的！”

世华丢下电话，躺在沙发上，默不作声。他想着明早赶去律师楼，干到底……。

◆ 梁兄辑录



《椰风蕉雨白楼梦》作者林义彪及著作



《椰风蕉雨白楼梦》

据报道在印尼华裔作家中，除了黄东平有写长篇，另一位就是林义彪。

《椰风蕉雨白楼梦》又名《千岛之梦》是林义彪的长篇巨构。印华作协出版，2009年2月初版。

中国福建社会科学院萧成在序文中写道：“印尼华人老作家林义彪先生的长篇小说《椰风蕉雨白楼梦》，可谓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当代寓言’文本。在当今这个倡导‘和解共生’与‘悦纳异己’新思绪的世纪中，重新审视它，我们将很容易就发现它所具备的独特历史前瞻性，其特别意义在于——这部小说构筑的文学世界在发生的一刹那，就已经成为了镌刻于物换星移，沧海桑田的历史坐标上的一则新传奇。”

“它通过一个华人家族故事讲述了一个关于历史的过去与明天，关于拯救过去和走向明天的寓言。”

“这部小说使人们不再局限于传统历史主义所擅长的文本内部的‘宏大叙事’，而是试图把人们对于南洋华人历史与文学中被忽略或排斥的东西结合起来思考，从而使那些藉由小说所反映出来的南洋华人历史中局

部的、破碎的意义得到肯定，并由此开辟出自由交流和阐释文学文本的多重空间及多种可能性。但愿《椰风蕉雨白楼梦》这部作品对处于边陲地带、屡屡遭受挫折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意义，不是某种期望的幻影，而是成为一种力量，成为植根于人类灵魂深处的一朵最清丽动人的花，成为响彻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飓风与海涛之上的一声震撼人心的惊雷。”

作者林义彪简介《椰风蕉雨白楼梦》：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首都雅加达的一家工厂当中文会计，工作较清闲。于是我就花一年多时间，认真地构思了长篇小说《椰风蕉雨白楼梦》，主题是写一个华族大家族和一个爪哇族家庭，从抗日战争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四十年间，世代互相帮助、友好和睦相处的故事。1982年10月动笔，八个月后写就寄去中国，1985年7月由厦门鹭江出版社出版，改名为《千岛之梦》。1983年修改稿改回原名《椰风蕉雨白楼梦》，于2009年2月由印华作协重印。在两次发布会上，受到了广大文友的热烈欢迎，踊跃购买。

回看青春光闪

——序田农诗集《子夜诗抄》



《子夜诗抄》是田农先生青年时代的一本自选诗集，一九六五年在香港出版。集中所收的诗，起于一九五六年，迄至一九六二年，当时作者所采用的笔名是田柯。

那已经是三十一年前的事了。三十一年以后的今天，作者将它重新出版。当作者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毫无疑问地表示赞同；当我被邀请为此书写序时，我更感到是义不容辞了。我是有理由这样说的。

田农原名田英成。他写作《子夜诗抄》的年代，也正是我写《盾上的诗篇》的年代，岂止是同一个年代而已，我们还是一起写作的，虽然我起步比他早了两三年。

记得那时我二十岁，他大约只有十七岁。我们都是古晋中华中学的校友，但是我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初中三年后就离开母校。他应该还在低年级，但也因此印象中似乎这之前未曾谋面。一九五六年，我转校到英文学校，开始在报刊上投稿，因为都喜爱写作，便和几位还在求学中的青少年文友认识，其中一位年纪最轻且才气横溢的，就是田农。那时他的笔名是吴韬。印象中，他除了喜欢诗歌，还喜欢写杂文，他的笔名似乎受了中国杂文家唐韬的影响。

认识以后，我们几个对文艺充满热情的青少年，便组成一个文学小组，每星期集会一次。我们以巴人的《文学论稿》为课本，进行自修。为了主讲课文，我往往还临时抱佛脚地硬剥生吞书中的理论。大概在五七年，我们开始协助《新闻报》编辑《拉让文艺》副刊。我们的作品，也在那副刊上发表。

回想起当时我们对文艺的那份热情，简

直难以相信，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你看：

“我的记忆是 / 寂静的子夜 / 希望呵 / 堕入异乡 / 在黎明前的一刻 / 踏着燃起的火焰 / 我看见了 / 光中有明天”——《红的黎明》

而这正是十六岁时的田农的诗句。

我们也都有着共同的对人类和社会的近乎过分的关怀：

“太阳吐着黄色的光芒 / 给躺在道上的遗骸 / 披上一幅新装 / ……又有谁知道 / 他的枯骨 / 将射出控诉的光芒 / …《遗骸》

一九五八年正是砂劳越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年轻的我们都受到了冲击，投身到时代的激流中：

“今夜，我们开会 / 我们的心在跳 / 跳在简陋的屋所 / 风雨却在屋顶上叫 / 不同肤色的兄弟 / 操着不同的语言 / 但大家很清楚地听着 / 我要争取三八制 / ”——《我们开会》我们一道背起简单的行李，走进祖国的山村原野，访问达雅人的长屋。我们都一样热爱祖国的山川，向往无边的大海，行吟在滔滔的拉让江畔……

我们也有同样的年轻人的无名的忧郁和哀愁。说真的，田农虽然比我年轻，忧郁感却比我重，郁达夫和刘半农似乎给他更多的感染，有时甚至还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他这样感叹：

“我在微雨中踱步 / 踱步于苍茫的路 / 苍茫的是路 / 苍茫的是雾 / 苍茫的是曲折的人生道路”——《旅人》

一九六二年以后，作者到香港念大学，便不再写诗了。三十多年来他主要从事报章

社论与文史写作，《子夜诗抄》于是也就成了绝唱。

但是不论这些诗作如何带着年轻作者难免的不足之处，我一直以为，《子夜诗抄》中的诗作，是作为诗人的田农的青春闪光，代表着作者在文学上的最灿烂的时刻，虽然它是那么的短暂，但其中所体现的时代性、地方性和青年人特有的热情和忧郁，则不论从砂劳越社会历史或砂劳越华文文学发展历史角度来审视，都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和地位。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是砂华文学蓬勃萌发的时期，年轻的诗人也真不少。活跃的如阿沙漫（邓裕强）、沙海（孙春德）、平环（周启明）、卡斯特（郑会石），他们现在都在政界或商界，不再涉及文学了。当时才华出众的萧南（温振南）和白金（刘汉枝），则已谢世。至今协同我在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中坚持写作的，只有近年复出的田宁（田国清），再则便是田农了。

去年，田农完成了《砂华文学史初稿》，这本书可以说是他以治史的途径对他年轻时追求的文学的另一种贡献了。再版的这本《子夜诗抄》，也增添了作者较后的若干诗作，这是否也透露了一点作者有意复出诗坛的讯息呢？我且等待着。

1996年4月26日古晋葛园

附诗《饮酒赋》

饮酒赋

诗赠田农兄

今夜我为你饮下一个大海
看群星升起在眼角
晚潮溅拍着太阳穴
桅樯晃荡了
风帆满了
我们启航
自这小小的
白巾餐桌

你的脸红得像苹果
你是我初恋的情人
还记得当年我们的歌声吗
嘹亮昂扬
让我们再一道高唱远航之歌
划呀划呀乘风破浪……
再来一杯
啊呀呀你看你
怎么满头都是
白浪花

前面那陆地
一定是我们的希望之岛
沙滩上曾有金色的篝火
有我们的欢笑

再来一杯
让我们旧地重临
看看篝火中你的舞姿
这道是什么菜呀
白鲳？龙虾
怎么遍地都是
贝壳残骸？

听说沙巴东海外
有座珊瑚岛
红岩玉树
胜似海市蜃楼
一万年只浮现一次
趁今夜风狂雨暴
让我们一同前往
我们曾经沧海
我们都是老船长
来！再拿一瓶来
这船儿怎么抖荡得厉害
这大海要翻覆过来吗
来！再来一杯
饮胜！



瑕不掩瑜

——漫谈《饥饿》



三十多年前就曾听说金枝芒著有长篇小说《饥饿》，但一直未能见到。

这次承蒙友人赠送此书，很高兴。这是大马 21 世纪出版社经过重新编辑校核后出版的，据说销路不错，反应热烈；书评方面，有褒有贬，这是很自然的。

笔者阅读之后，个人浅见是：作品虽是半个世纪以前写成的，也确是有缺点和不足；但总的说来还是优点占主要部份。

此书的长处是：反映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马来亚历史性的重大事件——争取民族独立。故事是真实、动人的。这一题材，在马华文坛上是较为敏感的也较为罕见，而作者敢于直面现实，并以亲身经历，写下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对马华文坛是作出了贡献的。

马来亚人民的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其剧烈性和残酷性，是令世人震惊的。

当时全国人口还不足 600 万，全国的游击队人数最多也只有八千人，使用的多是抗日时期的旧枪枝；而英殖民者动用的军警却多达 46 万人，使用的是所有现代化武器（除了核子武器之外），力量的悬殊，简直不能称为“战争”，只能说英殖民主义者是在进行灭绝人性的“屠杀”！

但是马来亚人民是不屈的，他们敢于进行浴血奋战。《饥饿》的故事就是这样展开的。英殖民主义者满以为杀了人之后，提着人头示众，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事实却是引起了人民更大的仇恨！

军事上虽然英军占优势，但是政治上却是日益孤立的，否则何以会发生 1951 年 10

月 6 日福隆港伏击战，一举击毙钦差大臣葛尼，而举国欢腾的事件呢？

五十年代初期，英殖民主义者的接连损兵折将，从爱德华·贞德的撞机而死，到布彻尔的卧病而死，直到布里格斯的羞愧而死，简直像走马灯一样，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政治上不得人心之故。

《饥饿》的主题，还在于触及人类生死存亡的“极限”。在这里，马来亚人民表现了惊人的勇气和毅力，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书中描写英帝用集中营，把群众同游击队战士隔绝，企图用“饿毙政策”逼游击队就范；另一方面用叛徒在飞机上广播（游击队员叫‘狗叫机’），并散发传单，进行招降。但是战士们顶住了这种心理攻势。事实上不可否认处境是异常艰巨的，战士们在经过了半年多的饥饿后，身体虚肿，全身无力，战士们以野菜等充饥；在抵抗力极差的情况下，容易得病，经常昏倒；年轻的战士石古、蛮仔俩，饿得难以忍受，痛苦地挣扎……

在找野菜等充饥时，因为没有一点盐，难以下咽；及至找到盐来，吃了有咸味的东西，竟觉得很甜，队伍中都把分派盐叫做“派糖仔”。战士小良，觉得盐很好吃，禁不住多吃了，以致吃死了！

阿冬得到表妹阿珍送来的饭菜（半桶五斤装的饭和四分之一桶的猪肉），吃得太饱，又在暴风雨中过河，肚子疼起来；背上又背着粮食，右臂又受伤，被河水的激流冲走，牺牲了。（204 / 206 页）

金枝芒这个长篇的另一长处，还在于故事的细节中，对热带雨林的真实描写，如猴群鼓噪，说明周围有敌人活动；嗅到香烟味，发现有敌人来搜山；狗熊的捣毁藏粮栈；受伤的山猪狂逃，而石古急于获得粮食不顾一切的追赶；夜间行军，以枯树叶的磷光做标志；被山蜞咬到出血不止；队伍走过，以枯树叶盖脚印，以防敌人跟踪；战士打死蜈蚣坑来吃，觉得很香等，都是有在密林活动的知识，才能写得出的。

《饥饿》这个长篇，用的是传统的写实手法，平铺直述，只在谈到人物的身世时，才略有插述。在写老刘的民运队情况中，却有不少精彩场面：

如明富当了叛徒，思想单纯的青莲、张福、刘芳三人，还在联络站等他，而这个软骨头的家伙，却带了敌人来进攻。青莲、张福、刘芳都先后受伤；

当敌人张牙舞爪，逼近刘芳时，这位年轻的女战士拔了手榴弹的保险针，“轰”然一声，与敌人同归于尽！（53页）

青莲脚跟受伤，坚忍着爬回营地，报告叛徒明富带敌人来进攻的消息，因而保护了集体的安全。（57页）

石古带永兴去打山猪，山猪受伤逃跑，他们只顾追山猪，两人因而冲散；永兴迷山，他身上带的巴冷刀、打火机都不见了，吃生的波拉叶结果中毒身亡。（216页）

游击队员几次剪铁丝网爬集中营的斗争，都扣人心弦；集中营内的群众积极想方设法支持游击队，也写得相当精彩。

病重的女战士桂香，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但在弥留之际，仍对生存充满眷恋。她把一只受伤的鸟养着，听它的鸣叫；也把山花供在床头。她热爱生命，也热爱战友们。（261/262页）她心想：

“有花有鸟，也点缀我们的生活；不要让它只是火与血、泪与汗！”（262页）

桂香对自己二十二岁的青春，充满梦想，写得很凄美，简直像一首诗。

敌人在对面山头扎营，这边玉兰生产，

有婴儿的哭啼声，暴露了目标；情况紧急，老刘在掩护同志们向山上撤退时，自己中弹，最后跳崖牺牲了！（361页）

《饥饿》的人物塑造方面也相当突出：有动不动就要流泪的菜园妇女玉兰；有调皮好动的村童蛮仔；有听到炮声就发抖的才伯，和开口就骂“妈的蛋”的青年工人石古。严格的说，这不是一支通常所说的“军队”，而是一支老百姓的武装，这更能说明马来亚人民实际上是被逼上梁山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抗英民族解放斗争的力量，主要是来自基层群众。

队长的老刘，原是工人出身，从部队调来，有武装斗争的经验，经过三年的努力，把这支队伍组织起来，在敌情极端严重的情况下，他都能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指挥战斗。在火线上，他总是起带头作用。对于从别的单位调过来的队员——明富，老刘判断错误，以为他是优秀战士，其实是个动摇份子，在生死关头终于投敌，当了叛徒，老刘因此非常惭愧自责。但他对其他队员的情况了如指掌，因此他对整个队伍是充满信心的。他也检讨自己缺乏远见，没有事先在集中营的铁丝网边设立信箱，因而造成日后与群众联系困难。但他坚持蛮仔留在集中营内，到了敌人要抓，非走不可时才上队，是正确的。在战斗激烈时，敌人的一颗手榴弹爆炸，他扑身掩护新战士（蛮仔），因而受伤，后来也是由于他要掩护整个队伍撤退，才壮烈牺牲的。

老刘在队伍中，有事总是与陈月商量；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开党小组会议？

也许发挥队伍中党员的积极性，统一认识，共同对敌，会比在困难时期唱《国际歌》或绣红旗更重要。

作为第二把手的陈月，虽然说话不多，但在关键时刻，也能起重要作用，他是明智、果断的，他不止一次喝止战士（石古、蛮仔）盲动，即在打倒敌人时，不顾地形不利想要夺武（95页）。在爬椰树时，陈月没有想到会惊动松鼠；而松鼠又捣了火蚁窝；

他被火蚁咬得耐不住，匆匆下树，擦伤了胸部。最后，他带领队伍转移阵地，摆脱困境。

石古虽然粗鲁，但犯了错误能检讨，如他带永兴打山猪冲散了，永兴迷山，终于因吃生波拉叶而中毒牺牲，他一直引咎自责；他纪律性强，在敌兵弃械投降时，他执行了党宽待俘虏的政策，放走了敌兵。

三位女同志（青莲、桂香、玉兰）出身各异，都是优秀份子，但笔者以为写得太理想了。如果写出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产生矛盾，有纠葛，也有争执，而在大敌当前时，又能识大体，团结对外，岂不更好？如桂香不肯接受扎针治病，玉兰又着急，又不满；青莲也对此有批评意见，更何况日常中又有许多烦琐事务涌现……

对于山工出身的老方，出发去砍 nibung 的描写，作者发挥了他砍伐原始森林的劳动经验，如森林起大风，不能放树（123 / 129 页），但因饥饿过头，也只好冒险上树，结果被树桠猛力弹落，受了重伤，两个眼球都脱落了，终于牺牲了性命。

故事中的人物，可惜的是“上级同志”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较生动的形象。老刘对他应是熟悉的，作者多费些笔墨，也许会加强战士们想念组织的深情。

《饥饿》，全篇分十二章，从老刘组成民运工作队以后，敌人搞了集中营，把群众同解放军隔离，进行所谓“饿毙政策”，老刘的工作队又出现了叛徒，多处藏粮地点被敌人烧毁，有的又被狗熊捣毁，队伍处在绝境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的“摸集中营”，找野菜、砍 nibung 心充饥；与敌人发生一次又一次尖锐的战斗，紧张处此起彼落，相当紧凑。整个气氛，由陈月与玉兰结婚的喜庆，直到玉兰生产，陈月为保护集体而把婴孩闷死的悲壮场面，成为斗争的高潮。

各个游击队员（包括地下交通员），都有自己完整的故事，即使是在战斗中（包括地下交通工作），或是在寻找食物时献出性命，都是可歌可泣的。

余下五个队员，会不会再次遭到敌人的

围剿？他们将何去何从？书中没有具体说明。但按照当时形势的发展，队伍既然在北马，争取转移到马泰边境，应是比较稳妥的。

（书中附带提到，另一支马来同志组成的队伍，从吉兰丹出发，原有 8、9 人，征战到目的地，甚至只剩 1 人和一个带路的阿沙同胞。（279 页）

这个长篇的缺点，是在语言方面，有的地方读起来不大通顺；也许是因为运用了部队的习惯语，如“多少”，用“几多”；“几分钟”，用“几个字”；“撑拐杖”，用“扶拐杖”；有的地方用好像从外文翻译出来的长句，须有相当耐心才读得下去，如：

写老刘的心里活动：“怎样拂去心上的自己没有带好队伍辜负了组织的付托的痛苦感觉。”（131 页）

又如写桂香的：“享受着那浴在熙和的阳光下的初开的鲜花那样的人生最幸福的年代。”（133 页）

还有，把马来语中的“nibung”译为“柠檬”似乎不妥。“柠檬”者，马来语为“Limau”，属于柑桔类，并非棕榈类；虽然枝干也长刺，树尾端却无心可食。或者改为“桐檬”较好？

“哪”与“那”、“板”与“扳”也没有分别。

错别字太多，书中的第一页人物表中就把明富误作“明福”。

为了更好地传承马华文艺的优秀传统，希望出版者做得更谨慎些。

已故作家金枝芒，是马华文艺的前辈，二战后曾以短篇小说《牺牲者的治疗》等作品，享誉文坛，他当任《民声报》期间，曾主张“马华文艺独特性”，并身体力行，尤其是后来投笔从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饥饿》这类作品，这是令人敬佩的。

笔者本着向先辈学习的目的，来阅读《饥饿》，并以个人的浅见，写下这篇拙作，意在抛砖引玉。

（20-6-09）

◆黄叶时

《赤道惊蛰》

——读后感



住在西马的一位文友寄了一本丁云著的长篇小说《赤道惊蛰》给我，从吉打州寄到古晋，用了三块半的邮费，还费了十多天的时间。袋子也破烂了，好在将要掉落的书本还完整。这么一本绿色封面的，厚厚重重的书，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才那么优优雅雅地，风姿绰约地，寄到我的手上，邮差的速度也委实惊人了。

一本将近五百面的小说，我对这位在十多年前，见过一面的丁云十分佩服。洋洋洒洒的长篇，这样大部头的创作，不是说要写就能写的。

拜读之后，我也有一些肤浅的意见。

故事是以当年英国殖民地至马来西亚成立以及马共时代为背景，在那政治的变迁，局势不稳定的过渡时期。也是美、中、苏的冷战时期。大国的扩张主义在亚洲酝酿各自的权势。而且，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在哪一个朝代，颠覆当代政权的颠覆份子的养份和滋长的土壤就是劳苦、贫穷。弱势的老百姓首当其冲，生活也就处于恐慌、困惑、和逼迫之中了。

书中的女主人槿花，这个出生在一般劳动家庭的女性。承受华人的传统观念，她拥有一般华人妇女的美德，爱护家人、勤劳、孝顺。可是，她虽然有无比的勇气，却没有自己的独立的个人思想，只随着周围的事物飘摇，这是很可惜的。从开头到末了，从整个故事看来，我不懂作者对女性的看法是不是抱着不屑和轻蔑呢？要不然，为什么要塑造一个这样的女主人呢？

看见乌鸦的恐惧在民间是糜废的迷信，神坛、通灵这些事实，的确根深蒂固地存在华人社会里。我认为，作者应该带给我们正面的、积极的讯息。至于这样阴冷的一面，笔尖下带过就可以了，不需要强调又强调。

生活在这个浮滑，不安的社会里，我们需要的是稳健、宽容、忠厚的民族精神，这些成份我们都有，只是在书中显得很稀薄。

批判、论断、称赞的言语过多，也是本书的一大败笔。在书的大部分，作者描述马共，又批判马华 XX 的这个那个，又痛骂“合作蛇”，等等。这些政治议题，也因着时间的推移，几乎在东拉西扯了。我觉得，刻划小说故事中的人物和背景，作者能用一个鸟瞰的姿态，广阔的距离来看世界、看人生，那会比钻牛角尖好得多。

最后，槿花到了美国，她为什么选择去美国？又凭什么可以轻易地到了美国？作者没有交代清楚。在公园遇到了老黑人的情节，从各个国家逃难而来的所谓民主运动者，又在那里和中国的民运份子同居，因为那些很难堪的原因而得了子宫癌，等等，故事这样的发展也未免太过离谱了吧！虽然有些真实的事情也很难叫人相信，不过，假如作者认为故事必须这样发展的，那也无妨，不过，那也必须要让读者读了会信服才行。

写爱情要写得美，不容易的，除非先尊重爱情。爱情是什么？书中的故事没有把爱情当一回事，反而是一种狼狈、邈邈又落魄的男女关系。狼狈、邈邈又落魄的情欲就是爱情吗？应该不是的。

(文转第78版)

(文接第77版)

说实在的，一个写作者没有捍卫地球的能力，也不可能拥有翻转世界的权柄。可是，把历史告诉读者是必需的，也是写作者的责任。凡是历史都应当被记录，但是，必需从各个角度来记录，过于偏激写出来的历史人物故事总是不完整的。

比如，世界名著中，有俄国革命时期的《齐瓦哥医生》、波兰人被大屠杀的《静静的顿河》。描写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尽沧桑一美人》、苏联的《战争与和平》，捷克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都是以当时的乱世为背景写成的长篇小说。男女主角面对饥饿、恐吓、受迫害的悲惨人生。作者把故事一字、一血、一泪写在书本上，至于事实的是与非，黑或白，作者本身在书中不作任何批判，批判的权力就留给读者。我想，这才是正确的。

愿与丁云共勉之！

(6/7/10)

中国近代的文化奇人

辜鸿铭

◆许龙

辜鸿铭祖籍福建同安。清咸丰七年（1857年）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其曾祖父辜礼欢曾任槟榔屿华人甲必丹。父亲辜紫云在英国人布朗的橡胶园当司理。辜紫云育有三子，鸿铭排行第二，被布朗收为义子。十岁时被义父母布朗夫妇带到英国英格兰上学，接着他进入德国莱比锡大学研修土木工程学，获博士学位。其后在赴法国学法文。由于资质聪明，他通晓中、德、法、日、马来、拉丁以及希腊等多种语文。光绪六年返马来亚，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任职，不久辞职回槟榔屿，潜心钻研中国古籍，后再赴香港一家英国商行当助理，业余时间专攻四书五经。

光绪十一年（1885年）辜鸿铭回国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司理英文案牍达十七年之久。光绪三十一年被张之洞提拔为上海黄浦江浚治局督办。光绪三十四年任北京外务部员外郎。后升任郎中、左丞职。宣统二年（1910年）一日，他与福建同乡严复同获宣统皇颁赐为文科进士。同年辞职南下，出任上海公学校长。为表示效忠清廷，民国建立后即辞去校长职务。先住上海，后迁北京。民国二年（1913年）一度任五国银行财团团译，民国六年参

与张勋复辟帝制活动，列名外务部职务，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时，与林琴南等一起反对白话文运动。民国十三年应日本大东方文化协会邀请，赴日本讲学，民国十六年回北京，被奉系军阀聘为顾问。不久又被委任为山东大学校长，但未及上任，就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四月卅日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有二。

辜鸿铭自幼性格高傲，倔强偏执，喜欢标新立异，好发惊世骇俗的言论。在向西方弘扬中华文明的同时，把纳妾与留辫子当作中国国粹。他为人耿直，敢于藐视权势，抨击西方的“物质文明”，虽然在政治上一贯顽固守旧，但却是一个有骨气的爱国者。张之洞曾评他是“知经而不知权”，说他书生气十足。

辜鸿铭在清末民初以外国文字驰名海内外，同时又是以极怪诞诙谐的姿态出现的奇人。他的母亲是西洋人，所以他生就一副深眼睛、高鼻的洋人相貌。周作人说他头上一撮黄头发，却编一条小撮辫子，冬天他穿枣红宁绸的大袖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的北京，就是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如此打扮的华装怪人，大家也不免看得出神吧。更妙

的是他不知从那里找来一个车夫，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他主仆两人，相映成趣。辜鸿铭在课堂上，他就在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也不失为车夫中一个特出的人物。

辜鸿铭是土木工程博士，返国后用非所学，颇有牢骚。入民国后，曾在北京大学当教授，主讲“英国诗歌”。北大校长罗家伦在回忆中说：他上课时一开始便向新生宣告：我有约法三章，你们受得了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等我先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的话和你们问我的话，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熟，背不出来就不能坐下。学生们都慑服于辜教授的威严，也就不敢有异议。

辜鸿铭在婚姻、爱情、和男女关系等问题上，可说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据点。他的一夫多妻，纳妾有理，好嗅小脚等主张与怪癖，一时无双。他有一个最出名的笑话：“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据说还有一次在六国饭店的宴会上，有一位德籍贵妇人问他：“你主张男人可以纳妾，那么做女人也可以多招夫了！”他理直气壮说：“不可——夫人代步是用洋车？还是汽车？”贵妇人答曰：“是汽车。”他说：“可不是？汽车有四只轮胎。府上备了几个打气筒？”一时引得满座大笑。这个笑话又引伸出另一笑话：陆小曼和徐志摩结婚之后，陆小曼怕徐志摩再和别人谈恋爱，就对志摩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的譬喻做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开用，牙刷可不能公开用的。”

辜鸿铭另有一种奇癖，便是爱女人的小脚，尤爱嗅小脚的臭味。他的大婆淑姑，自幼缠足，纤纤玉趾，嫩如幼笋，长短合度，称为三寸金莲。他经常抚摸捏握，有时时嗅



嗅吻吻，喜不自胜，欢愉非常。他曾大发怪论云：“小脚女人，特别神秘美妙，讲究的是瘦、小、尖、弯、香、软、正七字诀。夫人肉香，脚其一也。前代缠足，实非如虐政。”

每次他要作文，便大叫：“淑姑到书房来！”淑姑来了之后，他就请夫人把鞋和缠脚布脱掉，于是得意洋洋的右手提笔杆，左手捏太太的三寸金莲，自称是“捏佛手”，一面捏，一面嗅，越嗅他就越觉得兴奋，据说文思泉涌，佳作连篇。

有一次他到一个高姓学生家里去，应声开门的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丫头。这小丫头大概好几天没洗脚了。他嗅到此种异香，竟大为所动，便对高生说这小丫头是个香妃在世，无论如何都要给为师的亲近亲近。高生一听为师的几次三番有所求，便答应将小丫头送给她，他欣然接受，并将小丫头的身价还给高生。高生一再交待小丫头，说是到了辜家，可以大享清福，并叮嘱她梳洗换衣裳，还要洗干净小脚。盛装后送到辜家。鸿铭喜不自禁，就拉了小丫头进房，要小丫头把双脚伸给他，恭恭敬敬捧到鼻子一嗅，岂料先前的体香，竟完全失去，顿时兴趣索然，气急败坏要高生将小丫头带回去。小丫头经此一往一返，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不胜羞辱，痛哭起来，高生亦被弄得莫名其妙。事后才知错在洗脚。

对纳妾的事，他解释说：妾者立女也。当男人疲倦时，有女立其旁，可做扶手之用，故男人不可无女人，尤不可无扶手之立女。他的“立女”名蓉子，是日本籍，对她感情极好。他说：“蓉子是我的安眠药，没有她在身边，便不能睡觉。”但是这位蓉子，并非小脚，他为弥补这一缺憾，便在睡觉之前，先去把淑姑的脚玩弄一番，嗅吻一阵，然后上床。

辜鸿铭是最先将中华优秀文明向西方介

绍的先驱，他将儒家经典论语、孟子、中庸、孝经等译成英文、德文，刊行于国外。他也用英文写政论文章，光绪二十五年在日本横滨《日本邮报》连续发表文章，谴责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破坏礼教，呼吁列强以人道精神文明处理义和团问题。

辜鸿铭和两位福建同乡严复和林琴南私交甚笃，彼此皆学有所长。辜老的著作汉译英居多；而严、林的西方文学则需熟识洋文的学者口述有以致之。

辜鸿铭晚年著有《读易堂文集》，字号读易老人。西文译著有中庸、论语、春秋大义等译本，皆是宣扬中国固有文化之作。在一次台湾当局请他作公开演讲，讲题是关于中国的文化。那天他还是穿着那套蓝布长衫，红顶瓜皮帽子，还拖着一条长辫。当他跨上讲坛时，欢声雷动。他讲词全用英语，当局特地请来一位师范学校的外国语文老师做翻译，他所讲的可是四书五经的精妙处，他口若悬河，弄得那位翻译员目瞪口呆，翻译不出一句话来。那一场演讲变成辜鸿铭的单人秀，掌声不断，精彩百出。

辜鸿铭在生时，已成为一名传奇人物。他为人刚愎，处处与人对抗，众人所承认的，他则否认；众人所崇拜的，他则藐视之。他要与众不同，此即是他的快乐与骄傲。他的君主主义并不是主义信仰上的问题，而是他要力求特别。当时共和主义风行一时，他因此厌恶共和。他的诙谐终于变成一种似是而非的言论，显露出他底心性故意与世相反的心态。作为一个叛逆者，他宣传君主主义；是一个浪漫着，却接受旧礼教作为人生哲学；一个专制君主的信徒，却以佩戴奴隶的记号（辫子）为得意。

辜鸿铭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趣的人物，即是由上述的矛盾演化而成！

参考资料

1. 《民初名人的爱情》，刘心皇著，台湾名人出版社；
2. 《巴生雪隆同安会馆25周年庆纪念特刊》

◆李锦宗

2009年的 马华文学书籍

马华文学书籍主要是本地作家在国内出版的各种文学体裁著作，也有小部份是在外国出版的，例如黎紫书的小说集和别集曾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一些在外国工作抑或深造的马华作家在他们的居留国抑或居留地出版他们的作品，例如在新加坡的丁云，在台湾的钟怡雯和陈大为等人。

在过去，一般而言，每年的散文集(包括杂文集、小品文集、随笔文集等等)出版数量都领先，其次是小说集，诗集屈居第三。然而，在2009年，虽然散文集的数量依然保持第一，不过，诗集、评论集和少儿文学的数量罕见地超越了小说集，这显示小说集在大约10年以来最歉收的一年。

2009年出版的马华文学书籍出现显著减少的现象。雪隆兴安会馆和大将出版社联合推出的“兴安文丛”暂时停止出版是其中一项因素。缺乏多项有利的因素，导致这一年的出版数量陷入类似2004年的低潮。这个惨淡经营的场面由本地几家出版社和文艺组织来支撑。双福文学出版基金也作出些微的贡献。

在这一年问世的散文集大约有13部，而小说集只有4部左右。诗集出版了9部左右，比上一年略有增加。评论集的数量也上升到大约9部，都是大学讲师抑或副教授的著作。由于教育普及，跨过大学门槛的作家如过江之鲫，加上多所大学和学院有中文系之设，它们的学生、讲师和教授时有文学评论的发表，因此文学评论集的出版数量也随著增加，这是以前少有的可喜现象。

少儿文学的出版数量也是9部左右，跟诗集不相上下，有时会超越小说集，主要的原因是自从教育部把童诗列入华文小学的华语教科书之后，它越来越受到重视。老师也

鼓励小学生多读少儿读物，这使少儿文学的发展迅速，出版数量与年俱增。

以下是2009年出版的各种体裁的文艺书籍，如有沧海遗珠，容后补遗：

散文集

- (01) 杰伦：《心中的正义》(孟沙文学坊)
- (02) 田思：《心田思絮》(大将出版社)
- (03) 冰谷：《今年桂花开得特别早》(大将出版社)
- (04) 苏清强：《心眼的景致》(大将出版社)
- (06) 杜忠全：《老檳城路志铭：路名的故事》(大将出版社)
- (07) 看看：《人间风雨》(八打灵再也文史研究室)
- (08) 笔抗：《望父成龙》(范立仁发行)
- (09) 笔抗：《面孔、面皮、面子》(范立仁发行)
- (10) 丁云：《樱花路》(新加坡：青年书局)
- (11) 章钦：《走过乡间》(霹雳文艺研究会)
- (12) 曾翎龙：《我也曾经放牧时间》(有人出版社)
- (13) 雁白：《眉间心上》(立成印务有限公司)

小说集

- (1) 李开璇：《红尘中的新花园》(南方学院出版社)
- (2) 田农编：《马来西亚砂拉越战后华文小说选(1946-1970)》(砂华作家协会)
- (3) 黎紫书：《简写》(台湾宝瓶文化)
- (4) 温祥英：《清教徒》(有人出版社)

诗集

- (1) 碧澄：《踏影 & 古诗19首》(联营出版[马]有限公司)
- (2) 刘艺婉、傅承得编：《动地吟朗诵诗选》(大将出版社)
- (3) 《游川诗手稿选集》(大将出版社)
- (4) 释继程：《棒喝当头》(法雨出版小组)
- (5) 邢诒旺：《家书》(有人出版社)
- (6) 林建文：《猫住在一座热带原始森林》(有人出版社)
- (7) 林焕彰主编：《小诗磨坊——马华卷(1)》(小诗磨坊)
- (8) 王涛：《再战大海》(初名《一个军人的枪弹》)(燻火出版社)
- (9) 辛金顺：《诗图志》(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

评论集

- (1) 张依苹：《隐喻的流变：杨牧的散文研究

(1961-2001)》(巴生：漫延书房)

- (2) 钟怡雯：《马华文学史与浪漫传统》(台湾：万卷楼)?
- (3) 陈大为：《中国当代诗史的典律生成与裂变》(台湾：万卷楼)?
- (4) 陈大为：《风格的炼成：亚洲华文文学论集》(台湾：万卷楼)
- (5) 潘碧华：《马华文学的时代记忆》(马大中文系)
- (6) 林春美：《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大将出版社)
- (7) 郑良树：《百年讲司马迁》(马来西亚创价协会)
- (8) 潘碧华主编：《马华文学的现代阐释》(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 (9) 萧洋：《朱运兴评传》(霹雳海南会会馆)

别集

- (1) 林韦地：《在第一本书之前》(有人出版社)
- (2) 陈瑞麟：《云烟》(诗巫中华文艺社)
- (3) 黎紫书：《独角戏》(香港明报月刊)

合集

- (1) 文学创作奖专辑《我的父亲母亲》(檳州政府华教事务协调委员会)
- (2) 马汉编著：《儿童文学未了情》(嘉阳出版有限公司)
- (3) 萧依钊主编：《花踪文汇9》(星洲日报)
- (4) 刘艺婉、傅承得编：《仿佛魔法，让人着迷——动地吟20周年纪念文集》(大将出版社)

少儿文学

- (1) 马汉：中篇小说《周美薇?走出阴霾》(新山：松柏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2) 马汉：短篇小说集《光辉灿烂的日子》(新山：松柏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3) 草风：童诗集《雪花开放的声音》(嘉阳悦读天地有限公司)
- (4) 邓长权：童诗100首《纸鸟》(大将出版社)
- (5) 爱薇：《谁的水壶最美?》(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 (6) 爱薇：《请外婆来领奖》(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 (7) 爱薇：《多加一个吻》(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 (8) 爱薇：《奶奶睡著了》(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 (9) 沈雨仙：少儿长篇《星空下的约定》(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



带着未圆的文学之梦走了

——悼念李过先生

因为久没有李过先生的音讯，日前打电话给他的长子李颖，却意外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日期就在七月二日，数日之前！连见他最后一面、瞻仰他遗容的机会都没有，感到很难过，很懊丧。虽然自一九九五年中风后，他的健康情况大不如前，这几年来受到不良于行、心脏病、尿失禁等诸症的折磨，起居不便，几乎与世隔绝，但他还是默默地坚强地活着。近一年来，特别是在住疗养院的那段时日，他在精神上受到困扰，但他依然坚忍着。当我们去探望他时，他的眼神曾流露出一闪惊喜、一丝辛酸。现在他走了，结束了这段艰难的最后的人生旅程。享年八十一岁。

李过先生生活简朴，刻苦耐劳，热爱真理，拥护正义，明辨是非，秉持积极的人生态度；他的这种品格精神，一生中始终不渝。在六十年代初，他的教职被令停止，他就卖鸡蛋(笔名贾旦因此产生)，后来又当过商店职员，担任厂长、编辑等职。为了生活，养儿育女，他艰苦奋斗，没有被困难压倒。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他与各种疾病顽强抗争，不能到户外运动，就在室内来回行走，务求改善体质，抵挡病残的耗损。他这种坚韧的毅力，实在令人敬佩。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生活困顿和身体衰弱的情况下，他仍旧坚持文学创作。续《大港》、《新垦地》、《浮动地狱》之后，他一直笔耕不辍，先后创作《投资》、《真正的爱情》、《少年行》、《白粉佳人》、《曲折的路》、《新加坡拉焚城记》、《矿山风云》、《昭南岛的故事》及《黑船》等作品。他的作品，主要表现一般民众为摆脱贫困、自由生活、传承文化而挣扎、斗争的社会现实，特别致力于真实描绘华族先辈南来移居新马的苦难历程，具体反映先辈们勤劳、正直、坚韧、忠厚、不怕苦、敢于反抗压迫的精神品质。我们看到，李过先生受到这些精神品质的滋养，在生活实践中遵行这种道德操守和行为准则，从而在现实的磨炼中形成了他的独特个性，而他的个性折光，正映照在他作品的正面人物身上；他和作品中的正面人物的精神气质，是那么相通融合。可以说，李过先生是在他的创作客体中表露了他作为创作主体的精神面貌。或者说，从李过先生的作品中，人们可以了解李过先生的精神面貌。这就是文学创作的规律，它反映作家

是通过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来理解和评价他所接触(无论是直接或间接接触)

的生活及生活中的人与事，并把他对生活及生活中的人与事所产生的爱憎、褒贬溶进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中。因此，不认识李过先生的人，可以从阅读其作品认识其人。

李过先生的创作，偏重于叙写华族先辈们南来新马垦荒创业的历史现实。他的成名作品《大港》、《新垦地》及《浮动地狱》，写的都是这类题材。六十年代末，我编《建设》月刊，李过先生就写小说《矿山风云》给刊物连载。九十年代，我编《艺术天地》期刊，他又送来小说《黑船》供发表，写的都是华族契约劳工南渡及在马开矿的血泪故事。他多次对我说，他要较全面地反映这方面的历史社会面貌。可惜他的健康状况不让他圆这样一个富有时代特色、历史意义、社会价值的文学创作之梦。他的《矿山风云》续篇没有写出来，《黑船》似乎没有结尾，这应该是他未能花更多心力谋篇布局进行创作的缘故。而2002年完稿的《艰苦的历程》，类似读书札记，其中不少各种社会状况(如各行业)资料摘录，属于敷衍叙述的不多，还不足以形成完整的作品(作者说是要写成“历史报告文学形式”)。我翻阅原稿后，择取其中叙事井然，情节完整，文学性较强的一段，加上题目《日军侵占新加坡始末》及若干小标题，交给《热带学报》第七期(二〇〇四年四月)发表。这都是李过先生最后未能圆的文学创作之梦，实在遗憾！当然，李过先生已尽其所能，奈何疾病缠身，力不从心。他这些年奋笔写作的事迹，已足令热爱文学的人肃然起敬。

我们沉痛地悼念这样一位不懈追求文学创作之梦的李过先生。文学史将记载这样一位与民众心意相通、精神相融的具有社会良知的小说家李过先生。李过先生，你安心走吧！

2010年7月9日





难忘李过吃红薯

那天是09年9月12日，我们几个人一早到麦里芝蓄水池绕湖健行。出来在汤申路一座购物中心吃午餐，已是午后两三点钟。都有点累，但约好去探望李过，就不再耽搁。林康说带点什么去吧，转身去买了一包葡萄；我看到一旁有摊卖烤红薯（俗称番薯）的，不知怎地，心想李过或许久不吃这东西了，他一定会喜欢，于是也带上一小包。

这是我第二次去探他。前一回在7月2日，正当H1N1传播期间，测体温后才能分批进入。这次没有这些繁琐了，直接进去。

他见到我们三人，从床上翻坐上来，有几分意外，而更多是高兴。其实大家也并非熟稔，只觉得在老人家的暮年，正当他于疗养院孤寂度日的时刻，

多一两次探望，或能带来些许慰藉。尤其来了上一回后，知道他在疗养院的日子并不轻松，用他的话说倒是：度日如年。那么，能与他见见面，聊聊天，排遣无聊，就是我们能对他表示亲近和敬意的一种方式了。

李过原名李金在，较常署为李今再。我曾问他到底哪一个？他说父辈取的原为“金在”，后来觉得俗气，自己改了。他原籍中国福建永春，1929年出生于柔佛麻坡芭莪。9岁随父母回福建，在那里完成中学教育。19岁到新加坡。曾做过店员、胶工、见习画工。早年毕业于中国厦门大学华侨函授部语文专修科，后来考获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教育文凭。22岁至34岁间，当了十多年教师，我就在他于醒南小学任教期间，上过他半个学期的数学课。63年他离开教育界后，当过卖蛋小贩、推销员、纸品工业编辑、厂长兼营业主任等。53岁进入《南洋商报》工作，《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合并后，他曾任图书出版部高级编辑。66岁因中风而退休。

由于他生活经验丰富，我们的闲聊是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也由于他95年1月中风后，左侧手脚受损，瘫软无力，在聊天过程，他由始至终坐在床上，无法下榻半步。但他思维清楚，言谈声气充沛，脸上气色也远较第一次探望时好得多，令人欣慰。

说话时，他不时大力挥摆着右手，望着那只满布皱纹和老人斑，筋脉浮突，干枯犹如一节苍虬松枝的右手，让人顿生敬重。老人家中风后，庆幸右手尚能操作，能握笔写字，脑子能思想。于是，从96年6月动笔，用了7年时间，至2002年6月，终于写完《艰苦的历程》一书。长夏溽热，一个走动不便，还备受大小便失禁困扰的老人，能坚持写了7年，直至完稿，这历程的艰苦，实在不是外人所能体会。不能不让人敬佩他那份对文艺事业的执着，热爱，以及锲而不舍的精神。





悼念李过

这时我们打开带来的小点心，老人家原本摆着手说：不吃不吃，肚子还饱呢。可是当我们说是烤红薯时，他眼光顿时拉直，盯住那用纸袋包裹着的，烤得浅灰带褐的红薯，眼睛灼灼发亮。在胶林里生长的李过，从乡野里出来的李过，不会没见过、没尝过这平凡的东西，只是睽违日久呵！

以往住乡下，人人皆在屋前屋后的隙地，随意堆几畦，插下薯苗。也无需多少照料，一头半月，薯苗就如野藤般蔓延开来，畦地一片绿油油。嫩叶是随时可采摘下锅热炒的农家菜；块根可煮红薯粥，或加几片香兰叶，烹一煲清香扑鼻的糖水甘薯；而夹叶带藤的扯剪成捆，还可切碎了当饲料喂猪，那可是母猪哺乳时催奶的佳品。红薯，奉献与人的多了，全身上下，可说物尽其用。实际上，红薯向来就以高产、益人、荒年仍能丰收等长处，广为人知。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对土质、水分、养料等生长要素并不苛求，生命力特别顽强。因此，在中华大地往往成为干旱年头的救荒作物。在我们这儿，它更曾经是贫困人家日常充饥果腹的恩物，穷乡僻壤流行过一句口头禅：我们是吃番薯长大的。

所求于人的甚少，所给予人的甚多，这就是人们熟知的红薯了。

李过已快把一整条的红薯吃完，他吃得很开心很尽兴，简直像个小孩子般，捧着微温的烤红薯，张口大嚼。边吃边咧开咀直朝我们笑，有时也低头若有所思，顾不上酥香松软的薯泥碎屑，就残留在了嘴角边。

那个下午我们讲的话，今日忆起已印象模糊，反倒是老人家大嚼烤红薯的画面，还历历分明。

李过一生写了许多作品。创作年代横跨新马自治，独立前后，以及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的七、八十年代。一些长篇作品，如《浮动地狱》、《曲折的路》、《大港》、《新垦地》、《新加坡拉焚城记》，发掘并表现了历史题材。而三本短篇小说集《投资》、《白粉佳人》、《真正的爱情》，都主要反映小市民的生活。他说过：“生活中以下层阶级的人数最多，因此，作品应以反映他们的生活为主。”在他笔下，描绘了学生、妇女、厂工、菜农、店员、佣人、胶工、教师、小贩、孩童、贼等等。他对市民阶层的贫困生活，给予关怀和悲悯，希望通过对社会不公的反映与低下层人民争取美好未来的刻画，

唤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重视，从而进行改革。他说过：“普通百姓受教育不多，他们的收入不高，一家人过着贫穷的日子。而收入高的家庭，能送子女到外国升学，贫穷的孩子只好停学打工，步他们父母后尘，贫穷一辈子。”即便今日，李过当年所切切关注的社会贫富悬殊，也远远并未成为过去。有评论家就把平民性概括作为李过作品的显著特征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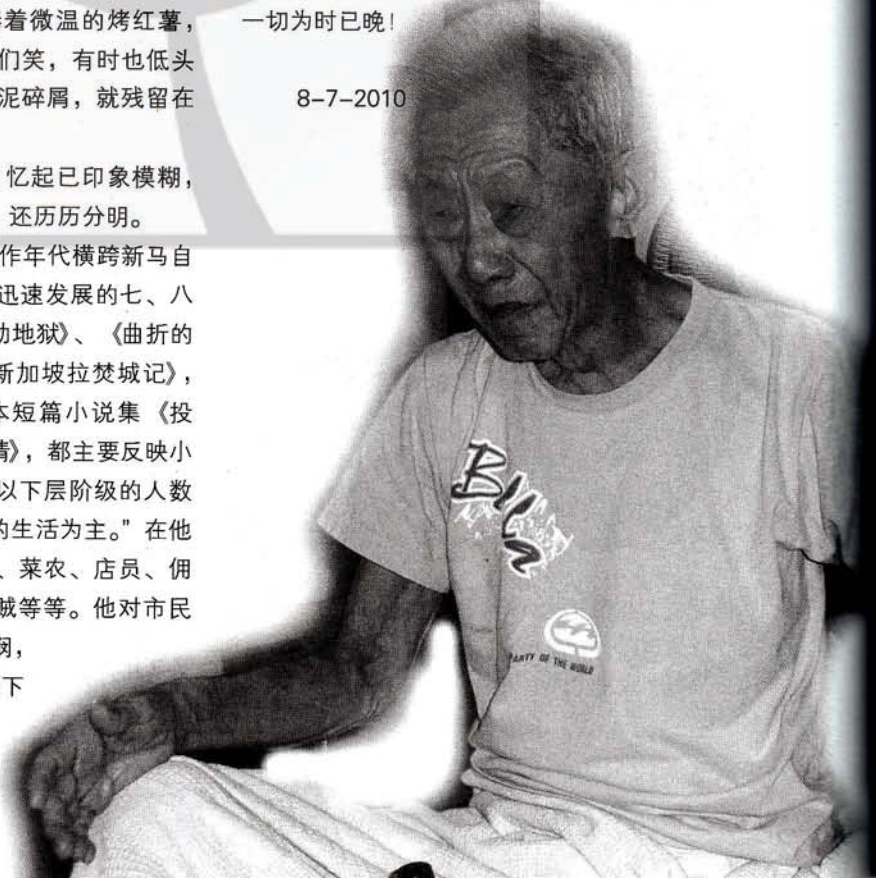
于是，我隐隐体悟到，为什么总难忘李过吃红薯的情景。红薯的意蕴和李过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竟有着某种契合。

那天，李过说他不久将返回住家，这真令人高兴。果然，朋友们接下来的另一次探望就是去了他义顺的住家。那是几位半个世纪前的醒南老同学结伴同去，回来说：老人家精神挺好，脑筋清楚，只是还无法下地。

接着正想安排另一次探望。佟暖兄从山西返新，李过曾是他几十年前的老街坊，他想抽空与老人家聚一聚。不想在7月6日从电话中得知的，却是李过已于今年7月2日，凌晨2点33分与世长辞！

惊愕！心痛！几次见面的感觉，大家都以为老人家还能更长寿，因此一些安排就蹉跎迁延，以至于连老人家最后一面也见不到了。唉，能说什么呢？一切为时已晚！

8-7-2010





❖ 艾草 (新加坡)

深深的怀念

7月6日晚上十点多，突接妹妹来电说李金在先生走了！我一阵错愕，怎么可能？几个月前才去拜访他，看他精神还不错，只是行动不太方便而已。现在他却静悄悄地离去，连见他最后一面送他最后一程的机会都没有，怎不叫人难过和痛心！

今年2月26日，还是华人春节期间，我们和李生阔别重逢。想不到这竟是我与几位小学同窗见他的最后一面，而且是离校后唯一的一次。由于毕业后各自为生活奔波，李生也辗转在不同场合工作，一直都没联系上。直到有一天，无意中在一本文艺杂志——《艺术天地》的一篇文章《隔着岁月的烟波怀李过探李过》中，读到作者和几位文友到疗养院探望李过（李生笔名）先生，才知道李生的近况，因此萌起念头，邀约几位老同学要去拜访他。

这时李生已出院返回义顺的住家，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他的家。按了门铃，一位印尼女佣来开门，只见李生正坐在里面的一间

房里休息。我们走到门口和他打招呼，咦！左看右看，一点不像当年那高大壮实的李生。他瘦小的身躯，清瘦的面容，干瘪的双手和瘦弱得有点弯曲的小腿，看了令人鼻酸！还好他精神还不错，思路清晰，知道我们是他近半个世纪前的醒南小学的学生来看他，显得格外高兴。他虽不记得我们的名字，但还是坚持要走出来和我们聊聊。我和卓柿搀扶他出来客厅坐下，桂英，亚纸和卓柿的妹妹则帮忙搬椅子，调风扇。李生还吩咐佣人倒水给我们喝。我们问他这一路来所走过的路，他先从在醒南教书说起，离开后卖鸡蛋，到裕廊工厂工作，去马来西亚教书，最后在报馆出版部工作，直到95年中风后才退休下来。

在谈到一些不合理不平等的事情，李生还是会有些激动，尤其说到醒南学校发生的事情更加感慨，愤怒！说某人不学无术，误人子弟，把学生写对的字改错了还狡辩，这是罪加一等！看他现在的表情，似乎看到当年他那种疾恶如仇，仗义勇为，敢说敢做的鲜明形象。

为了让李生休息，我们不便久留，便向他告辞，临走时每个人塞一个红包给他，他的眼眶开始湿润起来。我们也很难受，心里想着改日再来探望他。李生坚持送我们到门口，目送我们下楼。这一幕将永远留在大家的脑海中。

李生，安息吧！我们将深深地怀念着您。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简介

2010年10月7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南美洲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为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奖金1000万瑞典克朗（约460万令吉）。评委会高度评价略萨作品，誉为具有“对权力结构的描绘，及诠释个人抗争、反叛与挫折的鲜明意象”，其作品“结构复杂，包罗不同角度、不同声音以至不同时地”等等特点。

一、生命历程

巴尔加斯·略萨1936年3月28日生于秘鲁阿雷基帕城（秘鲁第二大城市，位于该国南部安第斯山的一个山谷里）。他诞生之前，父母已经离异，出生后一年随母去玻利维亚的科查班巴，与受秘鲁政府委派为当地的领事的外祖父一家同住，并在该地接受小学教育。由于备受外祖父及其家人的宠爱，所以他在那儿度过最幸福的童年。

1946年父母重归于好，又因为外祖父被调任秘鲁皮乌腊城的地方长官，略萨随母返回秘鲁，见到陌生的父亲。

略萨先后在皮乌腊城的一所教会学校和利马一所军事学校上小学和中学，在中学时期即开始文学创作活动，发表作品。其后他进入圣马克思大学攻读文学与法律，因学业殊优，毕业时获得赴欧洲进修的奖学金。他25岁出国，38岁才返国定居，前后13年。

略萨从孩提到成年，经历了奥德里利亚军事统治，他目睹秘鲁在暴力政权下的种种灾难：贫穷、落后，以及屠杀、监禁和流放许多被指为异己的秘鲁人的罪行。长期新闻职业的训练，使他观察力敏

锐，能捕捉住某些涉及大局的问题。

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善于观察、研究事态；又爱好旅行，览历了欧洲和拉美的主要城市巴塞罗那、伦敦、巴黎、古巴、巴西腹地，以及本国的河山与原始丛林。因而他笔下的作品，视野广阔，刻画入微。

1962年出版的《城市与狗》，是略萨第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获得国际小丛书奖和国际评奖，并很快被译成世界上12种主要文字，轰动了西班牙文坛，被誉为是六、七十年代拉美文学新浪潮时期的代表人物。由于他思维活跃、创作力旺盛，每隔两三年时间就有一部不重复自己、内容与艺术技巧两臻完美的长篇小说问世，深受读者群拥戴，文坛瞩目。这时，他已然成为名震遐迩的文坛巨匠了。

他先后受邀到世界许多著名大学作客座教授，被誉为多产作家、著名教授、杰出的评论家兼新闻工作者。1976年略萨被推选为第41届国际笔会主席，成为第三世界作家担任这个文学组织职务的第一人。1989年他介入政治，参与秘鲁总统竞选，虽然败于对手藤森，但对于他来说，却是另一种的政治体验。

略萨未成名之前，与普通人的生活一样，经历过种种的波折。他曾任电台广播员、记者、秘书、助教，甚至为公墓抄写过死人名单的工作等等。

二、略萨的文艺观

略萨认为作家应有一个清醒的政治头脑，懂得识别真伪。所以，他的作品大都以社会、政治生活为题材，并带有明确的政治和哲学观点。他敢于揭露和批判秘鲁以至整个拉美社会的弊端；在艺术技

巧方面，他另辟蹊径，不断创新和实验，把结构安排上达到了新的高峰，因而被誉为“结构现实主义大师”。

作品是作家的人生历练和体悟的反映，这可作为我们考察略萨作品的依据。譬如他的第一部成名长篇小说《城市与狗》，写的是秘鲁一所军事学校里的学生生活。学生（其中包括作者在内）都是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种族，怀着各自不同的动机。然而在学校当局的严格纪律和训练之下，都要被培养成合乎军事当局要求的军人，这就残害了这些正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学生的心灵。

小说中的军事学校，实际上就是秘鲁军人政权的缩影。由于揭露和批判入木三分，以致小说出版后，学校当局十分仇恨，把一千册书堆在军校庭院中当众烧毁，以泄怨恨。

事后，略萨对专访记者说：他这部小说“再现了秘鲁这个微型世界的生活”，因而招致军政当局高层人物的憎恨：“一些将军对小说进行了粗暴的攻击，其中一位说这部小说受到了厄瓜多尔的资助，以此来诋毁秘鲁的名声”；紧接着的是，作者遭到可能被取消国籍的威吓。

1986年5月，略萨接受巴西记者理查多·阿·塞迪的专访，以《城市与狗》为例，畅谈他的文学思想和实践。他说作家进行创作，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家选择题材，另一种则是题材选择作家；他是属于后者。为此，略萨进一步阐述道：因为他在那个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呆了两年，品尝到“一种很痛苦的体验”——“它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我的童年的结束，意味着发现暴力，还意味着发现了我的祖国不像我过去想象的那样，也就是说，发现了一个充满暴力的社会、一个充满仇恨的社会，里面有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种族阶层，他们经常在残酷的斗争中互相撕咬。”这种不寻常的苦楚的生活体验，对于略萨来说就成为“一种创作的需要”了。

三、著作等身

略萨著述丰富，种类繁多。长篇小说是他的强项，但却旁及短篇小说、戏剧、文艺论评及散文写作等等。下列是根据不完整的资料的编目——长篇小说：《城市与狗》（1962）、《绿房子》（又译作《青楼》，1966）、《大教堂里的谈话》（1969）、



《酒吧长谈》、《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1973）、《胡利亚姨妈和作家》（1977）、《世界末日之战》（1981）、《狂人玛伊塔》（1984）、《谁是杀人犯？》（1986）、《情爱笔记》（1997）。

短篇小说集：《首领们》（1959）、《小崽》（1967）。

戏剧：《塔克纳城的小姐》（1981）、《凯蒂与河马》（1983）及《琼加》（1986）。

文艺论评集：《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的故事》（1971）、《永恒的狂欢：福楼拜和包法利夫人》（1975）及《逆风顶浪》（1983）。

四、略萨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

略萨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始终持有一种平常心去看待，即不认为他对作家有什么重要性。1986年5月对于巴西记者赛迪的提问，他就敞开了他的胸怀，说：“从文学的观点看，它（指诺贝尔文学奖——引者注）对作家没有什么重要性：有没有诺贝尔奖金跟是不是好坏作家无关。但这项奖金是一种认可，得到这一认可任何一位作家当然会感到高兴，这是显而易见的。”

今年10月，略萨在纽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坦言，得奖是他意料之外的事，虽然感到高兴，但希望这个奖对他的生活形成的干扰是暂时性的。他申言道：“我不认为诺贝尔奖会改变我的写作、我的风格、我的主题”——文学继续与“最重要的问题、社会与人类”接轨。

被誉为“秘鲁良心”的略萨，不因殊荣而有所改变，仍然言行一致坚持他的文学信念。

（2010年10月13日，夜。）

鸣谢

赞助出版基金

兹将赞助人芳名或机构（恕不称呼）列下，并致谢意：

史英\$300（星币）	陆庭谕 RM50	邱成 RM100
史英\$300（星币）	刘锡通 RM50	张锦庆 RM30
史英\$600（星币）	柯嘉逊 RM50	刘炳华 RM50
莫顺生 RM200	何玉贞 RM50	唐亚华 RM30
莫顺生 RM200	范天福 RM20	梁金福 RM50
李冠军 RM200	曾亚苟 RM50	余礼迈 RM30
李群熙 RM100	谢文章 RM30	饶富霖 RM50
关寿南 RM100	张振松 RM50	梁志 RM50
蔡建福 RM50	叶国安 RM20	直凉华夏大会堂 RM100
潘志才 RM50	谭学正 RM50	姚金融 RM50
黄世康 RM50	曾敬闻 RM50	庄惠云 RM50
刘向庭 RM50	李妙顺 RM50	何同美 RM50
杨佛瑞 RM100	黄国海 RM50	廖观书 RM200
唐君复 RM30	刘运林 RM20	谭亦驹 RM100
尹维明 RM20	汤丽清 RM50	韩应基 RM100
李国辉 RM30	萧正生 RM50	杨静来 RM100
姚丽芳 RM50	胡国良 RM50	陈志坚 RM50
刘道南 RM30	巫运才 RM20	吴昌荣 RM50
刘佛通 RM20	郑冬锦 RM20	颜国庆 RM50
曾清 RM50	李宽荣 RM50	黄柏森 RM50
赵华护 RM20	黄妹 RM20	陈礼权 RM50
李万千 RM50	江秀滔 RM50	刘汉恣 RM100
莫泰熙 RM50	吴建成 RM50	黄国通 RM100
胡德周 RM100	谢满昌 RM50	李义金 RM100
张志超 RM50	梁裕发 RM20	谢世锄 RM100
巫润平 RM50	高启舜 RM20	陈诒和 RM50
刘志文 RM50	萧玉池 RM30	龙锦平 RM50
周世扬 RM50	陈侨生 RM20	张高美 RM50
沈耀伟 RM50	侯亨能 RM50	陈嵩杰 RM20
胡果元 RM30	姚金堆 RM100	爱薇 RM50
蔡亲炆 RM50	江兴国 RM50	周丽娟 RM100
邢诒旺 RM30	陈水生 RM30	刘发振 RM30
梁丹亮 RM30	邓良基 RM100	吴立沧 RM100
龙思岑 RM50	张志开 RM50	林意 RM300
刘凤娇 RM30	陈玉康 RM100	陈雪文 RM50
谢联发 RM30	陈玉康 RM300	萧金添 RM20
陈少安 RM30	蔡永根 RM100	王肯堂 RM20
许世平 RM30	张高美 RM50	
李子平 RM300	黄守群 RM50	



本期《燻火》有三个特辑：

• 坤成中学师生作品特辑

这个特辑得以顺利组稿，应该感谢魏瑞玉校长的鼎力支持及老师们的协助。

• 第八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特辑

本刊社长梁冠中、主编甄供及编委杰伦应邀出席上述盛会，并提呈论文。这个特辑就是由上述三位的论文及王丹红老师的论述、田农的论文所组成。

• 悼念李过

李过是著名作家，《大港》与《浮动地狱》是其为读者所熟悉的长篇作品。不幸病故。这个特辑是由长河、辛羽、艾草三人的悼念文章所组成的。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可说是这个特辑的亮点。

• 本刊网址：juehuo@yahoo.com

•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系人罗存康先生：您以电子邮件发来的邀请函，我们于2010年8月中收到，谢谢！由于贴近贵会主办学术研讨会的日期，我们无法做好相关准备，也来不及回复，深感抱歉。今后如有赐教，敬希提早通知，俾凭处理为盼。

（又：本刊每年逢三、六、九月出版）

吉隆坡坤成中学



坤成女學校
KUN CHENG GIRLS' SCHOOL

第八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



参与研讨会各国各地区代表全体照。



与香港、新加坡作家合摄留念。
左起史英、杰伦、梁冠中夫妇、甄
供、东瑞夫妇。



与苏永廷博士（右1）合影。左起梁冠中夫妇、
杰伦、甄供。



在福建南靖土楼留影。
左起：甄供、康海玲博士（厦
门集美大学副教授）、梁冠中夫
妇。